

何 典

(清) 张南庄 著

鲁迅 题记 刘半农 校点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说明

《何典》是一部多用俗谚写成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它的题材、构思，乃至语言、写法，都是别具一格的。

小说共有十回，写的全是鬼蜮世界。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嘲笑了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在的阴曹地府的形形色色。在这里，到处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杀人弗怕血腥气”。作者借此讽喻和抨击了我国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黑暗现实。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写的《题记》中，说它“谈鬼物正象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一九三二年，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应增田涉之托，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提供给他们，并在五月二十二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何典》也有其封建性的糟粕。作者对镇压被压迫者的起义用赞赏的态度来描写，实际上是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虽然作者的基本倾向是愤世嫉俗的，但在小说结尾也流露出贪慕功名利禄的意思，在语言上有些过分油滑，失之低级趣味。所以鲁迅也批评它“其实是‘江南名士’式的滑稽，甚为浅薄。”

《何典》的作者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他化名过路人。对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从光绪四年

(一八七八年)海上餐霞客写的《跋》中,我们知道他“书法欧阳,诗宗范、陆”,为当时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冠。他还著有十余部《编年诗稿》,只可惜毁于战火,没有流传下来。

《何典》过去之所以不多为人所知,原因之一是流传中断或刊印甚少(从嘉庆初年至光绪三年,逾七、八十年庶未翻刻;从光绪四年翻印至一九二六年找到版本,中间又隔了四十八年;自一九三三年后至今近五十年很少再版)。这次我们出版《何典》,依据的是一九三三年北新书局版。这个版本内容较全,标点、注释也较前版完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典/(清)张南庄著;刘半农校点.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2
ISBN 7-5059-3239-X

I. 何… II. ①张 ②刘…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155 号

书名	何典
作者	张南庄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之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刷	北京华龙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55 千字
印张	10
插页	2 页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5059-3239-X/I·2451
定价	20.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前 言

《斩鬼传》十回，清人刘璋著。

刘璋(1667—?)，太原(阳曲)人(阳直乃阳曲古名)。字于堂，号介符。别号“烟霞散人”、“樵云山人”、“华菌主人”、“烟霞逸士”、“西湖云水道人”，斋名“兼修堂”。

关于刘璋，历史记载很少。同治间刊行，雍正间修《深泽县志》有王植所作《深泽尹二刘合传》之节录。至于《深泽尹二刘合传》原文则收藏于王植的《崇德堂稿》(十卷本)。该书另有《县尹刘于堂寿序》。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刘璋的两份重要材料。

刘璋出生和早年生活的环境极有可能在农村。青年时期就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封建教育，涉猎颇广。经史子集诸书无所不极。他虽然深受孔孟的儒家思想影响，为了科举功名，苦心钻研四书五经，然而并不迂腐。他的能力和爱好在各方面都得以表现出来。他一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而诗、词、歌、赋、曲、文也极具特色，甚至洒令、笑话、弹词、对联、传说、方言、俗语也别具一格。至于书法、绘画这些文人雅事也颇见长。康熙二十七年，刘璋在二十二岁以前，创作了处女作《斩鬼传》，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当时并未刊行问世。而从康熙二十七年到三十五年刘璋中举，这八年间刘璋的活动并已直接记载。今人王青平根据一些间接材料提出种种可能，认为刘璋出游江南，与天花藏主人交往并创作《幻中真》，同时编订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①正是由于受到才子佳人小说所宣扬的追求功名富贵的思想的影响，刘璋在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岁时参加乡试中举。据其才华，此时中举已显得为时已晚。此前，刘璋也可能屡试不中。雍正元年，刘璋任深泽令，时年五十七岁。在任县令期间，不仅执行了“严而不猛”的执政方针，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史料记载：“公(指刘璋)以晋阳名教廉，年将耳顺，甫分邑符。一下车，问民疾苦，振纲饬纪，虚怀若谷，庶政毕举。”“仁政及民，此非其明效大验乎？”尽管如此，刘璋所施行的仁政，并不为当朝上层统治阶级看重。雍正四年，“旋以前令亏米谷累，遂解组。”并非由于其本人的过失，刘璋便被封建统治集团排斥了。刘璋卸任后居深泽六七年，生活较为困顿，“邑民时供其薪来”。他离任之后并未回到原籍。晚年，刘璋抄写改定了其早年所作而终未刊行的《斩鬼传》，之后便默默地结束了他的一生。其卒年未能详考于史籍，只知其于乾隆初年尚在人世，时年已七十余岁。

在刘璋的一生中，其创作活动至少经历了四十余年，即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开始，到雍正七年(1729年)。如果加上乾隆间抄录、改定《斩鬼传》，则至少四十八年。创作时间既久、其创作和刊行的作品也就颇丰。在现已确认为刘璋所作的小说中，唯

^① 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 357~359页。

《斩鬼传》最佳,《凤凰池》、《巧联珠》也较为可观。只有《飞花艳想》较为平庸,且人仿效抄袭之嫌。无论是其文字、情节,还是作品的构思都有很多因袭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的成分,甚至许多地方直接抄录《玉娇梨》的大段文章。《飞花艳想》的创作与刊行,正是在卸任深泽县令之后,居留深泽期间,生活较为困顿,“邑民时供其薪未”。据此可以推断刊行《飞花艳想》是为生计所迫糊口所用。总的看来,刘璋的小说,除了《斩鬼传》是刘璋的处女作,早在他二十二岁时就已写成,堪称刘璋青年时斯的愤世疾俗之作,然而此扣的五十多年里,作者都一直没有刊行,致使本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以传抄本的方式流传。至于《斩鬼传》的正式刊行,约在乾隆十年之后,而此时作者刘璋已经不在人世。

《斩鬼传》取材于民间流传已久的钟馗神的故事,是以钟馗为故事情节的主线,以讽刺人情世态为主要内容的章回小说。《斩鬼传》成书时间早于《儒林外史》约五六十年,因而堪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纯粹以讽刺为目的而创作的通俗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开了讽刺小说的先河。作者刘璋把有关钟馗的神话故事加以改造,重新构思加工,将世间那些“王法不得而加”的种种恶德败行加以类型化,“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①“其中所描述的诸鬼形状,更是曲尽世间丑陋众生的形貌,而其文笔谐趣,令人读了之后,只觉其安全检查梯滑稽,幽默丛生,并不觉其可厌。”^②作者正是凭借了奇特而丰富的想象,不俗的文笔,精心构思了这部不可多得的讽刺小说。小说批判讽刺的种种丑行正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通病,文中渗透的怀才不遇、愤世疾俗的思想情绪也正是封建社会中地位低下而又颇其才华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因而其思想内容比较深刻,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具有普遍意义。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讽刺小说,《斩鬼传》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讽刺小说。此前的小说,虽然其中也有讥讽的内容,然而这种对其种社会现象,某类人物甚至某种风气的不同程度的讥讽,在整部小说的全部内容中并非占主导地位,相反,只是处于从属的陪衬地位,就全书来看,终究还不能称为专门的讽刺小说。比如,产生于明末崇祯年间的《西游补》就借用了神话和历史中的人物,讥讽并批判了当时的堕落世风,但从艺术手法来看,与其说它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倒不如看成是一部寓言式的小说。又如,明刊本《钟馗全传》,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将其更为讽刺小说,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部根据钟馗神话故事加以扩充的灵怪小说。至于人所皆知的《儒林外史》,自然是当之无愧的讽刺小说了,然而它的问世,相对地于《斩鬼传》,已经晚了五六十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讽刺人情世态为主要内容的《斩鬼传》开了讽刺小说的先河。

其次,《斩鬼传》在创作方法上表现为浪漫主义的特点,用夸张手法逞其诙谐。如果把《儒林外史》看成是现实主义讽刺小说的代表作,那么《斩鬼传》就可以认为是浪漫主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89页。

② 胡万川《钟馗神话与小说之研究》1980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第8页。

义讽刺小说的代表。^①《儒林外史》基本上忠实了现实生活，所讽刺的对象也都是实际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客观现实。不仅如此，清末产生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也同样体现出了这种风格。与此相反，《斩鬼传》则首先借助于作者自己奇特的想象，虚构了一个鬼神世界。然后又大胆地夸张，以神魔的活动来讽刺人情世态，由此表达作者对现实生活中丑恶行径的鞭挞和批判态度。因而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比较间接、曲折。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看，这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早在明代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就借神魔活动来讽刺世间人情这个内容体风得较为充分了。而明末产生的《西游补》则又继了《西游记》的这一显著特点并使之发扬光大，全书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迨以清代康熙年间，《斩鬼传》这一专门借鬼神讥讽世人的小说出现，使得以浪漫主义为表现方法的讽刺小说有了雏形。从这一点来看，《斩鬼传》在小说发展史上也同样有其重要地位，应该得到承认。

继《斩鬼传》之后，大约在乾隆五十年左右，署名“东山云中道人”者，仿照《斩鬼传》的情节构思，创作了讽刺小说《平鬼传》。光绪初年，又出现了一部《何典》。该书在借“鬼”讽人这一点上直接受到《斩鬼传》的影响。由此也可以进一步从侧面肯定，《斩鬼传》还是一部较有影响的浪漫主义讽刺小说。

其三，《斩鬼传》反映了刘璋早期的思想。作者在小说中宣扬了他的儒家思想。在他看来，“守本分就是中国良民，明道理就是圣门弟子，保精神就是玄教修练，存仁义就是佛氏心肠”。这种主张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就体现为他对忠臣清官（如韩愈）的歌颂，对奸臣贪官（如卢杞）的鞭笞。小说《斩鬼传》中对孔孟、李白、关公等人的崇尚，对曹操、王莽、杨国忠等人的备受地狱之苦的描述，正是他的儒家思想的形象化解释与说明。他渴望廉政清明，痛斥贪官污吏。他同情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体现为让受辱含冤的钟馗、咸渊、富曲在历经磨难之后终成正果，享受人间祭祀的供食。他痛恨为非作歹的贪官，体现为让卢杞死后遭受烹煮而由众阴兵分食其肉。小说在接着社会上种种恶德丑行的同时，也抨击了金钱势力；在劝恶扬善的同时，又主张施行仁政，区别对待：“得诛者诛之，得抚者抚之，得怜者怜之”，对穷人和愿意改邪归正的人又给以宽大和出路。所有这些都是他所崇尚的孔孟之仁政思想的集中体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作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小说《斩鬼传》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时代与个人的局限。正是这种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造成了小说的致命缺陷，即将各种丑恶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各种不同的性格特征，而不是归因为那个特定的封建时代。

从整篇小说来看，一方面《斩鬼传》受“四大奇书”的影响较为明显，书中“宁教我负人，莫教人负我，奇方得自曹操”明显是以《三国演义》中沿用过来。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另一方面看，这样过多的引用又给人以抄袭之嫌。比如，《金瓶梅》第一百回有“劝尔莫结冤，冤深难解结”，《斩鬼传》第九回有“劝尔莫贪花，贪花骨髓灭”；《金瓶梅》

^① 同^①，第276~277页。

第八十九回有“难似姐姐这等有恩”，《斩鬼传》第三回有“谁料亲亲这等爱我”。这些都足以表明刘璋受明清章回小说的影响之深。尽管如此，《斩鬼传》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讽刺小说。

《斩鬼传》的版本很多，也比较复杂。《斩鬼传》自康熙二十七年前成书之后，即以抄本形式流传，由此可以将《斩鬼传》分为作者稿本系统与传抄本两大系统。两大系统的版本文字出入较大。目前已经发现的《斩鬼传》的手稿本有两种：康熙二十七年前作者刘璋的初稿手写本（简称为康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乾隆年至十年间作者刘璋的手抄过录改稿本（简称为乾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这两个版本文字出入不大。我们现在整理的本子是以乾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康本。为保持作品原貌，忠实于原文，文中仅明显的错字才给以改正，其余情况都一仍其旧。

限于能力和水平，本书的校对、注释工作仍有很多疏漏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毛泽东与《何典》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人，虽不敢说是绝后，也可以说是空前。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评书，也喜欢以书治国，至于以评一本书或批一本书发起一场运动更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毛泽东一生读书内容广博、涉及古今中外，但读的更多的是中国古书。他所读过的中国古书中包括那些所谓的鬼怪小说，其中有一本书就叫做《何典》。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不信鬼神但决不是闭口不谈鬼神，但他谈鬼神又决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这与他一贯反对死读书，尽信书则如天书的主张是一致的。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谈“鬼”？

已故文学家何其芳先生辞世前留下一篇文章：《毛泽东之歌》。文中谈到因撰写《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序言，毛泽东于1961年1月4日和23日同他的两次谈话。

《不怕鬼的故事》在60年代前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曾是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从编选思路到出版宣传，毛泽东都悉心过问，花了不少精力。毛泽东为什么给以这样的注重？在一本书的背后，透出一代伟人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怕鬼”、不信邪的性格特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心态。

在中国作家中，毛泽东对鲁迅推崇有加，《鲁迅全集》是他最爱读的书之一。有些外国学者指出：“鲁迅无疑背负着某些鬼魂，……甚至隐藏着一种秘密的爱恋，他对目连戏鬼魂形象的态度就是一种偏爱。很少有作家能以这样大的热忱讨论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的确，鲁迅爱说鬼，考证“无常”，为“鬼话”《何典》作序。

毛泽东也有同好，他爱谈鬼，认为作者们在书里是借鬼说教。说起这些“毛骨悚然”的主题，他始终是津津乐道。

我们知道，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鲁迅，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们决不可能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鲁迅曾有“踢鬼”的经历，毛泽东从小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的劲头，晚年更有“打鬼”的号召，他们为什么会热衷于谈论子虚乌有，且有封建迷信之嫌的“鬼”呢？

毛泽东在使用“鬼”这个符号时，具有双重性。

在通常情况下，鬼是狰狞、邪恶的象征。青年毛泽东在办《湘江评论》的时候，曾大声疾呼：“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40多年后，毛泽东再一次喊出：“不怕鬼，不怕魅……奇儿女，如松柏。”这里，“鬼”象征一种需要反抗的压迫力量。

有时，在毛泽东那里，“鬼”似乎又变成了被压迫者，可亲近。比如他说《聊斋》中奉冥王命令要把席方平锯成两半的鬼，就富有同情心，敢于不从邪恶的冥王，故意锯偏，以完整地保存席方平那颗不屈抗争的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号召群众起来造反，也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应该说，毛泽东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谈鬼，都是借鬼说人。但谈人非要借鬼，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世上可谈的话题很多，干嘛非要说“鬼”，作为党的领袖竟一点也不在乎“迷信”的嫌疑。解放后毛泽东对“阶级敌人”贬义词用得比较多的就是“牛鬼蛇神”，牛鬼者，民间最恐怖的勾魂使者“牛头马面”是也。文革中有多少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而关进牛棚。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布《五·一六通知》。5月31日晚,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国际儿童节,而《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却是几个冷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这篇社论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都有。”语惊四座,掷地有声!1966年7月毛泽东在“白云黄鹤”的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说了许多复辟政变的事,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是我们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词句,毛泽东说自己“总感觉不安”。毛泽东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作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鲁迅爱读《何典》并为之作序,毛泽东也爱读《何典》。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随信寄了一批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其中就有《何典》一书;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毛泽东多次反复阅读《何典》,《何典》写的“鬼”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叫“三家村”的地方,而文革前吴晗、廖沫沙、马南邨所写的一本书《三家村札记》。后来对三家村的批评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所有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

读者诸君,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总 目

何典目录

- 序言：毛泽东与《何典》 (1)
- 刘复：关于《何典》的再版 (5)
- 鲁迅：题 记 (6)
- 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8)
- 林守庄：序 (12)
- 刘复：重印何典序 (15)
- 太平客人：序 (18)
- 过路人：序 (20)
- 第一回 五脏庙活鬼求儿 三家村死人出世 (21)
- 第二回 造鬼庙为酬梦里缘 做新戏惹出飞来祸 ... (36)
- 第三回 摇小船阳沟里失风 出老材死路上远转 ... (47)
- 第四回 假烧香赔钱养汉 左嫁人坐产招夫 (59)
- 第五回 刘莽贼使尽老婆钱 形容鬼领回开口货 ... (70)
- 第六回 活死人讨饭遇仙人 臭花娘烧香逢色鬼 ... (82)
- 第七回 獾师姑痴心帮色鬼 活死人结发聘花娘 ... (94)
- 第八回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 (104)
- 第九回 贪城隍激反大头鬼 怯总兵偏听长舌妇
..... (115)

第十回 阎罗王君臣际会 活死人夫妇团圆 …… (129)

斩鬼传目录

斩鬼传序 …… (147)

第一回 金銮殿求荣得祸 □都城舍鬼谈人 …… (150)

第二回 诉根由两神共愤 逞豪强三鬼齐谄 …… (161)

第三回 咸司马计救□西施 富将军箭射涎脸鬼 ……
 …… (176)

第四回 因龌龊同心访奇士 为仔细彼此结冤家 ……
 …… (191)

第五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做反失家私 …… (206)

第六回 诓骗人反被人捉拏 丢谎鬼反教鬼偷尸 ……
 …… (222)

第七回 对芳樽两人赏明月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
 …… (236)

第八回 悟空庵懒诛黑眼鬼 烟花寨智请白眉神 ……
 …… (250)

第九回 喜好色潜移三地 爱贪杯谬引群仙 …… (264)

第十回 妖气净榼榼归地狱 功行满钟老上天堂 ……
 …… (278)

毛泽东与《何典》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人，虽不敢说是绝后，也可以说是空前。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评书，也喜欢以书治国，至于以评一本书或批一本书发起一场运动更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毛泽东一生读书内容广博、涉及古今中外，但读的更多的是中国古书。他所读过的中国古书中包括那些所谓的鬼怪小说，其中有一本书就叫做《何典》。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不信鬼神但决不是闭口不谈鬼神，但他谈鬼神又决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这与他一贯反对死读书，尽信书则如天书的主张是一致的。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谈“鬼”？

已故文学家何其芳先生辞世前留下一篇文章：《毛泽东之歌》。文中谈到因撰写《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序言，毛泽东于1961年1月4日和23日同他的两次谈话。

《不怕鬼的故事》在60年代前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曾是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从编选思路到出版宣传，毛泽

东都悉心过问，花了不少精力。毛泽东为什么给以这样的注重？在一本书的背后，透出一代伟人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怕鬼”、不信邪的性格特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心态。

在中国作家中，毛泽东对鲁迅推崇有加，《鲁迅全集》是他最爱读的书之一。有些外国学者指出：“鲁迅无疑背负着某些鬼魂，……甚至隐藏着一种秘密的爱恋，他对目连戏鬼魂形象的态度就是一种偏爱。很少有作家能以这样大的热忱讨论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的确，鲁迅爱说鬼，考证“无常”，为“鬼话”《何典》作序。

毛泽东也有同好，他爱谈鬼，认为作者们在书里是借鬼说教。说起这些“毛骨悚然”的主题，他始终是津津乐道。

我们知道，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鲁迅，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们决不可能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鲁迅曾有“踢鬼”的经历，毛泽东从小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的劲头，晚年更有“打鬼”的号召，他们为什么会热衷于谈论子虚乌有，且有封建迷信之嫌的“鬼”呢？

毛泽东在使用“鬼”这个符号时，具有双重性。

在通常情况下，鬼是狰狞、邪恶的象征。青年毛泽东在办《湘江评论》的时候，曾大声疾呼：“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⁴⁰多年后，毛泽东再一次喊出：“不怕鬼，不怕魅……奇儿女，如松柏。”这里，“鬼”象征一种需要反抗的压迫力量。

有时，在毛泽东那里，“鬼”似乎又变成了被压迫者，可

亲近。比如他说《聊斋》中奉冥王命令要把席方平锯成两半的鬼，就富有同情心，敢于不从邪恶的冥王，故意锯偏，以完整地保存席方平那颗不屈抗争的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号召群众起来造反，也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应该说，毛泽东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谈鬼，都是借鬼说人。但谈人非要借鬼，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世上可谈的话题很多，干嘛非要说“鬼”，作为党的领袖竟一点也不在乎“迷信”的嫌疑。解放后毛泽东对“阶级敌人”贬义词用得比较多的就是“牛鬼蛇神”，牛鬼者，民间最恐怖的勾魂使者“牛头马面”是也。文革中有多少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而关进牛棚。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布《五·一六通知》。5月31日晚，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国际儿童节，而《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却是几个冷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这篇社论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都有。”语惊四座，掷地有声！1966年7月毛泽东在“白云黄鹤”的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说了许多复辟政变的事，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是我们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词句，毛泽东说自己“总感觉不

安”。毛泽东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作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鲁迅爱读《何典》并为之作序，毛泽东也爱读《何典》。1941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随信寄了一批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其中就有《何典》一书；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毛泽东多次反复阅读《何典》，《何典》写的“鬼”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叫“三家村”的地方，而文革前吴晗、廖沫沙、马南邨所写的一本书《三家村札记》。后来对三家村的批评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所有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

读者诸君，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刘复：关于《何典》的再版

关于《何典》的再版，有几句话应当说明：

（一）这回增刻的，有鲁迅的一篇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有林守庄先生的一篇序。

（二）“空格令人气闷”这一句话，现在已成过去。

（三）我容纳了许多读者的指示，在注释上及句读上，都有相当的改正；我就顺便在此对于 赐教诸君表示极恳挚的谢意。

（四）半月前，我又在冷滩上买到了一部不完全的石印小书，其内容即是《何典》的下半部，但封面上写的是《绘图第十一才子书》，书中的标目，却又是《鬼话连篇录》。这都没有关系，因为上海翻印小书的人，往往改换名目。可是原书中的“缠夹二先生评，过路人编定。”在这翻印本里已改做了“上海张南庄先生编，茂苑陈得仁小舫评。”

从这上面，我们不但可以决定张南庄是上海人而不是上虞人（因为有许多人这样怀疑），而且连缠夹二先生的真姓名也知道了。不过这张、陈两先生的身世，现在还无从考查。从前我在《语丝》上登了个启事，希望能有人替我在上海张氏家谱上查一查；现在我再在此处重申前请，希望爱读《何典》而能见到上海张氏家谱的人，不吝赐教。

一九二六，一二，一一，刘复。

鲁迅：题 记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可证。我知道那目，却只在前两三年，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只是必须写一点序，却正如阿Q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虽然老朋友的事，也还是不会捧场，写出洋洋大文，俾于书，于店，于人，有什么涓埃之助。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够了。并非博士般脚色，何敢开头？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谨撰。

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

《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躇，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

半农了，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经做过“论‘他妈的！’”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

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颇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

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

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虽然不像东西，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并且发表出去，也作为《何典》的广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东壁下，书。

林守庄：序

《何典》快要再版，半农先生来信教我发表些关于方言考订上的意见，我是很高兴的；虽是我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意见，而这几天又病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我说考订方言之难，就难在这一个“方”字：大方里有小方，小方里又有小方，甚至河东的方言和河西的不同，这家的方言和那家的不同。譬如乡镇上的某家攀了城里的亲眷，于是城里的语音语调，会传染到某家来，而某家的语言在乡镇上另成了一支。

曾国藩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这方言的形成，也大半仗一般少数的“方言作家”：他们有的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有的是吃吃白相相的写意朋友，有的是茶坊酒馆里的老主顾，有的是烟榻上的老老小小的烟鬼，以及戏台上的丑角，书场里的说书先生，……他们都会拆空心思，创造出无数的长言俗语：有譬喻，有谜语，有警句，有趣语，有歌谣，有歇后，（《何典》里没有这一类的语句，别的书上也少见，这种语法，在苏沪一带很占一个方言上的位置。如“括勒松□”歇为“脆”，谐音则为“臭”，臭读如脆；“乒灵乒□”歇为“冷”，也是谐音；“结格罗□”歇为“多”……等，这种歇后很是有趣，很是盛行。）……形形色色，花样很多，其中精到的，再得了相当的机会，就会传之久

远。

有许多方言都有很有趣的来历：譬如“吃马屁者”叫做“喜戴高帽子”，它的来历是：“尝有门生二人，初放外任，同谒老师，老师谓‘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顶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师之言不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师者有几人哉！’老师大喜；既出，顾同谒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顶矣！’”又如“羞耻”叫做“鸭尿（读如死）臭（读如脆）”它的来历是：“鸭性好洁，偶一遗尿，必赴水塘浴之，恐污其羽，又恐被人知也。故鸭一名羞耻。见诸宋汪龙锡《目存录》，明丘□《遗闻小识》，王恪□《笔谈》诸书”。——胡德《沪谚》。照这样看来，“三婶婶人心弗定”一定也有一段典故，可惜已无从考据了。

方言的转辗流传大都是靠口耳的，所以极容易转变，这种转变的例真是举不胜举，张南庄时代的“肉面对肉面”现在会变成“亲人对肉面”；“飞奔狼烟”现在已失传，只存类似的“飞奔虎跳”；而上海的“二婶婶”已晋级，江阴的却老不长进。

方言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只有声音写不出字体的，即使写出也全无意义的，在《何典》上有“募”“投”“戴”“账”“壳账”“推扳”（按推扳应作“差”解。沪语中有“瞎子吃曲，推扳一线。”句；说这人本事不差，可说做这人本事不推扳。）……等字。这类字若是有自作聪明的生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训诂，考证的功夫，其结果是要劳而无功的。所以当世尽有段玉裁，王念孙其人，若是他们要驾言出游，却没有得到

土著的向导，那末他们难免迷失道路，或是白走了一遭，徒劳跋涉。

至于考订古方言那更是难之尤难了！那些训诂家，考据家，终身埋首在古书堆中，把心血洒成了自信并能取信于人的见解理论，一面自己在沾沾自喜，恐怕古人还在一面嗤笑他呢！但是，我要郑重声明一句：这段话我并不挖苦考古家，反对考古。

末了，我看考订方言固然是一件难事，但是各方的人如能专管本方的事，先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倒是容易成功的。我很希望有志于此的，大家“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把自己的“大方”或“小方”里的“言”，着手搜集，分析，综合，考证，注释起来，做成“口口方言考”，“口谚”……一类的书；或是就学半农先生的办法，多著些《瓦釜集》出来，给贵方言出出风头，教外方人尝尝异味。——

就让这再版的《何典》鼓励大家做这个工作罢。

一九二六，一〇，二七，林守庄序于畏烟楼病榻上。

刘复：重印何典序

吴老丈屡次三番的说，他做文章，乃是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得了个诀。这小书名叫《岂有此理》；它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疑古玄同耳朵里听着了这话，就连忙买部《岂有此理》来看，不对，开场并没有那两句；再买部《更岂有此理》来看，更不对，更没有那两句。这疑古老爹不但是个“街槿头”（是他令兄“红履公”送他的雅号），而且是一到书摊子旁边，就要摊下铺盖来安身立命，生男育女，生子抱孙的。以他这种资格，当然有发现吴老丈所说的那部书的可能，无如一年又一年，直过了五六七八年，还仍是半夜里点了牛皮灯笼瞎摸，半点头脑摸不着。于是疑古老爹乃废然浩叹曰：“此吴老丈造谣言也！”

夫吴老丈岂造谣言也哉？不过是记错了个书名，而其书又不甚习见耳。

我得此书，乃在今年逛厂甸时。买的时候；只当它是一部随便的小书，并没有细看内容。拿到家中，我兄弟就接了过去，随便翻开一回看看；看不三分钟，就格格格格的笑个不止。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书做得好极，一味七支八搭，使用尖刁促格的挖空心思，颇有吴老丈风味。”我说“真的么？”抢过来一看，而开场词中“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两句赫

然在目！

于是我等乃欢天喜地而言曰：吴老丈的老师被我们抓到了。

于是我乃悉心静气，将此书一气读完。读完了将它笔墨与吴文笔墨相比，真是一丝不差，驴头恰对马嘴。

一层是此书中善用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在吴文中，也恰恰是如此。

二层是此书中所写三家村风物，乃是今日以前无论什么小说书都比不上的。在吴文中碰到写三家村风物时，或将别种事物强拉硬扯化作三家村事物观时，也总特别的精神饱满，兴会淋漓。

三层是此书能将两个或多个色采绝不相同的词句，紧接在一起，开滑稽文中从来未有的新鲜局面。（例如第四回中，六事鬼劝雌鬼嫁刘打鬼，上句说“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是句极土的句子，下句接“也觉风光摇曳，与众不同”，用乃是句极飘逸的句子）这种做品，不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弄不来的。吴老丈却能深得此中三昧；看他不费吹灰之力，只轻轻的一搭凑，便又捣了一个大鬼。

四层是此书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全都看得米小米小；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这样的态度，是吴老丈直到“此刻现在”还奉行不背的。

综观全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

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这种做品，可以比做图画中的 Caricature；它尽管是把某一个人的眼耳鼻舌，四肢百体的分寸比例全都变换了，将人形变做了鬼形，看的人仍可以一望而知：这是谁，这是某，断断不会弄错。

我们既知道 Caricature 在图画中所占的地位，也就不难知道这部书及吴老丈的文章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

但此书虽然是吴老丈的老师，吴老丈却是个“青出于蓝”，“强耶娘，胜祖宗”的大门生；因为说到学问见识，此书作者张南庄先生是万万比不上吴老丈的。但这是时代关系。我们那里能将我们的祖老太太从棺材里挖出来，请她穿上高低皮鞋去跳舞，被人一声声的唤作“密司”呢！

我今将此书标点重印，并将书中所用俚语标出（用○号），又略加校注（用①号），以便读者。事毕，将我意略略写出。如其写得不对，读者不妨痛骂：“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刘复，一九二六，三，二，北京。

太平客人：序

昔坡公尝强人说鬼；辞曰无有，则曰“姑妄言之”。《汉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为也。由是言之，何必引经据典而自诩为鬼之董狐^①哉？吾闻诸：天有鬼星；地有鬼国；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卢充有鬼妻，生鬼子；《吕览》载黎邱奇鬼；《汉书》记□亭冤鬼；而尺郭^②之朝吞恶鬼三千，夜吞八百，以鬼为饭，则较钟进士^③之啖鬼尤甚。然或者造无为有，典而不典。若乃“三年伐鬼”，则见于《书》；“一车载鬼”，则详于《易》；“新鬼大，故鬼小”，则著于《春秋》。岂知韩昌黎^④之送穷鬼，罗友之路见挪揄鬼，借题发挥，一味捣鬼而已哉？今过路人务以街谈巷语，记其道听涂说，名之曰《何典》；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实则不离乎开鬼心，扮鬼脸，怀鬼胎，钓鬼火，抢鬼饭，钉鬼门，做鬼戏，搭鬼棚^⑤，上鬼党，登鬼□，真可称一步一个鬼^⑥矣。此不典而典者也。吾祇恐读是编者疑心生鬼，或入于鬼窠路^⑦云。太平客人题。

校注：

①董狐——春秋时期晋国史官，以秉笔直书著名。

②尺郭——西汉神话中的大鬼，身材魁梧，专吃恶鬼，见《神异经》。

③钟进士——钟馗，传说中捉小鬼吃的大鬼。

④韩昌黎——即唐朝文学家韩愈，曾做过一篇《送穷文》。

⑤搭鬼棚——开玩笑。

⑥一步一个鬼——走一步就有个鬼，到处是鬼，以致不敢跨步，形容胆小怕事。

⑦鬼窠路——鬼丛，鬼群。

过路人：序

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空中楼阁。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诨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①；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一路顺手牵羊，恰似拾蒲鞋配对；到处搜须捉虱，赛过□迷露做饼^②。总属有口无心，安用设身处地；尽是小头关目^③，何嫌脱嘴落须^④，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阴空撮撮^⑤，一相情愿；口轻唐唐^⑥，半句不通。引得人笑断肚肠根，欢天喜地；且由我落开黄牙床，指东说西。天壳海盖，讲来七缠八丫叉^⑦；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弗浑^⑧。岂是造言生事，偶然口说无凭；任从掇册查考，方信出于《何典》。新年新岁，过路人题于罨头轩。

校注：

- ①喷蛆——信口胡言。
- ②□迷露做饼——指无法实现的空想。□，抓，握，音哇。迷露，雾。
- ③小头关目——小事情，不大的数目。
- ④脱嘴落须——不着边际地说大话。
- ⑤阴空撮撮——无中生有，装神弄鬼。
- ⑥口轻唐唐——说话轻飘飘的不知轻重、不知深浅。
- ⑦七缠八丫叉——纠缠不清。
- ⑧六缸水弗浑——不得安宁，不可开交。弗读发。

第一回 五脏庙活鬼求儿 三家村死人出世

词曰：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右调《如梦令》。

自从盘古皇手里开天辟地以来。便分定了上中下三个太平世界。上界是玉皇大帝领着些天神天将，向那虚无缥缈之中，造下无数空中楼阁，住在里头；被孙行者大闹之后，一向无事，且不必说他。中界便是今日大众所住的花花世界。那些古往今来，忠孝节义，悲欢离合，以及奸诈盗伪，一切可喜，可惊，可笑，可恨之事，也说不尽许多。下界是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住。那阎罗王也不过是鬼做的，手下也有一班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相帮着筑个酆都城，在阴山背后做了国都，住在里头称孤道寡，不在话下。

且说这阴山乃下界第一个名山，其大无外，其高无比。一面正临着苦海，真个是上彻重霄，下临无地。山脚根头有一个大谷，四面峰峦围绕，中间一望平阳，叫做鬼谷。谷中所住的野鬼，也有念书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手艺，做生意的。东一村，西一落，也不

计其数。

其中单表有一处，名曰三家村。村中有一财主，叫做活鬼。他祖上原是穷鬼出身。到这活鬼手里，发了横财，做了暴发头财主，造起三埭^①院堂四埭厅的古老宅基^②来，呼奴使婢，甚是受用。家婆雌鬼，是打狗湾阴间秀才形容鬼的姐姐。夫妻两个，都已半中年纪，却从未生育。

一日，因活鬼的散生日^③，雌鬼便端正^④几样小小菜，沽了一壶淡水白酒，要替老公庆阴寿。恰好形容鬼也到来拜寿，便大家团团一桌坐下，搬出菜来：一样是血灌猪头，一样是斗昏鸡，一样是腌瘪雌狗卵，还有无洞蹲蟹，笔管里煨鳅，掇^⑤弗杀鸭——大碗小盏，摆了一台，欢呼畅饮。

正在吃得高兴，活鬼道：“我们夫妻两个，一钱弗使，两钱弗用，吃辛吃苦，做下这点牢人家。如今年纪一把，儿女全无，倒要大呼小叫的吃甚寿酒，岂不是买咸鱼放生，死活弗得知的！”形容鬼便道：“虽说是要养好儿三十前，你们两个尚不至七老八十，要儿子也养得及，愁他则甚？前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新死亡人^⑥，他说阳间有什么求子之法：倘然没有儿子，只消到养家神道面前烧炷香，舍个数，便即生子，真是如应如响的。姐夫何不去试他一试？”

活鬼道：“那里有这话？神道岂是来替人养儿子的？”雌鬼道：“莫道无神却有神。既有这个老法则，我们去试试也不落脱啥官衔。倘得一男半女，也不枉为鬼一世。”活鬼道：“试试诚然不妨。但到那里去求好？”形容鬼道：“我闻得孟婆庄那里有座五脏庙，庙里有三个天尊，极是有灵有圣。姐夫要求，须到那里才是。”活鬼道：“这里到孟婆庄，路程遥远的，那里便当？”形容鬼道：“路程虽远，都是些水路。坐在船里，与游春白相^⑦一般，有甚不便当？”活鬼道：“既是这般说，老舅可一同去走走，觉得热闹些。”形容鬼道：“且待你逢好日出门时，我来奉陪不迟。”活鬼道：“拣日不如撞日，就是明日便了。”形容鬼道：“这也极通。只是明日就要起身，今日须当预先端正；省得临时上桥马撒尿，手忙脚乱的。我也要回家说声，方好同去。”活鬼道：“这个自然。”一面说，又吃了几钟罚酒，用过矮面，形容鬼作别回去。

活鬼便到鬼店里买了些香烛之类，又叫了一只两来船回来，千端百整^⑧。到了次日，活鬼便教鬼□先把行李搬在船上，一面端整早饭。凑巧形容鬼也到船头了，便大家吃饱了清水白米饭，喊鬼□跟了，一同来到。形容鬼伸着后脚，跨上船去，只见那只船直洗^⑨转来，几乎做了踏沉船，连忙拔起后脚道：“姐

夫，怎么叫这只船？如此泅法！”活鬼笑道：“亏你做了阴间秀才！难道连孟子的说话都忘记了！”形容鬼道：“有甚说话，我却不记得。”活鬼道：“《孟子》上说的：然而不王^⑩者，未之有也。一只两来船，你用了大脚力踏上去，教他怎么不泅？”形容鬼也笑道：“我虽做了秀才，那些四书五经，都已呕还先生，那里还有记得？”

两个说说笑笑，上了船，艄公便把船撑开，摇着干橹，慢慢的一路行去。活鬼道：“这里到孟婆庄有许多路，若这般初一一橹，初二一橹的，几时才到！为甚不使起篷来？”艄公道：“使篷须看风色。如今尚在阴沟里，七弯八曲的，一路风头弗顺，怎么使法？相公既然要紧，待我们伙计上去背起水纤来，就快了。直等到了奈河里，才好使篷。”活鬼道：“既如此，快上去背。”

艄公便把船停住。船上伙计注好纤绳，跳上干岸。活鬼便教鬼□替他撑一撑。鬼□拿起撑篙，用尽平生之力，望岸上一撑；不道趁水推落，船便望着对岸直贯转去。艄公道：“你这小弟弟，真是个笨贼！又弗是撑弗开的船头，何消用这瞎气力。撑船也要捉顺丝缕，望前撑去，怎倒这般横撑船起来！你可坐下，如今不用撑了。”

鬼□便放下篙子，跷起半片卵子，坐在船头上，一路看那岸上过路人钻撑。到得阴沟口头，只见经岸旁边，蹲着一只愤气癩团^⑪，抬头望着天上一群天鹅，正在那里想吃天鹅肉，看见他们船过，便望清白河水里一跳，却被一条倒拔蛇衔住不放。鬼□忙拿起洗□拖纷^⑫，却待打去。活鬼喝道：“蛇自过，犬自行，你去打他则甚？”喝声未绝，鬼□已将拖纷打下。恰正打蛇打在七寸里，早已命尽禄绝，浮在水面上。癩团也随风逐浪去了。

船已出了阴沟，到得奈河里，凑巧遇着极顺的鬼阵头风^⑬。但见来往船只，也有随风转舵的，也有趁水推船的，尽在那里颠篷掉抢。活鬼大喜，忙教艄公也快使起篷来。艄公便把十二叶篷扯足了，那只船便云飞射箭一般，望前行去。

形容鬼道：“姐夫闷了几时，如今这样顺风顺水，难道还不开心？”两个说说笑笑，正在高兴，只见艄公手忙脚乱的落下篷来，活鬼道：“难得这样兜艄^⑭顺风，怎么就要落他？”艄公道：“前面奈河桥来了。”活鬼向前一望，只见那桥还远远的，看去不甚分明，便道：“桥还远着多哩，怎就这般要紧？”艄公道：“我们行船的老秘诀，须要远桥三里就落篷，方能船到桥、直苗苗^⑮。”活鬼无奈，只得由他落下，仍把干橹摇

着。

看看来到桥边，只见一个老鬼，颈上挂串念珠，腰里束条黄布，双手捧了卵子，跨着大步，慢慢的跑过桥去。活鬼笑道：“你看这老鬼，怎不把紧桥栏杆，倒捧好了个张骚硬卵？难道怕人咬了去不成？”艄公道：“相公们不知近来奈何桥上，出了一个屁精，专好把人的卵当笛吹。遇有过桥的善人老卵常拖，他便钻出来募卵脬一戴^⑯，把卵咬住不放；多有被他咬落的。饶是这等捧好，还常常咬卵弗着咬了脬去。所以那些奈河桥上善人，都是这般捧卵子过桥^⑰的。”形容鬼道：“真是山山出老虎，处处有强人。我们打狗湾里，近日也出了一件怪物，叫做甚蝮□哥^⑱，有时伸长倘脚，辊在路头路脑。倘然路上行人看了野眼^⑲，不小心踏着了他，便两头一齐跷起，吹出一口斜气来，把人呵得卵脬大如腿，连走路都是不便当的。”说话之间，不觉船已过桥，仍旧扯足满篷，往前行去。

到了孟婆庄上，艄公把船歇定。两个上了岸，鬼□拿着香篮，一路去寻那五脏庙。不题。

且说那孟婆庄当初不过一个小小村落，甚是荒凉。自从孟婆开了茶馆，那些闲神野鬼，都来吃清茶顽耍，登时热闹起来。这些左邻右舍，见了眼热不过，也不顾开店容易守店难，大家想吃起生意饭来；也有

开鬼酒店的，也有开鬼豆腐店的，也有开鬼南货店的，渐渐的只管多起来。这家起屋，那家造房，日积月累，不觉成了个大鬼市。真个是鬼烟凑集，闹热不过的。

这里活鬼同着形容鬼一路行来，到了孟婆茶馆门首，看他门面上挂个回报招牌，写着“来撮馆²⁰”三个白字。那些吃茶的清趣朋友，蛇头接尾爬的前门进，后门出，几乎连阶沿砖都踏烂²¹了。形容鬼便道：“出名的孟婆汤，从不曾吃着滋味。我们难得到此，不可错过：进去吃他一碗尝新。”三个走进店堂里，拣个好坐场，爬抬搁脚的坐定。走堂的看见，便□²²了三碗孟婆汤，放在桌上，问道：“客人可用小点心么？”形容鬼道：“有什么好点心？也用得着些。”走堂道：“这里有丢头蒸卷，沥干团子，酥迷糖，迷露做饼²³，都是出名的。”活鬼道：“我倒还要去烧香舍数，有素的才好。”走堂道：“迷露饼酥迷粮俱是素的。”活鬼道：“酥迷粮是要馋唾²⁴去拌的，反弄得馋唾拦干，倒是饼罢了。”走堂去顶了一泛供²⁵饼来，摆在面前。三个狼飡虎咽吃了一阵，会过茶钱，起身问道：“这里有座五脏庙在那里？”走堂把手指着道：“你们跨出大门，一直望前跑去，碰鼻头转湾，到了市梢头²⁶，就看得见了。”

两个依言走去，到了庙前，只见两扇庙门，半开半掩，□^{②⑦}着一条夹漆缝。形容鬼便踏上阶沿去，推开庙门，看是甚么神道。只见中间塑着个麀糟^{②⑧}弥陀佛，落开那张□死嘴^{②⑨}，凸出了宽急肚皮，眉花眼笑的坐在上面；两旁塑着四个杉木金刚。转入后面，来到大殿上，但见中间塑着三尊拜灵的泥菩萨：当中是穷极无量天尊，张开一张无眉眼，落开一个黄牙床，露出那个大喉咙，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来，左手捏着入门诀，右手□个送死拳头^{③⑩}；上首是逍遥快乐天尊，绯红一个狗獾面孔，两只软耳朵，颐上七五根凿孔注牙须；下首是苦恼天尊，信准^{③⑪}那个冷粥面孔，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一个线香鼻头，鼻头管里打个桩子。东边挂一口木钟，西边架一面边鼓。侧首坐着几个歪嘴和尚，把捧^{③⑫}捶敲着木鱼，正在那里念那《类和^{③⑬}金刚经》；看见他们入来，晓得是烧香的，慌忙起身相迎。一个向鬼□手里接了香篮，取出那对倒浇蜡烛来点着，又把断头香烧在炉里；一面撞起木钟，打着边鼓，伺候拜佛。活鬼朝上跪下，通陈了心事，磕了一顿响头，方才起来与和尚施礼。

说了几句死话^{③⑭}，正要坐地，形容鬼道：“好佛在后殿，我们再到后面去看看。”和尚便陪了他们，来到后面。看时，却正是那新修好的五脏殿，当中坐个瘰

嘴那谟^⑤佛，两旁排列着十八尊木罗汉。活鬼忙磕下头去。形容鬼道：“姐夫果然一念诚心，见了大佛磕磕拜拜。”活鬼道：“既到这里，岂可拣佛烧香。”形容鬼等他拜完了，便道：“姐夫可要数数罗汉去？”活鬼道：“怎么数法？”形容鬼道：“挨顺了逐尊数去，数着好的便好，数着歹的就歹。”活鬼道：“你先数。”形容鬼便逐一数去，恰数着了鸭蛋头菩萨。活鬼也照样数去，却是大耳朵菩萨。和尚道：“两位相公真是有福气，数着的都是好菩萨。”鬼□便道：“待我也来数数，是甚么菩萨。”一路数去，只见那尊神道鬼眉鬼眼，甚觉难看，便问道：“这可是救命王菩萨么？”和尚道：“不是，这叫做摩化□煞神君！”

正在说笑，形容鬼忽觉一阵肚肠痛，放出一个热屁来，连忙揩^⑥住屁股道：“撒屁常防屎出。这里可有应急屎坑的么？”和尚把手指着道：“相公从这条肉弄堂里进去，抄过了弄堂便是。”形容鬼依言走去，果有一只牢坟坑，上面铺着石屎坑板。一群臭老鼠，簇在坑缸板上偷屎吃，看见形容鬼到来，一哄走散。形容鬼恐怕爬坑缸弗上，做了一个大势头跨上板去。往下一看，坑里都是夹弗断屎连头^⑦，无万大千的大头蛆，在内拥来拥去。形容鬼也不管三七念一，撩开尖屁股，显出那个无框裆的碗大屎孔，蹲在上面，一连

放了十七八个臀后屁，随后屙出一大堆软屎来，几乎连那条葱管肚肠都屙落了！

出空了肚皮起来，束好裤子，正要走动，忽闻坑里有呜咽之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落坑狗，在里头嚼蛆。形容鬼见旁边竖着根青竹头，便拿起来望狗身上戳去。那只狗看见，便嗥的一口，喷出一口臭蛆来。形容鬼大怒，把青竹带戳带搯的掏了一阵，搅得希臭膨天。那只狗打急了，便涌身望上跳将起来。形容鬼恐被□累，忙把身让开，被他投穿屎坑门逃了去，遂把竹头放下，走到五脏殿里。

活鬼正与和尚在懒凳上说话，看见形容鬼走到，便向身边挖出肉里钱[⊗]来，送与和尚做香仪。和尚也向佛面上刮了些金子，送与活鬼道：“相公拿回去，倘有小舍人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来不及，□汤吃了就好的。”活鬼接在手中，千谢万话噪的辞别起身。和尚直送出了山门，方才进去。

两个一路回来，到得船上，已经有天无日头哉，连忙扳转船头就摇。谁知这阵鬼阵头风还没有住，一路都是顶头大逆风，摇了几日方能到得三家村里。两个起岸回家；艄公随同鬼□搬了行李起来，算清船钱去了。活鬼自与雌鬼说了一回烧香的话，形容鬼也辞别回去。不题。

可煞作怪：是夜雌鬼便捏鼻头做起梦来：梦见一家神道，领着一个行当小伙子，走进房中，对着雌鬼道：“感汝夫妻求子虔诚，今特赐汝一子，乃阳间白面书生下降，将来后福非凡。汝可用心保护。”只见那小伙子走至床前，揭开雌鬼被头，□着雌鬼膀罅裆里^③乱钻。雌鬼着急，忙把手去推，那里推得住？已被他钻入肚里去了。吓出一身冷汗醒来，告诉活鬼。活鬼道：“既是天尊显圣，将来生子是十拿十稳的了。但不知这尊神道是甚么模样的。”雌鬼道：“我也看不仔细，只见他眉毛打得结着。”活鬼道：“不消说，这是苦恼天尊了。”

从此雌鬼便怀着鬼胎。到得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小鬼来。夫妻大喜，如获至宝。形容鬼晓得生了外甥，又是他撺掇去求来的，如何不喜？便即买了一对昏头鸡，一块爨腿肉，几条放生咸鱼，一盘切只箍卖鸭蛋，教个毛头□挑了，自己戴了高帽子，穿件万年衣，来到姐夫家。正值活鬼在家里烧三朝，就唱个扁喏，道了喜。坐了一回，随到房中来问姐姐的安。雌鬼道：“兄弟来得正好。你是读书人，可替外甥题个鬼名。”形容鬼想了一想，道：“就叫做活死人何如？”活鬼大喜道：“极好；正是这等便了。”

只见鬼□走来说道：“吃三朝酒的太平客人都请

到了。”活鬼便与形容鬼出来接人待物；一面就摆出酒来，大家坐下。正是酒落欢肠，猜拳豁指头的吃了一阵。内中一个对门乡邻，叫做扛丧鬼，问道：“前日闻得活大哥曾到五脏庙去求子，因此得了令郎；不知那里学来这个妙法？却是怎样求的？乞指示一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活鬼道：“我本也不知就里，是个新死亡人说起，阳间有此法，因此亦去试试；也不过烧炷香，许个愿罢了。不料果有灵验。”

又一个隔壁乡邻，叫做六事鬼，便接口道：“许了甚么愿，就这等感应的快？”活鬼道：“那时也不曾壳账^⑩这般灵验，不过趁嘴造了几句道：‘倘然生了儿子；便把天尊来做家堂菩萨，就在三家村里起座鬼庙来供养。’说便这般说，只是太许大了，一歇晨光还弗起。料想口说无凭，天尊也不计较的。”扛丧鬼道：“这使不得！老话头：宁许人，莫许神。既然许出了口，也是缩弗转的。难道好拔短梯^⑪不成？将来怎好再见天尊面？你横竖铜钱堆出大门外；也不必像孟婆庄那里造这大庙，正叫乡下狮子乡下跳，将就起只三进四院堂的小庙来供养着，就是了。”活鬼道：“诸事也还容易；只是寻那块屋基地，又要好风水，又要无关碍，却倒千难万难。”扛丧鬼道：“村西头那片势利场，青草没人头的精空在那里，何不就起在上面？大家烧香便

当，岂不好么？”六事鬼不觉拍手拍脚大笑起来，道：“极通极通。活大哥快些起起庙来，我们都来烧香。”活鬼道：“忙不在一时。且待小儿满了月，那时拣个吉日良时动手不迟。”众鬼俱道：“说得是。”遂都起身谢别回去。

活鬼送众鬼出门，回来告诉雌鬼，雌鬼也甚欢喜。

日子易过，不觉已是满月。随又斋了别过老寿星，抱出活死人来。剃头人便把他兜头一杓冷水，拿起缸片来就剃。真是冷水剃得头发落，顷刻剃了光头。又做下许多桩柄糍团^⑫，各处蟠藤亲眷都送过了。然后拣个好日，端正木石砖瓦，到势利场上来起造鬼庙。不题。

只因这只庙一起，有分教：非惟赔饭折工夫，还要担钱买憔悴！要知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无官一身轻，有几万事足。活鬼既做了财主家边，岂不望养儿待老。无如力不从心，只好付之天命。

一旦得新死亡人传闻之言，方知天底世下，除了死法，更有活法。于是不顾路程遥远，乘船驾橹，一念诚心，烧香舍数。虽不免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之谓，然早已感动神明，梦中送子；遂能怀着鬼胎，生出

小鬼。将来靠老终身，传宗接代，不怕无鬼顶扛^⑬。岂非神圣有灵，佛天保佑乎？雌鬼云：“莫道无神却有神”，诚然哉。

校注：

①埭——通称堵水的土坎，这里指房屋院落的排，行。音戴。

②宅基——住宅，宅院。

③散生日——通常的小生日。

④端正——准备，预备。

⑤捩——拗折，折断。

⑥亡人——鬼。

⑦白相——游玩，玩耍。

⑧千端万整——准备妥当。

⑨洸——晃荡。

⑩然而不王——然与船同音，王与洸同音，借经典的谐音产生滑稽幽默的效果。

⑪癩团——癩蛤蟆。

⑫拖纷——拖把。

⑬鬼阵头风——旋风。

⑭兜艄——意思是正对船尾。

⑮直苗苗——笔直的样子。

⑯蓦卵脬一戴——突然猛扯别人的阴囊。

⑰捧卵子过桥——比喻十分小心谨慎。

⑱蚰□哥——蚯蚓。

⑲看野眼——眼望别处，随意闲看。

⑳来搨馆——小茶馆。因茶馆生意清淡，等顾客来后才搨炉子，故名。

- ②1 烱易——消损,磨损。
- ②2 □——泡,用热水浸或烫。
- ②3 □迷露做饼——指无法实现的事。抓,握,音蛙;迷露,雾。
- ②4 馋唾——唾液,口水。
- ②5 泛供——木盘。
- ②6 市梢头——集市尽头。
- ②7 □——露出缝隙。音希。
- ②8 麈糟——肮脏,污秽。
- ②9 既死嘴——指认死理不肯改口。
- ③0 送死拳头——致人于死命的拳头。
- ③1 信准——当真是,果然是。
- ③2 捧——当作“棒”。
- ③3 类和——类杂,乱七杂八。
- ③4 死话——幽默的话。
- ③5 那谟——即南无。苏沪方言也称双手合十,贴于胸前为那谟。
- ③6 揞——掩。
- ③7 连头——疙瘩,橛子。
- ③8 肉里钱——指辛勤劳动得来的血汗钱。
- ③9 膀□裆里——胯下,腿缝。膀,腿。
- ④0 壳账——预备,预料。
- ④1 拔短梯——毁约失信。
- ④2 桩柄糍团——一种祭品,也隐指男性生殖器官。
- ④3 蟠藤亲眷——远房亲戚。
- ④4 顶杠——对付,担当。

第二回 造鬼庙为酬梦里缘 做新戏惹出飞来祸

词曰：自家下种妻怀胎，反说天尊引送来。只道生儿万事足，那知倒是祸根□^①。做鬼戏，惹飞灾。赃官墨吏尽贪财。银钱诈去犹还可，性命交关^②实可哀。

右调《思佳客》。

话说活鬼因求着了儿子活死人，要在这三家村势利场上起座鬼庙来还那愿心，办齐了砖头石块，撻^③下无数木梢，叫了五色匠人，那消半年六个月，早已把座鬼庙造得齐齐整整。中间大殿上，也塑三位天尊。因梦中送子来的是苦恼天尊，故把他塑在劈居中。上首塑了穷极无量天尊，下首塑了逍遥快乐天尊。那些相貌装束，都照依孟婆庄那里一样。山门里塑个遮眼神道，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代替了懊躁^④弥陀佛。后面也换了一尊半截观音。又请一个怕□和尚，住在庙中侍奉香火，收拾得金光灿烂。

村中那些大男小女，晓得庙已起好，都成群结队的到来烧香白相。正是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见了后殿半截观音，尽皆欢天喜地，道：“向常村里娘娘们要烧炷香，都要赶到恶狗村火烧观音堂里去，路程

遥远的，甚觉不便。如今这里也有了观音，岂不当？”大家感激活鬼不了。

扛丧鬼便搭了一起鬼朋友，对了枝枝分，直到酆都城叫了有名的不搭班戏子，来替活鬼敬神贺喜。就在新庙前搭起一座大鬼棚来，挂了许多招架羊角灯，排下无数冷板凳。那四面八方到来看戏的野鬼，无千无万^⑤，几乎把一片势利场都挤满了。

活鬼也办了祭礼，同着雌鬼到来斋献。把三牲抬入庙中，摆在金枪架子上。众鬼看时，当中是一头猪圈里黄牛，上首是一只触呆猪婆，下首是一腔舔刀羊^⑥，还有许多供果，素菜，鬼馒头，堆满了一供桌。活鬼到了神前，把松香掺在炉里，敬了三杯滴血酒。夫妻都磕了头起来，谢了众鬼，一齐到棚中坐定。

只见班中那个老戏头，把戏单送来，请活鬼点戏。活鬼道：“我是真外行，点不来的，随你们拣好看的做便了。”形容鬼伸长颈骨，把戏单一望，便道：“这些老戏目，都是大王爷串的。今日我们求子还愿，是阴间创见的事，须做几出新戏，才觉相称。”老戏头道：“要新戏易如反掌。我们班中新编的几出话把戏^⑦，却都热闹好看。”众鬼都道：“如此甚妙。”戏头便向众脚色说了，打起闹场锣鼓，舌头上跳过加官^⑧，后面一出一出的只管做出来。众鬼看时，却是

些鬼闹张天师，钟馗嫁姊妹，观音抽肚肠，金刚箍铁尺，六贼戏弥陀，赌神收徒弟，寿星游虎邱，小鬼跌金刚，许多新戏，果真热闹好看。众鬼喝采不迭。

正在看得高兴，忽然戏场上鸦飞鹊乱起来。那些看戏的，都一斜眼望着闹处拥将去，口中说道：“去看酒鬼相打。”原来扛丧鬼是这三家村里的鬼地方^⑨，听得有鬼相打，忙随众鬼轧^⑩去。看时，已经打过。但见一个死鬼，打得血破狼藉，直僵僵躺在地下，扛丧鬼看见，吓得面如土色，忙问道：“这是甚么鬼？为着何事？被谁打死的？”有认得的说道：“这是前村催命鬼的酒肉兄弟，叫做破面鬼，正诈酒三分醉的在戏场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骂海骂山，不知撞了荒山里的黑漆大头鬼，恰正钉头碰着铁头，两个牛头高，马头高，长洲弗让吴县^⑪的就打起来了。可笑这破面鬼枉自长则金刚大则佛，又出名的大气力，好拳棒：谁知拦了黑漆大头鬼，也就经不起三拳两脚，一样跌倒地下，想拳经不起来了。”扛丧鬼道：“既是黑漆大头鬼打死的，如今凶身那里去了？”众鬼道：“逃去长远了。”扛丧鬼道：“你们既然亲知目睹，怎不拦住了他，却放他逃了去？”众鬼道：“你这地方老爹又来了！那黑漆大头鬼是要在饿鬼道上做大伙强盗的。饶得破面鬼这等气力，尚不够他三拳两脚就送了终。我们都

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拦得住他？难道性命是盐换来的么？”扛丧鬼听了无可如何，只得回到棚中，对众鬼说知。众鬼晓得催命鬼是当方土地^⑫手下第一个得用差人，平日拿本官做了大靠背，专一在地党^⑬上扎火囤，拿讹头，吃白食诈人的。如今他的兄弟被人打死，怎肯干休？少弗得要经官动府，恐怕缠在八斗槽里，尽皆着急。也等不得完戏，忙把戏子打发起身；一面拆棚，一面去报催命鬼得知。那些看戏的野鬼，见戏子已去，大家尽怕纠缠，顷刻跑得干干净净。活鬼随同众鬼，将许多家私什物，忙忙的搬回家去。幸亏人多手杂，一霎时都已七停八当。扛丧鬼自在庙前照应，等这催命鬼到来。

不一时，催命鬼领了几个弟男子侄来到庙前。扛丧鬼接着，先告诉了一通，领他看过尸灵横骨，然后说起“凶身逃去，如今作何计较？”催命鬼原弗想替兄弟伸冤理枉，只壳账赶来打个撒花开顶，杀杀胜会，再诈些银钱用用。不料到得庙前，却早静悄悄地，已是败兴；又听得凶身是荒山里黑漆大头鬼，不觉冷了下半段，免不得也做起尸亲面孔来，说道：“戏场上人千人万的所在，青天白日，由强盗到来，把平民百姓打死，又放他自由自在的跑了去，倒说作何计较！亏你做了鬼地方，说出这样的风凉话来！如今也不用千

言万语，只要交还我凶身，万事全休。若交代弗出，只怕你地方变了地圆地扁，还不得干净哩！”说罢，就要回去。

扛丧鬼着急，连忙一把拖住道：“你也不必性急。凡百事体，也须有话熟商量。我们且到庙里去，斟酌一团道理出来。”把催命鬼引入鬼庙里坐下说道：“这个凶身，莫说我交代弗出，就是官府，只怕也不敢轻易去拿他的。依我算计，倒不如捉猪垫狗，上了活鬼的船罢。”

催命鬼道：“怎么上他的船？”扛丧鬼道：“这节事，皆因为活鬼养了嫡头大儿子，说是甚么天尊送来的；因此白地上开花^⑭，造着鬼庙，又做甚么还愿戏，以致令弟遭此一劫。那活鬼是个暴发头财主，还不曾见过食面^⑮。只消说他造言生事，顶名告他一状，不怕不拿大锭大帛出来买静求安；连土地老爷也好作成^⑯他发注大财。你道如何？”催命鬼笑道：“我正肚里打这草稿，不料你的算计，却倒与我暗合道妙，可称英雄所见略同。自古道：无谎不成状。正是这等干去便了。”就在庙里写好状词，把些恶水尽浇在活鬼身上，赶到当方土地那里告了阴状。

原来那土地叫做饿杀鬼，又贪又酷，是个要财不要命的主儿；平素日间，也晓得活鬼是个财主，只因

蚂蚁弗叮无缝砖阶，不便去发想；忽见催命鬼来告他，知道大生意上门，即便准了状词。因催命鬼是原告，不便就差他，另签了令死鬼立时立刻去拿活鬼。自己一面坐了狗络轿，许多件作皂隶簇拥着，来到鬼庙前。令死鬼已将活鬼及隔壁乡邻六事鬼都已拿到。扛丧鬼这日做了尸场上地方，好不忙乱！土地到了尸场上，相过了尸，又将鬼庙周围看了一回，即便坐在庙中，先叫扛丧鬼上去，责他做了鬼地方，不曾预先举报，打了几十迎风板子。再叫六事鬼去，也要揪住两头打当中。幸亏六事鬼口舌利便，再四央求，方才饶了。然后叫活鬼上去，不问情由，就是一顿风流屁股，打得活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爷娘皇天”的乱喊。及至打完了，问他“为甚造言生事？”活鬼已经吓昏，那里回报得出？就说三言两语，也是牛头弗对马嘴的。土地也不再问，把他上了全副刑具，带去下在黑暗地狱里，说要办他个妖言惑众的罪名。

雌鬼在家里，得知这个消息，吓得两耳朵坵白^①，忙与形容鬼相商。形容鬼也不懂打官司经络，茫茫无定见的，只得请六事鬼来与他斟酌。六事鬼道：“我晓得这饿杀鬼是要向铜钱眼里翻斤斗的。今日把活大哥这等打法，便是个下马威，使活大哥怕他打，不敢不送银子与他的意思。如今也没别法。老话

头：不怕官，只怕管。在他檐下过，不敢不低头。只得要将铜钱银子出去打点。倘然准了妖言惑众，是杀了头还要问充军的。怎么当得起？”雌鬼见说，愈加着忙，只得央他们去寻门路打点。

两个来到衙门前，寻鬼打话，都说“活鬼是个百万贯财主，土地老爷要想在他身上起家发福的。若要摸耳朵，也须送他九篮八蒲篓银子，少也开弗出嘴。”问来问去，都是这般说，只得瘪了屁股回来。

行到半路头上，六事鬼忽然想起：那土地饿杀鬼非但贪财，又极好色。他手下有个门子，叫做刘打鬼，当官名字又叫做刘莽贼，年纪不多，生得头端面正。他的母亲刘娘娘，也生来细腰长颈，甚是标致。娘儿两个，都是这饿杀鬼的婊子。刘打鬼有个好娘舅，曾与六事鬼有一面之识，遂同形容鬼先去寻着好娘舅，央他领到刘家。那好娘舅是个烂好人，便与他一同跑到刘娘娘家去。

刘打鬼见是娘舅领来的，不敢怠慢，连忙接进客位。叙了些寒温，两个说起来意，要求他娘儿们在饿杀鬼面前话个人情。刘打鬼道：“与土地老爷讲话，却是非钱不行的。若没钱时，凭你亲爷娘活老子，话出灵天表来，他也只当耳边风。我们亦不好空口白牙去说什么。”形容鬼道：“舍亲虽说是个财主，其实外

头吓杀里头空，却是有名无实的。如今既遭了这般飞来横祸，也说不得自然要把银子出来做买命钱了。只要老弟在老爷面前周旋其事，求他只好看瓜刊皮^⑮，不要扳只壶卢抠子^⑯就够了。”刘打鬼道：“老话头：有钱使得鬼推磨。你们既有银钱送他，他乌眼睛见了白铜钱，少不得欢天喜地，把令亲从轻发落的。愁他则甚？”刘娘娘道：“十个人十样性。你又不是老爷肚皮里蛔虫，就这等拿得稳！老爷虽说见钱眼开，只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气，方好讲唇。”刘打鬼道：“阿妈说得是。待我去讨个尺寸出来。”遂起身出门。

不一时，回来说道：“老爷起初做腔做势，当不得我花言巧语说去，他灭弗得情，方才许了论万银子^⑰；再少也不好说。在令亲身上，也不过似牯牛身上拔根毛，无甚大不了的。只是那个尸亲催命鬼，与这地方扛丧鬼，都是杀人弗怕血腥气的朋友。你们也要与他讲透彻了。若未曾明白，要防他赶上司。土地老爷也未便杜做^⑱主张，就将令亲轻饶放赦。”六事鬼道：“那个鬼地方，是我们的好乡邻，我们自与他打话便了。那尸亲与老弟同衙门吃饭，自然衙门情熟，就借重老弟与他讲一讲，不知可使得么？”刘打鬼道：“有甚使不得！你们再坐一坐，待我去寻他讲讲看。”

去不多时，同了催命鬼到来，说起这事。催命鬼起初大只收弗小。越话越离经的，那里讲得明白？刘娘娘劝道：“老爷已经许了，你只管执之一见，枉苦空做闲冤家。我这里粗断一句：送你千把银子；我也不要你二八提揽，你可看我面上，差不多点罢了。”催命鬼怕他要在土地枕头边告状，不敢不依；况与活鬼本来无甚深仇阔恨，也就得巧便回头，应承了。刘娘娘道：“如今事已千停百妥，你们去端正银子来便了。”

两个谢别回来，说与雌鬼得知。事出无奈，只得措置银子。活鬼虽说是个财主，前日造庙时已将现银子用来七打八²²；今又猝不及备，要拿出准千准万²³银子来，甚觉费力。虽不至卖家掘产²⁴，也未免挪衣剥当。凑足了数目，送到刘家。交代明白，嘱他早早完结。刘打鬼道：“这个不必费心。难道我们坑²⁵在屋里护²⁶出小银子来不成！自然就送去的。大都非明即后，便把令亲发放，也未可知。你们放心托胆²⁷便了。”

打发两个起了身，娘儿们商议将银子落²⁸起大一半，拿小一半来送与饿杀鬼，催他就将活鬼放出。果然钱可通神：次日饿杀鬼坐堂，便将活鬼吊出狱来，开了刑具，把前日事情解释了几句，放他回家。

正是：得钱弗拣主，钱多那怕募生人。不知活鬼

回去,可有别说,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活鬼只为有了几个臭铜钱,才生得一个小鬼;遽尔有事为荣,卖弄手中有物,向白地上开花,造起甚么鬼庙来。缘此而聚集人众,搭鬼棚,做鬼戏,引得酒鬼相打,搅出人性命来。归根结柢,把一场着水人命,一般撻²⁹归去。还亏有钱使得鬼推磨,不曾问成切卯头罪。然已不免下监下铺,吃打罚赎,弄得了家了命³⁰。反不若前头一张卵,后头一个屎孔,穷出狗而极出屁的人,尽管苦中作乐,不怕人龈脱卵脬柄也。或曰:活鬼之遭此飞来横祸,盖系坟上风水应当破财耳;若谓其算计弗通,自作自受,岂非冤哉枉也!

校注:

①□——草根。音该。

②交关——关系重大。

③撻——当作掬。扛,抬。“掬木梢”在苏沪方言中指受人哄骗或愚弄,承担某事而吃亏上当。

④懊□——当作麀糟。肮脏,污秽。

⑤无千无万——成千上万,形容多得数不清。

⑥羊喫喫——羊。

⑦话把戏——让人当作笑柄的事。

⑧舌头上跳过加官——花言巧语。

⑨地方——地保。

⑩轧——挤。

⑪长洲弗让吴县——旧时苏州府下有九县，长洲、元和、吴县为上三县，其中长洲是首县，吴县是大县，也以首县自居，比喻争强争胜，互不相让。

⑫当方土地——指当地有势力的人，或指地方官。

⑬地党上——地方上。

⑭白地上开花——指无端生事。

⑮食面——世面。

⑯作成——照顾。

⑰坵白——指全无血色。

⑱刊——剥，削。

⑲板只壶卢抠子——即扳着葫芦挖籽，意为将全部财物都掏光。只，当作着。

⑳论万——上万，论与伦同。

㉑杜——私自。

㉒七打八——七八成，谓所剩不多。

㉓准千准万——整千整万。

㉔卖家掘产——当尽卖光家产。

㉕坑——藏。

㉖护——孵。

㉗放心托胆——不用丝毫担心，放心大胆。

㉘落——私自吞没。

㉙搥——提。

㉚了家了命——焦头烂额，疲于奔命。

第三回 摇小船阳沟里失风 出老材死路上远转

词曰：行船走马三分命，古人说话原该听。何必海洋中，阳沟也失风。受多寒湿气，病倒真难治。空有安心丸，焉能免下棺？

右调《重叠金》。

话说活鬼自被土地捉去，下在暗地狱里，伸手不见五指头的，只觉昏闷；再加一班牢头禁子，个个如狼似虎，把他摆布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要死弗得活，真是度日如年。忽然土地来吊他出狱，正不知是祸是福，心里贼忒嬉嬉的到了土地面前。只见饿杀鬼坐在上面，声色不动，反好说好话的放了他，真似死里逃生，连忙磕个响头谢了，走出衙门。凑巧形容鬼与六事鬼两个到来早打听，恰好接着。大家欢喜，拥着便走。

形容鬼见活鬼行作动步，甚觉不便，问道：“姐夫身上有甚痛刺？怎么这般搭搭脚手^①的？”活鬼道：“就是前日被瘟官打的棒疮，在暗地狱里讨个烂膏药□了，倒变成烂屁股，好不疼痛！”六事鬼道：“既如此，不可跑伤了。我们且到前面阳沟里，看有什么摇小船，叫他一只，坐了回去。”

三个来到阳沟头，凑巧一只小船，傍在大船边，歇在那里。六事鬼便喊道：“这只小船可是摇生意的么？”只见船舱里钻出一个赤脚汉来，答道：“正是。客人要那里去？可到船上来坐。也好待我下橹就摇。”形容鬼道：“我们要到三家村去，你可认得么？”稍公道：“这里摇去，见港就扳头，随弯倒弯^②行去便是。怎么不认得？”形容鬼便扶搀活鬼，一同下了船，开船回去。

活鬼还只道土地自己想着放了他，倒也安心乐意。只见六事鬼说起他被土地捉去时，家中如何着急，如何寻门路不着；直等寻着好娘舅领到刘家，催命鬼又怎么作难，连扛丧鬼也不曾打他白客^③，用了许多银子，才得安然无事，放了出来；前前后后，一本直说^④。活鬼听得用去许多银子，不觉怒声填胸，一口气接不上来，登时白沫直出，倒在船中。两个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扶他起来，一头拍胸脯^⑤，一头叫名姓的呼唤；弄了好一回，渐渐喉咙头转气，苏醒转来。

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里活鬼才得苏醒，忽然昏天黑地，起来一阵勃来风，吹得那阳沟河水涨三分，霎时间船横芦筐^⑥器^⑦起来。那艄公把舵弗定，一个鹞子翻身，扑通的跌下水去。形容鬼着急，连忙

拿起篙子，要想撑傍岸边。谁知逆水里撑篙，有如撑了硬头船，那里做得半分主张？那艖公游到船傍，扳着船要想爬起来。形容鬼看见，忙佝去将他一把拿住，思量拉他上船。大家狠命一扯，不料那只小船早已捋闸下水，合了转来；连这活鬼六事鬼，一齐提在浑水里。幸亏六事鬼惯做媒人，是落水弗沉的，被他扑开水面，把活鬼背上乾岸，早已^⑧脚立硬地。这艖公被形容鬼拖住，越盘水越深的，只顾点弗壳深浅^⑨起来，弄得头浸只水；你扯我拽，吃了一肚皮淀清阳沟水，方能爬到岸上。大家鹛得眼白，坐着喘息。

待了好一回，那阵风也痿了，依旧平和水港。艖公再盘入水中，将船拖到岸边。大家用力帮他翻了转来，仍到船上坐定。重新开船，摇到三家村里。打发了船去，三个像雨淋鸡一般，跑到家中。

雌鬼看见，吃了一惊，忙问道：“你们可是在奈河桥上失足堕河，弄得这等拖水夹浆，着了湿布衫回来？”活鬼道：“闲话少说，快拿衣裳出来，大家换了再相商。”六事鬼道：“我就在贴隔壁，归去换甚便。”一头说，就作别回去。雌鬼拿出一大罨^⑩替换衣裳来，两个把湿衣换下。

大家坐定，活鬼方告诉雌鬼：“因前日被瘟官打痛了腿，跑不动，叫船回来。在阳沟里失风，翻了船。

又在船上晓得你们把银子像撒^①灰一般用去，把我气得死去还魂，险些儿与你不相见了。你向常用一个钱要掂掂厚薄，也算是一钱如命的。几时屙落了肚子，就这般大手指扭^②起来！”雌鬼道：“你被土地捉去时，吓得我头昏耳朵热。正在无法摆张，幸亏兄弟去寻着这条踏熟门路，又立马造桥，要许多银子。那时连肚肠根几乎急断。千算万计，连我的壁挺如意，头肯簪，赵珠花，俱上了鬼当里，当出银子，方能凑足数目送去，弄你出来。倒要这等怪东怪西的，真是弗得相谢反得吐泻了！”形容鬼道：“你们也不必相埋怨。这是姐夫破财星进了命，撞着这般无头祸。在牢狱底头，真是日顶充军，夜顶徒罪。一个弗招架^③，连吃饭家生都要搬场^④。如今虽然吃打罚赎，仍得安然无事，好好回来，已是一天之喜了。老话头：铜钱银子是人身上的垢，鸭背上的水，去了又来。只要留得青山在，那怕无柴烧？若只管这等落水要命，上岸要钱的鬼咯碌相骂，连我也局□不安了。”说罢，也要作别回去。活鬼那里肯放？说道：“明日还要把小炒肉烧烧路头^⑤。多时费心，怎好不吃顿路头酒回去？”形容鬼也就托老实^⑥住下。

只见那活死人已经未学爬，先学走，一路抚墙摸壁的行来，巴在活鬼身边。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馒头^⑦

上，说道：“真是只愁弗养，弗愁弗长。人说求来子，养弗大，看他这等花白蓬蓬^⑮的，怎得养弗大起来？”形容鬼见那小鬼头眉花眼笑，嘴里咿咿哑哑，便道：“我最喜抱弗哭□，待我也来抱抱。”便向活鬼手里接去抱着。说笑了一回大家收拾困觉。

谁知不到一忽觉转^⑯，活鬼忽然大寒大热^⑰起来，口里不住的浮说乱话。雌鬼还只道他魔弗苏醒，叫了几声弗应，点起鬼火来看时，只见他面孔胀得绯红，身上火发火烧，嘴里嘈闲白夹，指手画脚的乱话，不由的不慌；只得喊起形容鬼来。形容鬼看了，也觉着急，说道：“这是一场瘟□大病，不知这里可有好郎中么？”雌鬼道：“村东头有个试药郎中；他自己夸口说手到病除的，但只怕说嘴郎中无好药。”形容鬼道：“不要管他好歹，待我去请他来看看，才得放心。只是不认得他家里；半夜三更，人生路弗熟的，倘然摸大门弗着起来，便怎么处？”雌鬼道：“鬼□认得的，教他跟你去便了。”形容鬼便喊了鬼□，携着黑漆皮灯笼，三脚两步跑到郎中门前；碰门进去，催得那郎中衣裳都穿弗及，散披散围的跟了他们就走。

形容鬼一路将病源述与他听了。到得家里，方过了脉，那郎中道：“这不过是吓碎了胆，又受了寒湿气，不妨事的。”一面说，一面就在身边挖出眼眵^⑱大

三五粒丸药来，递与形容鬼道：“这是一服安心丸，用元宝汤送下，三两日就好的。”说罢，便欲起身，形容鬼忙将一个干瘪头封袋，塞他袖中，叫鬼□点灯相送。

雌鬼已将元宝汤端正，形容鬼帮他将药灌下。这丸药是杀渴^②充饥弗惹祸的，有什么用？直至次日半上日昼，仍旧弗推扳^③，只得叫鬼□再去候那郎中来，那郎中看了，依旧换汤弗换药的拿出两个纸包来，道：“这是两服仙人弗识的丸散在内：一服用软口汤送下，明日于将乱话汤送下一服，包你活龙鲜健便了。”形容鬼收了药，送过封袋，打发郎中起了身，照依他说话，把药吃下去，犹如倒在狗□里，一些也没用！正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果然犯实了症候，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头，做野团子谢灶；讲只流年算命，又替他发丧送鬼，叫魂待城隍，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④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

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

雌鬼那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号肠拍肚²⁵的哭唠叨。形容鬼等他哭畅了，方才劝道：“他已叫声弗应，问声弗听的困到长忽²⁶里去了，你就登时哭死，与他同死合棺材，也无济于事。且商量办后事要紧。”雌鬼只得揩干眼泪，与形容鬼把尸灵扛来，躺在板门上，脚板头上煨²⁷起帛纸。一面又请六事鬼过来二相帮，就托他买办东西。六事鬼拿着些卵串钱，出去先买了一口老古板的竖头棺材，其余用得着的物，一一置办停当。形容鬼在家中，也主值²⁸得七端八正。那活死人虽然还是个小鬼，也未便爷死弗丁忧，一样的披麻执杖，束了烂草绳，着双铁草鞋。雌鬼也戴了没头大孝。

等个好时辰，把尸灵揞在破棺材里，道士摇着铃注卵子，念了几句生意经，吻²⁹了材盖。棺材头边放下了一张掙座台³⁰，供好活牌位，摆上老八样头素菜来：不过是吊长丝瓜，丫叉萝葡³¹，老茄子，拖根葱，香菜头，无皮果子，闷壶卢，大碗勃酸齏之类。做过了倒头羹饭³²，请送入殓的朋友亲眷吃了丧家饭，大家散场。

到得头七里，大前头竖起棒捶接□竿，请了一班火居道士，酒肉和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从此老和

尚念苦经，小道士打十番，七七做，八八敲的闹了四五十日。那形容鬼虽说至亲莫若郎舅，到底远了一步，来三去四的不甚便当。全亏六事鬼早起夜眠，尽心竭力的照应。真是远亲不如近邻。雌鬼也感激不尽。

只是那口烂头棺材停在屋里，恐防烂断座台^㉔脚。一到断过七，形容鬼撺掇着，放在阴山脚下寻块坏心地，做了鬼坟坛^㉕，在太岁头上动了土，把棺材生^㉖好牛头扛，八抬八绰的扛出门去。和尚道士碰起领丧铙钹，一大起送殡的乡邻亲眷随在后面，抄着近路就跑。

行不到一条长田岸，只见一个老鬼，撑着一根灯草拐赖棒^㉗，拦住说道：“你们真是少不经事，只想抄近路！可晓得前面转湾头上的爬棺黄鼠狼么？”众鬼道：“爬棺材黄鼠狼便怎么？”老鬼道：“原来你们还不知道。那黄鼠狼专好龇^㉘死人。倘有棺材过去，一大群蜂拥上前爬住，把死人骷髅头都龇得干干净净。所以当日谢家，出棺材^㉙远转过去的。你们也该小心为主。”众鬼都道：“到底长辈里说话，不可不听。我们就打死路上转过去便了。”大家掇转^㉚脚板头望死路上跑去。那雌鬼小脚伶仃，如何跟得上？落在后头，一步一哭，只顾赶棺材弗着起来。只得喊个练熟鬼吊

了，也不顾快行无好步，乱跌乱撞的巴到坟上，跑得膀酸脚软坐着喘息。

那棺材已歇在棚中。形容鬼处分把羹饭摆好。这番不用素鼓榔槌，都是大鱼大肉。众鬼仔细看时：一样是牯牛卵脬，一样是显汤^⑩狗头，一样是绵羊颈骨，一样是猪婆耳朵，一样猢猻臀□，一样是狐狸尾巴，一样是镬里鹞鹰，一样是掇折驴卵；还有两色水果：却是翻花石榴，掇皮酸橘子；两色点心，是碗里扒春饼，宿蛀大麦团；三杯寡酒；一碗烂饭；点起两枝风中之烛。

众鬼都说：“这活鬼枉做了财主家边，一生一世，苦吃苦熬，就是小荤腥也不舍得买来吃。直到今日之下，方能拽长台子摆这一顿富胜酒席，他已吃不下肚了！岂不是枉活鬼世！”三丛丛，四族族的谈论不了。

等到落地时辰，拜过离别，收开羹饭，把棺材下了泥潭，罨^⑪好在烂泥心肝里，这方是入土为安。大家收拾回家。

正是：凭你会钻铜钱眼，到头终壅茅柴根^⑫。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活鬼命里既能白手或^⑬家，置田买地，造船起屋，挣做百万贯财主，也算是茄子大一个星宿了。就使他拥着三妻四妾，儿女成群，活到寿

长千百岁，也该消受得起。谁知才生得一个小鬼，便就船横芦筐器起来；一场着水人命，几乎弄得头弗拉^④颈上。还亏钱可通神，方能泥补光鲜。尚不能财去身安乐，接连又是一场瘟□大病，就免不得抛妻弃子，一双空手见阎王矣。古老上人所云“七合升罗八合命，满只升罗就生病”者，正活鬼之谓也。

校注：

- ①搭搭脚手——当为搭脚搭手之误，行动不利索之状。
- ②随弯倒弯——人云亦云，顺着别人的意思说话行事。
- ③打白客——打抽丰，白占他人好处的意思。
- ④一本直说——把情况实事求是地、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 ⑤拍胸脯——打包票，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 ⑥芦筐——芦席，旧时苏沪乡下常用芦席做船篷。
- ⑦器——掀开，揭起。
- ⑧旱——当是早字之误。
- ⑨点弗壳深浅——不知深浅地往下沉。点，抵。
- ⑩搵——两手用力合抱，或夹在腋下，引申为数量单位。音格。
- ⑪撒——撒。
- ⑫大手指拉——大手大脚。
- ⑬招架——留神，当心。
- ⑭吃饭家生搬场——掉脑袋。
- ⑮烧路头——指旧时祭财神，也用于得罪他人后祭神，以示赔礼道歉。
- ⑯托老实——老实不客气。
- ⑰膝馒头——膝盖。

⑮花白蓬蓬——白白胖胖。

⑯一忽觉转——一觉醒来，苏沪话称睡觉为忽或眈，有大忽，小忽。

⑰大寒大热——发高烧。

⑱眈——眼屎。

⑲杀渴——解渴。

⑳推扳——减退。

㉑骷颅头——脑袋，头。

㉒号肠拍肚——声嘶力竭地哭喊。

㉓忽——眈，觉。

㉔煨——不充分地燃烧，没有明火，只有烟雾。

㉕值——持。

㉖吻——闭，合。

㉗掙座台——灵台。

㉘萝葡——萝卜。

㉙倒头羹饭——在灵前供的饭。

㉚座台——灵台。

㉛鬼坟坛——乱坟葬岗子。

㉜生——拴，安装。

㉝拐赖棒——拐杖，手杖。

㉞龈——即“啃”字。

㉟出棺材——出殡。

㊱掇转——掉转，转过来。

㊲显汤——指所煮的东西浮在汤面上不被汤淹没。

㊳罨——掩埋。

㊴壅茅柴根——死。

④③或——当是成字之误。

④④拉——在。

④⑤升罗——同升箩，量粮食的器具，方形，口大底小，其容量为十分之一斗。

第四回 假烧香赔钱养汉 左嫁人^①坐产招夫

词曰：泪如泉，怨皇天。偏生拣着好姻缘，强教半路捐。

花未蔫，貌尚妍，活人怎肯伴长眠？红丝别处牵。
左调《双红豆》。

话说雌鬼自从嫁了活鬼，一对好夫好妻，同起同眠的过了半生半世，真是乡下夫妻一步弗撒离的。后来生了活死人，愈加夫全子足，快活不了。谁知乐极生悲，把个顶天立地的大男儿家，跳起来^②就死了。初时还有些和尚道士，在家中闹弗清楚，到也不甚觉着。极至断了七，出过棺材，诸事停当，弄得家里冰清水冷。

那个鬼□，自从主人死过，没了管头，吃饱了空筲箕里饭，日日在外闲游浪荡，雌鬼也管他不下。一个搭脚阿妈，只晓得烧茶煮饭，踏杀灶堂泥，连大前头^③都不到的。一个委尿^④丫头，抱了活死人终日赶乡邻白相，弗到夜也弗肯归槽。雌鬼住在家中，弄得走了前头没了后面。叫呼弗答应的，愈觉冷静。倒还亏六事鬼三日两头走过来照应照应。

一日，雌鬼正在家中扯些绵絮，要想翻条脱壳被

头^⑤。忽然膀罅裆里肉骨肉髓的痒起来，好像蛆虫蚂蚁在上面爬的一般。心里着急，连忙脱开裤子，看时，只见一群叮□虫，认真在□片沿上翻斤斗。忙用手去捉时，被他一口叮住，痛得浑身都肉麻起来。只得放了手，一眼弗闪的看他。

三不知^⑥六事鬼走来，看见雌鬼绷开两只软腿，只管低着头看，心中疑惑，轻轻走到跟前一看，不觉失惊道：“怎的活大嫂也生起这东西来？”雌鬼吃了一惊，急忙束好裤子，说道：“你几时到来？偷看我是何道理？”六事鬼道：“这个虫是老□里疥虫考的，其恶无比。身上有了他，将来还要生虱簇疮，直等烂见骨还不肯好。当时我们的鬼外婆，也为生了此物，烂断了皮包骨，几乎死了。直等弄着卵毛里跳虱放上，把虫咬干净了，方能渐渐好起来的。”雌鬼忙问道：“你身上可有这跳虱么？”六事鬼道：“在家人那里来？这须是和尚卵毛里才有两个。”正话得头来，只听得隔壁喊应^⑦六事鬼，说有个野鬼寻他。六事鬼慌忙跑归。

这里雌鬼痒一阵，痛一阵，弄得无法摆张。肚里千思百量，忽然想起活鬼生病时，曾在鬼庙里请过香头，何不借着还愿做个因由头。到庙里去与那怕□和尚相商，谅必有画策的。算计已定，重新梳光了直护

头，换了一身茄花色素服，家里有用存的香烛拿了副，叮嘱搭脚阿妈看好屋里，开了后门出去。

那雌鬼原有几分姿色；戴着孝，更觉俏丽。正是若要俏，须戴三分风流孝。虽然年纪大些，还是个半老佳人。

一路行来，到得鬼庙前，只见两扇庙门关紧；把手去推时，原来是关门弗落闩的，一推就开。走进里面，依旧把门关好。那和尚听得门响，走出来看时，见是雌鬼，连忙接进里面，替他点上香烛。雌鬼拜了几拜，应过故事，起来各处游玩。走到和尚房里，只见朝外铺张嵌牙床，挂顶打皮帐；床前靠壁，摆一张天然儿；一砂一盆跌椽香椽，一头稳瓶里养一枝鼻涕花；中间挂一幅步步起花头的小单条，旁边摆着几条背板凳；床下安个倒急尿瓶；铺设得甚是齐整。心里想道：人说三世修来难得搭和尚眠，原来和尚的静房是这般精致的。坐在凳上东张西望，再见和尚托着一碗枣儿汤，送到面前。雌鬼是吃惯的，接来呷了几口，放在桌上，熬不住便道：“我无事不登三宝殿，要问你：可有一件东西么？”和尚道：“施主要什么，小僧若有，自当奉上。”雌鬼一时问出了口，回味思量，又觉开口告人难；欲要不言，却又话不说不明，弄得千难万难，红着鬼脸，不言不语。

那和尚是色中饿鬼，早已心里明白，便笑嘻嘻接近身来道：“到底要什么？却这般又吞又吐的。”雌鬼只得老着面皮说道：“你身上可有虱的么？”和尚道：“小僧身上有饿皮虱，角虱，卵毛里跳虱，一应俱全；不知要那一种？”雌鬼道：“有了这许多，难道虱多弗痒的么？”和尚道：“小和尚硬如铁，是虱叮弗动的，那里会痒？”雌色道：“实不相瞒：因为生了叮□虫，闻得要卵毛里跳虱医的，所以来与你相商。”和尚道：“这个其容且易。施主且脱开来，待小僧放上便了。”雌鬼只得脱开裤子，露出□片沿上两个笑靥来。那和尚平素日间，还要无□干卵硬，何况亲眼看见，便也脱去裤子，说道：“省得搜须捉虱，等他自己爬上去罢”，一头说，一头便将身凑上。那跳虱闻着腥气，都跳上□片来。真是一物治一物。那叮□虫见了，便吓得走头无路，尽望□里钻了进去。钻不及的，都被咬杀。雌鬼道：“这被他逃去的，畔^⑧在里头钻筋透骨的作起怪来，便怎么处？”和尚道：“不妨，待我打发徒弟进去，连未考的疥虫替你一齐触杀便了。”雌鬼没奈何，只得由他扳□弄屎孔的触了一阵，方才歇手。

大家束好裤子，雌鬼便欲起身。和尚拦住说道：“小僧替施主医好了大毛病，怎么相谢都弗送，就想回去？和尚吃十方，施主倒吃起廿四方来了！”雌鬼

道：“今日没有身边钱，改日谢你便了。”和尚道：“现钟弗打倒去炼铜！又不是正明交易，到是现消^⑨开割的好。正叫做赊三千弗如现八百。”雌鬼道：“真正若要欺心人，吃素队里寻。不要说我是老施主，就是个面熟募生人^⑩，像方才这等适心适意的被你鬼开心，难道肯替你白弄卵的么？我倒肚里存见，譬如割□斋僧，弗做声弗做气罢了；你倒拔出卵袋便无情起来！”和尚道：“方才施主眼对眼，看小僧用尽平生之力，弄得热气换冷气的，替你触疥虫，倒要一毛弗拔的绰我白水^⑪，也意得过^⑫么？”雌鬼被他缠住，只得在荷包里挖出一只铎头锭来送与他。和尚双手接了，忙陪笑脸，道：“这是生意之道，不得不如此。后日里间倘然用着小和尚时，决不计论的。”雌鬼也笑道：“今日出来烧香，倒变做买卵触□了，与赔钱养汉何异？真乃意想不到。”说罢，起身便走。和尚直送至山门口方才进去。

雌鬼一路回来，到自家门首，已经日头搁山。正要进门，只听得活死人在后吱啐百叫。回头看时，见他手里拿一把乱擂芝麻糖，委尿丫头抱着，从乡邻人家出来。雌鬼便立定脚头等他。不防六事鬼家送出一个光头小伙子来，正与雌鬼打个照面。雌鬼忙避入门中，那小伙子走过几步，还三转四回头的只顾看

他。雌鬼便抱了活死人，叫丫头关上大门，走到里面坐下，觉得满身松爽，时须迷迷的^⑬好困起来，便收拾夜饭吃了。

困到床上，却又翻来覆去的困弗着。正是引动了春心，那无明火升起来，如何按捺得下？肚里胡思乱想：又不便常到庙里去；倘教和尚来家，又怕寡妇之门，被乡邻市舍话长说短。若另寻主客，也终非长久之计。倒不如嫁个晚老公，可以朝欢暮乐，靠老终身，倒觉名正言顺。况这六事鬼又惯做两脚居间，与他商量，也甚便当。

主意定了，巴到大天白亮。晓得六事鬼欢喜吃口老白酒的，便教鬼□去买端正几样下酒小菜，好待六事鬼来浇浇媒根，以便与他讲心事。鬼□去不多时，买了些割碎肉，雌鸟头，夹肝，捉死蟹，一瓶酸酒，都拿到屋里。雌鬼收拾齐整，等到吃饭过后，六事鬼果然到来。雌鬼喜之不胜，连忙掇凳弗及的请他坐下。

六事鬼坐着说了几句闲话，雌鬼便去搬出酒来。六事鬼也不推辞，老老实实的筛来就吃。雌鬼坐在旁边，将想的心事告诉了他。六事鬼道：“主意倒也不差。老话头：臭寡妇不如香嫁人。但是人家花烛夫妻，还常常千拣万拣拣着了头珠^⑭瞎眼。若是晚转身，越发不好拣精拣肥；只得依便就便，寻着个好性格，吃

得温暍耐得热的精胖小伙子，已算是造化了。”雌鬼道：“这个自然。只是一桩：我却不肯转嫁出去，是要坐产招夫的。”

六事鬼道：“有却有一头，只不知你们前生前世，缘法如何。昨日我在这里时，家里喊应，说有个野鬼寻我，原来是替活大哥在土地面前讨情的那个刘打鬼。我送他出门时，你也在门口，亲眼见过的。他也晓得我惯做媒人，特地来托我觅头亲事。他说不论年纪，穷富，细娘^⑮，堂客^⑯，只要生得标致。我看你虽觉年纪大些，还面上吹弹得破，白里泛出红来，像活观音一般。昨日他一头走路，只管十步九回头的看你，谅必配眼的。若再肯做入舍布袋^⑰，岂不是有缘千重来相会？”雌鬼道：“闻说这刘打鬼是土地老爷的汤罐弟弟，自身顾弗周全，还做别人的老婆；我去做那老婆的老婆，岂不是小老婆了！”六事鬼道：“方才说好性格的难得碰着。他既肯做这捋卵皮生意，自然生副搓得团拏捏得扁的糯米心肠。况兼这些偷寒送暖，迎奸卖俏，各式各样许多方法，都学得熟滔滔在肚里，不比嫁着个乡下土老儿，只晓得一条蛮秤十八两的。不要说别样，就是这副标致面孔，与他肉面对肉面^⑱的睡在一处，也觉风光摇曳，比众不同。”雌鬼被六事鬼一席话，说得肺叶丢丢掀，便道：“既如此，你且去

说看。倘然肯时，不烦他一草一木，也用不着六礼三端，拣个总好日到来做亲便了。”六事鬼道：“说便去说，只不知令弟主意若何？”雌鬼道：“这个不必费心。老话头：头嫁由亲，二嫁由身。我既定了老主意，他也不能阻挡我。”六事鬼吃完酒，谢别起身。

转背不多时，恰好形容鬼到来。说了些家长里短，雌鬼便将要嫁刘打鬼的话告诉他。形容鬼道：“你是个好人家□大细^⑩。家里又弗愁吃，弗愁着，如何想起这条硬肚肠来？即使要再嫁，也该拣个梁上君子，怎么想嫁那刘莽贼？他是个小风臀，千人骑，万人压的，有甚好处？老话头：嫁鸡属鸡，嫁狗属狗，嫁着张大卵死活熬一卵。虽然晚嫁人，若嫁老公弗着起来，也是一世之事，将来弗要懊恼嫌迟。”雌鬼道：“世间掉老婆左嫁人的也太多甚广，那里都拣着了梁上君子？这是我自己情愿，不要你管闲账。”形容鬼道：“我是正门正路说话，你不肯听，也只得由你便了。正是狗要吃屎，沙糖换弗转的。”说罢便起身，一直去了。

且说六事鬼出了活寡妇大门，一口气跑到刘娘娘家去寻着刘打鬼，将活寡妇要嫁人，央他来做白媒人的话述了一遍。刘打鬼晓得活鬼是个财主，去做他替身，便是个现成财主；正是吃他饭，着他衣，住他房

子，触他□，再没有再荐^②便宜的了，如何不肯？一诺无辞，就同六事鬼去拣了一个黄道好日。

六事鬼归来，回音了雌鬼。雌鬼喜之不胜，预先将家中收拾齐整。到得好日，凡属喜事喜日应用的事件，尽皆千端百正。自己穿了包拍大红衫，打抢得一沓^③胭脂一沓粉的。守到一深黄昏，六事鬼领着刘打鬼跑上大门来。那些抱牌做亲，坐床沿，做花许多俗套，是大概晓得的，不必说他。雌鬼又教活死人拜了晚老子，诸事周遍，方才收拾上床。正是春宵一刻值千金，那些翻云覆雨的色当，果然被六事鬼料着，与活鬼大不相同。雌鬼心里快活，自不必说。刘打鬼也是心满意足，要想领娘来同住。那刘娘娘恋着饿杀鬼，不肯行程^④，也不好强他。夫妻两个情投意合的过日子。

正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不知他夫妻两个，可能一竹竿到底否，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常听人说：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每思烧香是为佛天面上望他救苦救难，自宜一念诚心。至于和尚，不过搨光了头毛，既不能多双拳头多张嘴，又未曾缺只鼻头瞎只眼，一样一个人身，着甚来由，要掉忙工夫去望他？原来他有虱多弗痒的本事，所以娘娘们都掉他不落。但雌鬼是有叮□虫为

患，故此不得不望。岂大概烧香娘娘亦尽有是虫作祟，要请和尚触杀乎？然雌鬼一触之后，恐怕乡邻市舍话长说短，随即摆定老主义，嫁个晚老公，不肯学三婶婶嫁人心弗定。可知凡属男子汉大丈夫，尽都会触，何众女眷之执而不化，只想望和尚哉？

校注：

- ①左嫁人——再嫁的妇女。
- ②跳起来——突然，立刻。
- ③大前头——正厅，客堂。
- ④委尿——尿床。
- ⑤脱壳被头——棉胎，被絮。
- ⑥三不知——不提防。
- ⑦喊应——叫唤，招呼。
- ⑧畔——匿，躲避，躲藏。
- ⑨现消——现钱交易。
- ⑩面熟募生——似曾相识。
- ⑪绰白水——揩油，占别人便宜。
- ⑫意得过——过意得去。
- ⑬时须迷迷——懒洋洋象睡的样子。
- ⑭头珠——痘子，麻子。
- ⑮细娘——尚未出嫁的姑娘，少女。
- ⑯堂客——已嫁的妇女。
- ⑰入舍布袋——上门女婿，俗谓倒插门。
- ⑱肉面对肉面——双方面对面。
- ⑲好人家□大细——指有地位或富裕人家的子女。□大细，子

女。

⑳荐——占。

㉑一沔——一小块，一小摊。还有涂抹不匀之意。沔，读搭。

㉒行程——疑当作应承，答应的意思。

第五回 刘莽贼使尽老婆钱 形容鬼领回开口货

词曰：误认好姻缘，甘把终身托。自古红颜薄命多，浪子心情恶。家当弄精光，打骂还频数。不是冤家不聚头，悔杀从前错。

右调《百尺桥》。

话说刘打鬼自从入舍^①到活家，做了财主婆的老公，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安居乐业的，岂非一朝发迹？若是有正性畔在家里，关门吃饭，真是上弗欠官粮，下弗欠私债，风弗摇，水弗动的，也够他吃着受用了。

谁知他吃饱了现成饭，一无事事，不免又到外面攀朋搭友起来。那些老朋友，知他做了活鬼的替身，是个新上名字的财主了，个个掇臀捧屁来奉承他；也有陪他赌心钱的，也有请他吃白酒^②的，也有领他去闯花门闩小娘的。那刘打鬼本系浪子心性，正是投其所好，终是搭陶搭队^③的四处八路去寻快活。起初还恐怕雌鬼要话长说短，遮遮掩掩的瞒着他。后来渐渐手滑，把雌鬼积蓄的许多臭铜钱，日逐间偷出去浪费落^④了。及至雌鬼得知，向他话账，却又钝皮老脸的杀他无得血，剥他无得皮，真是无可如何。过了几时，

愈加老眉老眼向雌鬼要起钱来。没得与他，反要做面做嘴的寻孔讨气。雌鬼也不甚理他。

一日，又出去赌夜钱输极了，回家向雌鬼要钱去还赌账。雌鬼不肯，便拍台拍凳的硬要。雌鬼只得发极^⑤，道：“老话头：要吃要着嫁老公。我虽不为吃着两字招你归来，也巴望挡一片风水。谁知你枉做了汉子家，只晓得吃死饭，又不会赚些活路铜钱^⑥归来养老婆□大细，反要挖出肉里钱去大掷大赌的输落，尽要向我一只钉上讨力。我又不是看财童子，会屙金子呕银子的，那里有许多闲空铜钱来接济你？难道天上有得落下来的么？”刘打鬼听了，不觉恼羞变怒，跳得八丈高，把雌鬼“触千捣万^⑦”乱骂起来。雌鬼怎肯让他？大家闹得家反宅乱，打起灶拳来；弄得盐瓶倒，醋瓶翻，一只碗弗响，两只碗砢碎。幸亏六事鬼在隔壁听不过，跑来强劝解开了。雌鬼真是有苦无话处，“爷娘皇天”哭了一场，也只得罢了。

谁知那刘打鬼打开了手，愈加胆大，三不常^⑧向雌鬼要长要短：好便骂，不好便打，雌鬼始初也不肯让他，打了几次灶拳。到底女流之辈，如何斗得他过，渐渐被他降服下来；只得百依百顺了，倒还图个耐静。日复一日，把家中弄得空空如也；渐至卖家掘产，将活鬼吃辛吃苦挣起来的家当，不消几年早已写了

“清”字。他还没肯歇手，尚在外面百孔千疮，做下一屁股两肋的债，常常弄得前门讨债后门畔。

雌鬼是做过财主婆的；向常钱在手头，食在口头，穿软着软，呼奴使婢惯的，如今弄得吃着朝顿无夜顿，怎受得这等凉凄？肚里气气闷闷，不觉成了臃病；晓得自己老死快了，恐怕活死人将来没个结果，只得央六事鬼寄信教形容鬼来。

那形容鬼自从雌鬼不听他好说话，嫁了刘打鬼，便脚指头弗戳到他大门上。直等六事鬼寄到信，方才晓得雌鬼成了臃病——有数说的：疯，癆，臃，隔，是阎罗王请到的上客——知道他死在眼前，不免看同胞姊妹面上，到来睃睃^⑨他。谁知已经弄得赤白地皮光，家里风扫地，月点灯的；刘打鬼也不在家里。

雌鬼见了形容鬼，自觉惭愧，一话一哭的家长里短，告诉不了。形容鬼不好揭他旧书，只得因个头来答个脑^⑩，劝解了几句。那活死人已有七八岁，见了娘舅已经不认得。形容鬼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便道：“多时不见外甥，已这等长成了；可惜一个好相貌，如何倒这般命硬的？”雌鬼道：“我是自作自受，已是死数里算账的了。只可惜他头青白面一个孩子，将来落在刘打鬼手里，终无了局。我正望你来，要与你相商，也看当时他老子与你一同去求来的，我死之后，你千

万带只眼睛^①，收留他回去，抚养成人，也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面又向床下摸出一块金子来，递与形容鬼，道：“这是你前起姐夫的镇家之宝，叫做吃弗了乌金，还没被刘打鬼晓得，未曾弄落；你可拿回去做个纪念。”形容鬼正要推辞，雌鬼道：“你不拿去，终归化为乌有，岂不可惜。”形容鬼方才拿了，告别回家。

却说那形容鬼的家婆，叫做醋八姐，是个小人家出身，嘴花捺撇的专喜嚼舌头根，不甚贤惠。幸亏形容鬼凡事自听自为准，大着耳朵管不甚理他的。那日回家，把雌鬼要将活死人托他的话说起，醋八姐道：“他做财主婆的时候，一把抓了两头弗露，从无一丝纱线破费在穷亲眷面上。今日倒要把个开口货掼^②在别人身上，只怕情理上也讲不下去。”形容鬼晓得他是个贪财的，便向身边摸出那块金子来，放在面前，道：“他有这件海宝贝与我们，也不是白效劳的。你若推出手^③，如何可白手拿财，只得送还他便了。”醋八姐看见那块金子火赤焰焰的摆在面前，眼睛里放出火来，怎舍得送还，便改口道：“既然他以心相托，个把小□多里掏拢，所费也有限。况且古老上人说的：‘外甥弗出舅家门’，想必无爷娘收管的外甥，原该住在娘舅家里，不出门的。你既拿了来家，再若

送去，显见得是我之过了。”说罢，便抢去下了壁虎袋，再也不肯出现。

过了几日，形容鬼掉弗落^⑭，买了些下□果子，拿到雌鬼家里来。那雌鬼起初还半眠半坐，后来胀得四直六直^⑮，像打气猪一般，困在床上等死。刘打鬼还只道他有甚私房，坑在那里，要逼他说出来，那日正在床前絮絮叨叨的盘问。不防形容鬼跑进房来，回避不及，只得相见了；被形容鬼上数头下数脚的骂了一顿，他也没敢回嘴。雌鬼见了形容鬼，一包眼泪说道：“兄弟，托人如托山。倘我死了，你务必领了外甥回去。若不依我，就死了也是口眼弗闭的。”说罢，便透了几口阳气，咬紧牙床骨，伸直后脚，死割绝^⑯了。刘打鬼只得极地爬天，弄一口薄皮棺材危装裹了，就扛去葬在活鬼坟余地上。

形容鬼也不等断七，就将活死人领了回去。醋八姐看见，也未免新箍马桶三日香，“弟弟宝宝”的甚是亲热。过了几时，形容鬼便教他跟了儿子牵钻鬼，同到角先生开的子曰店里去读书。原来形容鬼也有一个儿子，叫做牵钻鬼，已有十几岁，生得凹面峭嘴^⑰，甚是难看。若论他搅尸灵本事，真个刁钻促掐^⑱，千伶百俐。谁知见了几句死书，却就目瞪口呆，前念后忘记的不甚聪明。幸亏角先生手里那些学生子，一个

个都是钝猪钝狗；短中抽长，还算他做个蚱蜢淘里将军。读了几年书，也就识了许多狗□字¹⁹。及至活死人进了学堂门，却是出调的聪明；不消几时，把牵钻鬼读了数年还半生半熟的书，他都读得烂熟须菩提，颠倒也背得出。牵钻鬼不想自己原是个钝货，反倒妒忌他起来，千方百计的暗损他；三不时²⁰在娘面前添枝换叶装点他短处。

那醋八姐初也不过一时高兴，看金子面上假面光鲜的爱他。过了几时，已是意懒心灰了，怎当得儿子又时常在耳边撺掇，就变了心肠，渐渐把这活死人当作眼里钉肉里疮一般惹厌起来。幸亏形容鬼却是真心实意，凡事拉紧里半月的不许欺瞒他，因此还不曾吃足苦头。

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数年。那活死人已有十几岁，出落的唇红齿白，粉玉琢的一般，好不标致；更兼把些无巧不成书，都读得熟滔滔在肚里。若教他做篇把放屁文章，便也不假思索，悬笔挥挥的就写，倒像是抄别人的旧卷一般。随你前辈老先生见了，无不十人九赞，甘拜下风，岂不是天聪天明，前世带来的。

一日，同着牵钻鬼，两个要到学堂里去。走出门来，只见一个硬头叫化子，背上揠²¹个长袋，手里牵只青肚皮猢猻²²，后头跟一只急屎狗，在门前走过。

牵钻鬼不识，问道：“你牵的是甚么东西？”叫化子答道：“这是教熟狻猊，领他出来做戏与人看的。”牵钻鬼只道是白看的，便道：“做我们看看。”那叫化子便向长袋里拿出一个石臼来，戴在狻猊头上，敲着碌铎，那狻猊就戴了石臼撮把戏^㉓，把平日教熟的那些当当头种树，弄卵入布袋，戴帽子跳圈许多戏法，都撮出来。形容鬼听得铎响，走出来看时，见是狻猊撮把戏，便挖几个看肚兜铜钱来舍他。那叫化子接了钱，又拿出一只金饭碗来讨饭吃。形容鬼道：“你怎么这般无知履足？又不曾教你在这里做，赏你几个死铜钱也够了，还要多谗诅。”叫化子道：“若不是这位官官要看，我已走过多时了。怎说不曾教我做？”牵钻鬼诚恐老子要怪他，便把那叫化子夹背一记，骂道：“你这叫化料语言不一，怎么是我教你做的？”谁知把那叫化子身边冷饭团都打出来，滚在地下，被急屎狗一口吃去了。那叫化子便和身滚在地下，诈死赖活的闹将起来。形容鬼无奈，便喝牵钻鬼赔还他。牵钻鬼只得进去拿饭来做，怎奈是老米饭，捏杀不成团的；只得畚^㉔了一面糊盆硬米糝出来赔他，叫化子道：“我不是吃硬米糝人！须要还我原物来。”

越挽越醉的正在那里话弗明白，只见一个野鬼，背上撮个草包，走得满头大汗的到来，问道：“这里有

个形容鬼，可晓得住在那里？”形容鬼见问，便道：“你从那里来？问他何干？”野鬼道：“我是鬼门关总老爷差来请他的。”形容鬼道：“只我便是。你们老爷又不曾认得我面长面短，请我去做甚么？”那差鬼听得就是形容鬼，便道：“我也不晓得豆油菜油^⑤。总兵老爷有请书在此，相公开看就明白了。”那叫化子见是总兵的朋友，便不敢话长说短，牵着猢猻一溜去了。

形容鬼领这差鬼到了家中，差鬼即向包里取出一封拐书来，递与形容鬼。形容鬼拆开看了，方知这总兵就是他同窗朋友白矐鬼。少时与形容鬼两个，都在乌有先生手里念书，后来都做了鬼秀才，先生荐他在石朝官衙门里吃饭；亏那朝官的力量扶持，他得了一官半职，直做到枉死城城隍。他做官虽是一清如水，只是才具浅促些。那伙提草鞋公人，见本官软弱，便都将嘴骗舌头的来弄怗他。白矐鬼又是软耳朵的，听了他们三人说着九头话，不免弄得没了主意。正是“清官难出猾吏手”。幸亏那城隍奶奶长舌妇，却是十三分奢遮^⑥的；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总瞒不过他。遇着审官司时候，或是在面前背后提调，或竟与白矐鬼排排坐^⑦着，又张夹嘴的断灾断祸。他嘴头子又来得左话左转，右话右转，翻蛆搭舌头的，侪^⑧是他说话分，凭你老奸巨猾，能言舌辩的囚犯，也盘驳不过；他

倒制服得那些强神恶鬼，伏伏腊腊²⁹，一些也弗敢发强。正是官清民乐，快活不过的。

不料那三家村土地饿杀鬼，做了几任贪官，赚了无数铜银子，晓得这枉死城隍是个美缺，走了识宝太师门路，要谋这城隍做。那太师是阎罗王殿下第一个权臣，平日靠托了阎王势，作威作福，卖官鬻爵，无所不为的。他得了饿杀鬼贿赂，恰遇守鬼门关的辣总兵死了，也不管人地相宜不相宜，硬做主张把白馘鬼调了鬼门关总兵，将这城隍缺让与饿杀鬼做了。

可怜白馘鬼是个念书人出身，文绉绉的晓得甚么提兵遣将之事。就是长舌妇虽说奢遮，也不过苗头看得清爽些，又口舌利便，翻转翻仰的会说会话罢了。那行兵摆阵，出锋打仗许多事务，教他怎么得知？无奈是上命差遣，身不由主，只得离了枉死城，来到鬼门关上任。进了对科衙门，看见那些阴兵，一个个拳头大，臂膊粗，强头倔脑的，恐怕管他不下，心里甚是着急。忽然肚肠角落里想起那同窗朋友形容鬼是个正经人，才具也有些，何不请他来做个帮手，凡事也可斟酌而行。算计已定，随即写了一封情³⁰书，差了勾魂使者，一直到打狗湾里来请他。凑巧一寻就着。

形容鬼看了请书，随与醋八姐相商。醋八姐正怕

形容鬼在家要量柴头数米角的管他，巴弗能彀^①出门去了，落得无拘无束，便放杀死的^②撻掇。形容鬼遂留住了差鬼，要与他一同起身。随即置办起行李来，也不过端正几件随身衣裳，一副跌撒铺盖^③。拣个出行日子，教牵钻鬼去寻个挑担鬼来，差鬼便道：“有我在这里，何必再去寻？”形容鬼道：“这里到鬼门关，又不是三脚两步路；百步无轻担的，怎好烦劳你？旁人看了，只道是见人挑担弗吃力。”差鬼笑道：“不过一肩行李，又不是千斤担，这有何妨？”一头说，便将扁担搁上肩头，说道：“相公就此起行罢！”形容鬼只得叮嘱了一番，起身上路。不题。

正是：我本无心图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不知形容鬼去后，醋八姐把这活死人如何看待。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观雌鬼不为吃着两字之语，固知两字之外，别有一桩至要至紧之事也。想其初招刘打鬼时，必以为从此可以朝欢暮乐，靠老终身矣；岂知狼子野心，不惟不奉男不对女敌之古训，反欲打杀老婆触死□起来。到那其间，又不能学好汉之吃拳弗叫痛，不免反客为主，将前半三世同活鬼吃辛吃苦挣起来的现成家当，让他杜做主张销缴干净，无怪乎其肚皮气膨也。至于形容鬼之穷人大肚皮，醋八姐之见钱

眼开，牵钻鬼之损人不利己，俱属世间常事，何足怪哉？

校注：

- ①入舍——入赘。
- ②吃白酒——吃酒食不出钱。
- ③搭陶搭队——成群结伙。
- ④落——掉。
- ⑤发极——起急，发脾气。
- ⑥活路铜钱——指经常的收主，也指额外的收入或随时可取用的钱。
- ⑦触千捣万——旧时对妓女或生活糜烂的妇女的诅咒语。
- ⑧三不常——时常。
- ⑨睃——探望。
- ⑩因个头来答个脑——指敷衍应答。
- ⑪带只眼睛——顺便留意，留心照顾。
- ⑫擗——丢，扔。
- ⑬推出手——把事情推掉不管。
- ⑭掉弗落——心里放不下。
- ⑮四直六直——直挺挺的样子。
- ⑯死割绝——死透了，完全彻底地死了。
- ⑰凹面峭嘴——指脸孔中部凹陷下去，而嘴则突起。
- ⑱促掐——刻薄，爱使坏点子捉弄人。
- ⑲狗□字——对文字的鄙称。
- ⑳三不时——经常，时常。
- ㉑擗——背负，肩负。
- ㉒青肚皮糊狮——苏沪方言中骂人的话，指健忘的人。

- ⑳撮把戏——耍把戏,表演杂技。
- ㉑畚——用簸箕或其他容器盛物。
- ㉒不晓得豆油菜油——意思是全无所知。
- ㉓奢遮——聪明能干。
- ㉔排排坐——并排坐在一起。
- ㉕侪——都,全。
- ㉖伏伏腊腊——服服贴贴,驯服。
- ㉗情——当为请字之误。
- ㉘巴弗能彀——巴不得。
- ㉙放杀死——拼命,极力。
- ㉚跌撒铺盖——形容人衣服臃肿、身材矮胖或物体捆扎不紧。

第六回 活死人讨饭遇仙人 臭花娘^①烧香逢色鬼

词曰：富贵荣华都是命；运未通时，步步逢坑阱；满腹诗书谁肯敬？出门到处无投奔。只有神仙明似镜；壶内灵丹，偏向穷人赠；指引前途无蹭蹬，夫妻邂逅真侥幸。

右调《凤栖梧》。

话说活死人自从出娘肚皮，兜在尿布角里，爷娘就把他像宝贝夜明珠一般看承^②，捧在手心里，还恐被□骚风器了去。后来骚老子死过，骚娘招了刘打鬼来家，搅完了家当，弄到水落石出的地步，还穷汉养娇儿的大声不舍得搵他。及至雌鬼死了，娘舅领他到了外婆家，的替^③他上学攻书；虽不免受娘妗^④的鹞默气，那娘舅到底是个大靠背，尚不致吃尽大亏，得一日过一日的也罢了。因梦头里弗曾想着那白馘鬼无是无非，把他的好娘舅请了去，便不免晦气星钻进了屁眼。

那醋八姐自从形容鬼起身之后，就禁止他不许去念书，住在家里，半像奴奴半像郎的教他提水淘米，揩台抹凳，扫场刮地，差得头团栾^⑤。活死人苦恼子，真是吃他一碗，凭他使唤，敢怒而不敢言。还亏他

心里明白，鉴貌辨色，样样都拿搭得来，不到得失枝脱节。醋八姐还不肯放松他，时常萝卜弗当小菜的把他要打要骂。后来一发号粥号饭^⑥起来，遂不免一顿饱一顿饿的半饥半饱过日子。

一日，那醋八姐忽然想吃起蛤蚌炒螺蛳来，买了些螺蛳蚌蚬，自己上灶，却教活死人烧火，活死人来到灶前，看时，尽是一些落水稻柴，便道：“这般稀秃湿^⑦的柴，那里烧得着？”醋八姐骂道：“热灶那怕湿柴烧弗着！难道就罢了不成！”活死人没法，只得攫^⑧好乱柴把，吹着阴火，向冷灶里推一把进去，巴得镬肚底^⑨热。谁知凭你挑拨弄火，只是烟出火弗着。佢上去吹，又碰了一鼻头灰。煨了半日，倒灌得烟弗出屋，眼睛都开弗开。醋八姐大怒，拿起一根有眼木头来夹头夹脑的就打。活死人夺住棒槌，与他分辩。牵钻鬼听见跑来，帮了娘把他捉住板凳上。活死人气力又小，双拳弗抵四手的，那里挣得脱，不免赤骨肋^⑩受棒，被他们排头排脚的打了一顿。那时肚里虽然怨天恨地，也洒不出甚么小牛屎，只好忍气吞声的罢了。

隔了一日，醋八姐处分道：“你昨日嫌道柴湿，快到山里去斫些黄金狗屎草归来，好烧饭吃。”活死我不敢与拗^⑪，只得拿了一把班门弄斧，走出门去。行

不多路，劈面撞着了一个同学堂念书的，叫做串熟鬼。那串熟鬼见了活死人，千句弗说，万句弗说，说道：“你赖学也赖得有方有寸！怎么鹞子断着纬，许久弗进学堂门？却倒在此做斫柴□，是何道理？”活死人正在有苦无话处，便一五一十从头撒尾的告诉他。那串熟鬼平日念书虽是质钝，别样事情却都玲珑剔透，倒有三分鬼画策的；听了活死人告诉，一肚皮抱气弗平，便道：“据你这等说来，还要住在他家做甚么？”活死人道：“教我又无去处，不住他家却住那里去？”串熟鬼道：“你自己脚生肚皮底下，难道不会翻脚底的么？”活死人道：“我又从未出门，人生路弗熟的跑到那里去？又没有吃饭本领。手无半文的逃出去，岂不要十□^⑩饿杀九□半。”串熟鬼大笑道：“你枉苦聪明一世，如何倒蒙懂一时起来？老话头：路出嘴边。你既识了三文两字，一肚皮春秋的，凭你天涯海角，那里不弄口闲饭吃了。就要白相盘缠，也不是天大难事。我指引你一条活路：那三家村里的鬼庙，是你老官人一人之力造成功的；你是他那里大施主。况这怕□和尚，近来已经富足有余。何不去向他借些盘缠或是到鬼门关去寻着好娘舅，或到别处谋衣谋食，俱可安身立命。何必住在他家，受他们的喉头气？”活死人听了，如梦初觉，便道：“真是好说话，依你便了。”遂

与串熟鬼作别，行到山脚根头，坐在一块狗头黄石上，想那串熟鬼的说话，越想越有滋味。忽又转念道：“倘我斫了草回去，再若嫌好道歉^⑬，岂不又要受他们的□踢？何不就此起身，岂不干净相？”主意定了，便将斧头丢在草中，取路望三家村去了。

家里醋八姐在家中，等这活死人斫草归来，却似痴狗望着羊卵脬，那里有个影响？直到乌星暗没，也没个鬼脚指头戳来。到了次日上半日昼，还不见归，只得教牵钻鬼去寻。牵钻鬼搭了几个野鬼，同到山里，寻来寻去，忽寻着了那把斧头。牵钻鬼认得是自家的，便道：“他若是跟人逃走，这斧头一定随身行令带了去。今斧头在此，单不见了人，莫非被甚豺狼虎豹吃去了。”牵钻鬼也不过是无稽之谈，话扯话。不料数内有一个叫做三见鬼，便附会其说，道：“不差，不差；近日这山里，闻得出了一只死老虎，遇有单板头人^⑭经过，他就一个虎跳衔去吃了。你这表兄弟，一定也被他吞在颈骨里是无疑的了。”牵钻鬼听说，害怕起来，慌忙跑回家中，又添些枝叶，说得凿凿有据；便就措笑当认真，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飞飞扬扬，都说这活死人被老虎吃了。牵钻鬼便写了一封平安家信，寄与形容鬼，只说这活死人自己筋丝无力，倒想山里去打死老虎，却被老虎吃去了。形容鬼得知，甚

是可惜。不题。

且说活死人在山里起身，望三家村行来。到得鬼庙里，见了怕□和尚，告其缘故，恳他借些盘缠。孰知那些出家不认俗的朋士^⑮友，虽则一代人物，却不肯一代只管一代，一般的想钻在铜钱眼里，把那十方施主，比吃孙子胜三分，吃杀弗还答，尚嫌吃得弗爽利，怎肯反做出钱施主？听得要向他借钱，便面孔掇了老宅基上去^⑯，把那些骷颅头几乎掼^⑰落，就道：“没有没有；你是个逃走客，捉转来要打一百的，不要在此带累我乡邻吃麦粥^⑱”。便将活死人扯住背皮，耸出庙门，关了门进去。

那时活死人弄得来得去不得，心里好不着急。思前算后，没个道路。肚里又饥又渴，只得算计道：“三百六十行中，只有那叫化子是个无本钱生意。人说‘叫化三年，做官无心相^⑲，’想那叫化行业，也必有几桩妙处。只是做那一样好？若做摇铜铃叫化子^⑳，又没处去掩耳盗铃。若做弄蛇叫化子，那里去寻这条踏弗杀地扁蛇？只有平日念熟的许多文字，却倒一字不忘，何不就做了念文字叫化子，到底斯文一脉。”算计已定，便走到一个大人家去，发起利市^㉑来。果然人见他少年清秀，念的文字琅琅有声，便把粥饭舍与他吃。他就吃着湿个^㉒袋着干个，倒弄得吃只兜弗

尽。正是吃着滋味，卖尽田地；便也不愧不怍，各处去做这走江湖生意了。

一日，来到一个村坊去处。正要进村，忽然篱笆里钻出一只撩酸齏狗来，嗥嗥的乱咬。那村里众狗听得，便跑来一大群来；却是些护儿狗，急屎狗，龇齿狗，壮敦狗，尿臊狗，落坑狗，四眼狗，扑嘴狗，馋人狗，攀弓狗，看淘箩狗，猱狮狗，小西狗，哈巴狗，瘦猎狗，木狗，草狗，走狗，新开眼大狗，大尾巴狗，都望着活死人窜上窜落乱咬将来。活死人吓得魂胆俱消，跑又跑弗落，赶又赶弗开，急得少个地孔钻钻。亏杀后头又跑上一个缠杀老道士来，看见活死人弄得走头无路，便向身边拿出一张鬼画符来，向众狗一扬，那些狗就绝气无声，尽都摇头豁尾巴四散的去。

活死人看这道士时，戴一顶缠头巾，生一副吊蓬面孔，两只胡椒眼，一嘴仙人黄牙须^②，腰里绉纱搭膊上，挂几个依样画葫芦。那道士看着活死人笑道：“你既受不得娘姘的气，如何听了串熟鬼撺掇，直跑到恶狗村里来受狗的气？若非我将护身符赶散，你只好贼吃狗咬暗闷苦，向谁话账？”活死人见他仙风道骨，又事事前知，谅必是个异人，便道：“师父从哪里来？怎就晓得我的行事？”道士道：“我便是蟹壳里仙人，不论过去未来的事，都能未卜先知的。今日偶然出来卖

老虫^②药，在此经过。”活死人道：“不知你葫芦里卖啥药？可是仙丹么？”道士便把葫芦解下来，指着道：“这是益智仁，吃了使人聪明的。这是大力子，使人有气力的。这是辟谷丸，使人不饿的。”活死人听说不饿，便道：“吃一丸可过得一日么？”道士道：“你真也浅见薄识！我这药是不容四眼见合起来的，吃一丸，便可过得七七四十九日，怎说一日？”活死人想道：“这真是仙丹了。可惜没有身边钱；不然买他七八丸，便可过得年把了，岂不省得号肠拍肚的念那文字。”道士见活死人沉吟不语，有羡慕之色，便道：“我看你将来有些好处，不如与你结个缘罢。”遂将那辟谷丸连葫芦递与活死人道：“送你。拿去放在身边，慢慢的充饥便了。”随又倒出几粒大力子来，道：“有心做个春风人情^③，也送些与你。”活死人接来，推在嘴里，果然入口而化。才过着三寸喉头管，那精神气力，便陡然充足起来；犹如脱胎换骨，霎时间已觉身强力壮。心中大喜。道士又去倒那益智仁，活死人止住道：“这倒不消。我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怎么？”道士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矣’‘焉’‘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工

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只得也接来吃了。道士又道：“你这讨饭生意，弗是人账²⁶所为，快些改了行业。”活死人道：“虽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着衣裳，我却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百无一能，教我去做甚么？望师父指引一条生路。”道士道：“为人在世须要烈烈轰轰，干一番事业；岂可猥鄙蠖缩，做那苟延残喘的勾当？我有一个道友，叫做鬼谷先生，他有将无做有的本领，偷天换日的手段，真是文武全才。你去寻着他，学成了大本事，将来封侯拜相，都在里头。”说罢，化阵人来风，就不见了。

活死人方信他是真正神仙。寻思道：“仙人的好说话，岂可不听？只不曾问得这先生住在那里，海阔天遥的，却从何处去寻？”又想道：“既叫做鬼谷先生，谅必住在鬼谷里。”便一路随脚倘²⁷的问将去，并没有人认得。寻了多时，有如海底捞针，那里去捞摸？

一日，来到一个鬼庙前，便信步走入去看看，却是个脱空祖师庙，那里塑得披头散发，赤脚踏倒²⁸的坐在上面；脚跟头哺²⁹一个开眼乌龟，乌龟身上盘条烂死蛇。看了一回，正要再入去，只见一个痴道婆跑来，拦住了不容他进去。活死人道：“庙梁寺观，是十

方所在，普天世下人公同出入的，你怎禁止得？我偏要进去！”那道婆抵死不肯，活死人不觉大怒，把他扯在一边，望内便跑。忽听得一间屋里，有女子在内喊“救命！”活死人心疑，便把门一脚踢开，走入去看时，只见一个熬小脚师姑，掀翻一个十几岁如花似玉的黄头毛细娘；一个男子，正在硬解他的单叉裤；那细娘不肯，故此极声出的乱喊。

活死人见了大怒，道：“清平世界，怎做这等没天理事？难道无王法的么？”那男子并无怕惧，反喝道：“我公子在此陶情作乐，你是甚么野鬼，敢来闲多管！”活死人便知他是个仗官托势的花花公子了；自思人微权轻，鸡子不是搭石子斗的，须说大话去罩他，或者吓退，也未可知；便也喝道：“我老子直做到阁老，我尚不敢这等胡为。你是什痴公子，辄敢这般无法无天？”那男子听说，只道真是甘蔗丞相的儿子，吓得心惊胆战，□出脚望外逃了去。

你道这男子是谁，师姑为甚帮他？原来这男子叫做色鬼，他老子轻脚鬼，曾做过独脚布政，退归林下。家里翻转屋来座银子，坑缸板都是金子打的，真是富贵双全。单生这色鬼是个老来子，自小纵容惯了，才交十几岁，就到外边吃花酒，偷婆娘，无所不为。后来结识了这庙里师姑，替他做牵头，遇有烧香娘娘到

来，便留进私房，用些甜言蜜语诱引他上当。孰知那些女眷家，只为想吃野食³⁰，所以要出来烧香念佛；忽有个精胖小伙子来做他口里食，真是矮子爬楼梯，巴弗能彀的，自然一拍一吻缝³¹。偶然千中拣一，有个把缩羞怕脸弗肯的，便捉住了硬做。那女眷吃了亏，只得打落牙齿望肚里咽，再也不敢响起，就使老公得知，一则怕他有财有势，二则家丑不可外扬，只好隐忍过了。所以这色鬼天弗怕，地弗怕，任意胡做。今日见了这等标致细娘，真是目所未睹，酥麻了半边；不料食已到口，被活死人吵散了。那师姑跪在地下，只顾磕头如捣蒜。活死人见这细娘，眼泪汪汪的低了头，默默无言，便道：“小姐快些回去罢。再若担³²搁，只恐又生别情。”那细娘只得跟了活死人，走出庙门。

正是：双手擘开生死路，两人跑出是非门。不知这细娘是谁家的倒箱囚³³，独自一个到这庙里来所干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活死人正当怨气弗穿时候，忽闻串熟鬼一派鬼画策，不觉心悦诚服，信受奉行，殊不料怕□和尚之如此势利也，迨于进退两难之际，无路恳求，直算到做讨饭生意，真可谓穷思极想矣；然尚自道斯文一脉，靠着咬文嚼字，巴望人随缘乐助。岂

期闯入恶狗村中，又遭狗之不识斯文，只认做劣及^⑳人，齐声共气来下食他哉？此时任有锦心绣肠，亦无所施其伎俩，免不得走投无路矣。幸亏仙人搭救，教以改辕易辙，寻师学艺，得于无意之间夫妻相遇，岂非时来福凑耶？

校注：

①臭花娘——一种野菜，花有臭味，易粘在衣服上，学名窃衣。喻指生活作风不正派，乱搞男女关系的人。

②看承——看待。

③的替——供养，接济。

④娘姘——舅母。

⑤头团栾——晕头转向，昏头昏脑。

⑥号粥号饭——规定吃的数量。号有限定的意思。

⑦稀秃湿——湿透，极湿。

⑧攲——拗转并挽住。

⑨镬肚底——锅底。

⑩赤骨肋——赤膊。

⑪与拗——违拗。

⑫□——当为段之误。

⑬嫌好道歉——挑剔，苛求。

⑭单板头人——寡妇。

⑮士——疑赘。

⑯面孔掇了老宅基上去——生气，露出不愉快的脸色。

⑰擻——摇，摇晃。

⑱带累乡邻吃麦粥——意指连累旁人一起倒霉。

- ⑭心相——心思,兴致。
- ⑮摇铜铃叫化子——即哑叫化子。
- ⑯发利市——说吉利话,讨吉利。
- ⑰个——的。
- ⑱牙须——胡须。
- ⑲老虫——老鼠。
- ⑳春风人情——必有回赠的人情。
- ㉑人账——人。
- ㉒随脚倘——信步。倘,应作淌。
- ㉓赤脚跋倒——光着脚丫。
- ㉔哺——匍伏。
- ㉕吃野食——指找外遇。
- ㉖吻缝——闭合紧密。
- ㉗担——耽。
- ㉘倒箱囡——最小的女儿。
- ㉙劣及——脾气古怪,性子执拗。

第七回 骚师姑痴心帮色鬼 活死人结发聘花娘

词曰：才子佳人，大家都有风流器；一般情意，靦^①面已相契。凑趣双亲，许把婚姻缔；私心喜，青丝交递，权当赤绳系。

右调《南浦月》。

话说阴山脚下，温柔乡里，有一鬼叫做臭鬼，是个清白良民，靠着祖上传留的田房屋产过日子，家婆是赶丧大人^②的女儿，叫做赶茶娘。夫妻两个，单生一个女儿，因讨那先开花后结子的讖语，取名花娘。

那臭鬼起初也曾读过书，思量要入学，中举人，发科发甲的；无奈命运弗通，放屁文章总不中那试官的驴□眼^③；考来考去，依然是个一等白身人。他就意懒心灰，遂把那章书卷起，收拾些老本钱，合个起家伙计，办了许多出手货，门市货，清水货，塞嘴货，赔钱货，冷热货，一门货，乱头货，开口货，寒贱货，各处冲州撞府去做那说话贩子；虽不能一本万利，却也不减对合利钱。臭鬼做着了好生意，财来财去的觉手头活动；在外吃好着好，到处可以游山玩水，比那穷念书人，反有天壤之隔。过了一年半载，转转家乡，留些银钱安了家，又出去了，习以为常。

赶茶娘同着臭花娘住在家里关门吃饭，或是做些针黹，或是赶些营生；再不然，看看闲者^④。一个大肚痴□，出外上街买市；一个骚丫头，在家烧茶煮饭。真是无忧无虑，适意不过的。

不知不觉，那臭花娘已有十几岁，生得瓜子脸，篾条身，弯眉细眼，冰肌玉骨，说不尽的标致，抑且聪明伶俐，凡事道头知尾。不拘描龙绣凤，件件皆精；琴棋书画，般般都会。夫妻爱若珍宝，务要寻个才貌双全，出类拔萃的女婿大官人来配他，因此尚未攀亲做事。

谁料那赶茶娘不知犯了甚么年灾月晦，忽然生起馋獠^⑤病来，见了吃食物事就眼黄珠腾腾的：不拘团饵，塔饼，鱼肉，小菜，像饿老鹰一般，擒住了狼飡虎咽；也不顾甚么甜酸苦辣，多则多光，光则少光；无得吃了，便馋唾汨汨咽的□肠食落^⑥，肚里绞转来弗受用。只得日日买鱼买肉，蒸糕裹馒头^⑦的弄来吃下去。却又并不曾长一块肉在那里，反弄得面黄肌瘦，筋丝无力，吃子困，困子吃，终日半眠半坐。臭花娘见他一日弗如一日，淹黄潦倒的只管想死下来——臭鬼又杳无音信，不见回家——心里好生着急，便立愿吃几年猫儿三官素，朝晨夜晚，求天拜地，替娘忏悔。

赶茶娘见他如此，便道：“你望空许神许鬼，济得

甚事？除非到脱空祖师庙里去替我烧炷回头香，求他佛天保佑，或者有些效验。”臭花娘道：“细娘家出头露面，穿寺烧香，只恐外观不雅。”赶茶娘道：“多少千金小姐，又不曾生病落痛^⑧，一样入在三官社里；闻知那里有甚撑撒佛会，就八只脚跑弗及，也不怕男女混杂，挨肩擦背的不拘那里都赶了去。你今替娘烧香，是一团正经，况又下师姑堂，有甚不雅？”

臭花娘只得端正起香烛纸马来。无如那个痴□，已于半月前偷了些衣裳头脑^⑨，逃走得不知去向。骚丫头又要担汤搥^⑩水，服侍赶茶娘，不能随去。还亏少时臭鬼曾领他到过这庙里几次，想起脚路来还依稀约酌^⑪有些认得，只得自己拿了香烛，一步步望庙里行去。路虽不远，早已跑得口干舌燥。

到了庙里，那痴道婆便替他点上香烛。臭花娘双膝慢头^⑫跪在地下，祝告了一番。磕了头起来，便有一个后生^⑬师姑，向前来浪搭^⑭；那张牢□嘴，就像捋舌喇哥一般，“小姐长”，“小姐短”，留他进去吃清茶。臭花娘正有些口渴，便也不甚推辞。师姑便挽了他手，引进房中。恰才坐定，只见师姑床上账子里钻一个眼光忒忒的大头魔子来。臭花娘吃了一惊，忙起身想跑，早被师姑关上房门拦住。那魔子不问情由，向前搂住了他便来亲嘴摸奶奶。臭花娘吓得魂不附体，

尽命把他咬挨摘打。那魔子也不发怒，狗獾了面孔，只管低头下气的求他。师姑又在旁边花言巧语的相劝。那臭花娘恨穷发极，便把他一记反抄耳光。师姑大怒道：“嗔拳不打笑面。我好意劝你，怎倒这等不受人抬举！”便扎上手帮这魔子，把他扛头扛脚拖到床上掀翻了。那魔子便来扯他裤子。臭花娘那时少个地孔钻钻，叫爷娘弗应的，只得杀猪一般喊起“救命”来。恰被活死人听见，打门进来救了他，领出庙门，犹如死里逃生，千恩万谢的感激不了。

活死人是个无卵毛后生，正在干狗屎发松时候，见了这般千娇百媚的标致大姐，教他如何不爱？便眉花眼笑的盘问他姓名，里居，年纪，月生^⑤，要送他回去。臭花娘见他美如冠玉，风流潇洒的，心里也十分爱慕，巴不得要他送上大门，便也笑迷迷的把姓名籍贯告诉他。大家一路同行，你问我答的颇不寂寞。到了家中，活死人自向客位里坐地。臭花娘走进房中，正见赶茶娘坐在床沿上吃死鳖肉，便上前哭哭笑笑告诉到庙里如此长，如彼短，幸亏得活死人来做了天救星，又承他直护送到家里，真是莫大之恩。赶茶娘听说，便教臭花娘扶傍出来，与活死人相见了，千谢万话噪的感激不尽。

正在讲话，恰好臭鬼那日归家。走进门来，忽见

赶茶娘骨瘦如柴，陪着一个美秀而文的行当小伙子坐着说话，臭花娘也在傍边听讲唇^⑯。满肚疑心疑惑，摸弗着头路起来，便问道：“你怎么弄得这等人弗像人鬼弗像鬼的？此位却是何人？”赶茶娘便将自己如何生了怪症，臭花娘如何去烧财香，活死人如何救苦救难，细细告诉一遍。臭鬼听得，把舌头拖到尺二长，说道：“亏你吃了大胆药，就差个黄花闺女到这等所在去，怎不惹出事来！”原来臭鬼老早晓得这色鬼在庙里的所作所为，若臭花娘跑去，真是羊落虎口，少不得被他们对准肚脐通肠教当一番；今得完名全节，好好回来，岂不是天大造化？忙向活死人谢道：“若非官人搭救，小女定遭一劫，真是他重生父母了。”活死人道：“路见不平，自当拔刀相助。这是令爱的大福气，天差地遣教我进去做个解神星，怎敢当这般称谢！”臭鬼又问起他家世来。活死人不好说出自己地头脚根^⑰，便扯个瞒天大谎，只说“老子也曾做官做府，不幸早死早灭了。自己原也在家读书，只因遇着蟹壳里仙人，说我将来还要飞黄腾达，只是做那寻章摘句的书讹头，却终无了局，遂送我一葫芦仙丹，劝我去寻鬼谷先生，学成好本事，方才有用。因不曾问得那先生的好住场，只得各处瞎寻，不期而会遇着令爱。”一派鬼话，说得臭鬼愈加钦敬。

那臭花娘已去把家常便饭端正，一总和盘托出。活死人看时，却是五簋一汤：一样是笋敲肉，一样是乌龟炒老虫，一样是白土鲂，一样是乡下乌壮蟹，一样是醋腌来吃的鹤脚上肉，一碗飞来虾圆汤，收拾的甚是精致。臭鬼便教花娘也不必回避，一同吃个合家欢乐，便大家四出跳坐定。

活死人自从吃了辟谷丸，还不觉饿，不过略吮滋味，逐样尝尝罢了。那赶茶娘就像苍蝇见了热血一般，两个肩头扛张嘴，吃一箝二看三的“抢得快，是强梁。”活死人见他口头这等馋法，心里想道：“看他如此贪吃懒做，真像有磨子在肚里牵的一般。若把辟谷丸吃下去，料想止得定的。”便向葫芦里倒出一丸来，递与他道：“这便是仙人送的仙丹，谅必百病消除的。既有贵恙，何不吃一丸试试看？”赶茶娘便接来吃下，真是有些仙气，霎时间便膨脝气胀的饱筋长起来，就放下箝吃不下了。臭鬼大喜，忙向活死人谢了又谢。

大家欢呼畅软^⑧，吃到半桌里，臭鬼已有些酒意，便向赶茶娘道：“我们一心计路要寻个像心像意的女婿，直至如今不曾寻着。此住官官，有这般才貌，你们娘两个，又都受过他好处。吾欲将女儿与他攀亲做事，你道如何？”赶茶娘道：“我也蓄心已久”，便看着活死人道：“不知官官意下何如？”活死人假意辞

道：“令爱天姿国色只宜配王孙公子。若与我这拣出乡下人相配，岂不是唐突西施。还宜另择门当户对的为是。”臭鬼道：“不必太谦。若论那些膏粱子弟，大半只晓得吃食，打雄^{①9}，屙屎，困觉，鲜衣华帽的摆摆空架子罢了。就有几个真才实学，也怎及得官官这般才貌双全，又与小女年相若，齿相等：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不必推三阻四。”臭花娘初听得爷娘说话，心里暗喜；忽见活死人半推半就，甚是着急，连忙丢个眼风。活死人觉着他意思，又见臭鬼这般说陈^{②0}，便答道：“既蒙错爱，不敢固辞，容日央媒说合便了。”臭鬼趁着酒高兴，说道：“一言为定。那些繁文礼节，讲他什么！只消留一件表记与小女，便媒人了。”活死人听得要他表记，自思身边一无所有，光身体滑的，把什么与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向头上拔下一把发来，说道：“百年大事，把那身外之物作信，反觉轻褻了。书上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以此为信，虽无媒妁之言，也可算得父母之命了。”臭鬼大喜道：“这个聘礼，倒也脱俗，真可称结发夫妻了。”连忙接来递与臭花娘，教他拔些下来，做个回敬。臭花娘红着鬼脸，不好意思。赶茶娘笑道：“礼无不答。这是正经事务，又不是私订终身。一毛不拔，成何体统？”便伸手向他捋头毛凑耳朵的拔了几根，递与活死人收

着；又吃了几杯喜酒，方才散席。便留活死人住下。

到了次日，臭鬼因离家日久，不免到外面张亲眷，望朋友，应酬世故。活死人住在家中，与他娘两个闲话白嚼蛆^②，堆堆坐，堆堆讲，也没甚厌时。真是逢着好处便安身，把那寻先生肚肠丢在九霄云里去了。

住过半个十日，还不想着起身。一夜困在床上，正想那日间与臭花娘眉来眼去，交头接耳许多情景，只见蟹壳里仙人走来说道：“我一片婆心超度你，却如何这般躲头避懒，今日之下，还在此处好困得紧？岂不闻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如此贪自在，怎么成得人？快些去罢！”活死人忙拉住他衣袖管，要问他先生住处，却被一只三脚猫衔住一个死老虫，跳在踏床板^③上一声响，把他惊醒，原来是一个春梦；手里摸着片席角，并不是甚么衣袖管。撑开眼皮看时，早已大天白亮。慌忙起来，走入里面，见他一家门^④尚未起身，便在房门外冷板凳上坐下，肚里胡思乱想：欲要辞去，又牵心挂肚肠的掉不落臭花娘；欲要不去，又恐悞了自己前程万里。正是眼泪撒撒落，两头掉弗落；想来想去，没个决断。

只见臭花娘开出门来，见他无聊无赖的坐在门口，便笑嘻嘻问道：“今日怎起这般早身，可是怕日头晒肚皮么？”活死人便将梦见蟹壳里仙人及自己决断

不下的缘故告诉他。臭花娘正色道：“仙人的仙仙说话，岂可不听？你我终身已定，后会有期。若要同衾共枕，须待花烛之夜。你今就年头住到年尾巴，也巴不出甚么好处，枉苦废时失事；不可错认了定盘星。”活死人不觉爽然自失，道：“小姐金口玉言，教我怎敢不依头顺脑。”说了一回，那臭鬼老夫妻两个都已起身。活死人便把做梦的话，述与他听，告辞要去。臭鬼道：“既是仙人劝驾，不敢强留。”便教收拾起物事来，饯行起身。

正是：必需学成文武艺，方能货与帝王家。不知活死人此去，几时寻着鬼谷先生。且听下回。

缠夹二先生曰：赶茶娘只道师姑为女子所做，既然修行念佛，自当谨守清规；故放心托胆，打发女儿去。岂知他佛门广大，常为和尚出入之所乎。臭花娘虽知出头露面，外观不雅，无如细娘家说话弗当，反被娘数说一番，只得奉命而行；亦不料有人要来亲嘴摸奶奶也。那时双拳弗捏^①四手，正当叫爷娘弗应之时，忽得活死人来吵散，送上大门；虽然素昧平生，早已两心相照。男贪女爱，恋恋不舍。而又恰得好爹好娘，与他玉成其事，真乃天从人愿也。

校注：

① 觊——相见。

②赶丧大人——大出殡时的开路神。喻指盲无目的东跑西颠的人。

③驴□眼——瞎眼，没有眼力。

④者——疑为书之误。

⑤馋獠——嘴馋。

⑥□肠食落——形容饿得心理难受。

⑦馒头——即北方的包子。

⑧生病落痛——患有病痛。

⑨头脑——零星杂物。

⑩捱——担运。

⑪约酌——大约。

⑫膝馒头——膝盖。

⑬后生——年轻。

⑭浪搭——搭腔，没话找话说。

⑮月生——出生的月份和日子。

⑯讲唇——说话。

⑰地头脚跟——地址，住址。

⑱软——当为饮字之误。

⑲打雄——交配。

⑳说陈——说法。

㉑白嚼蛆——随便讲些无关紧要的话，随口胡说。

㉒踏床板——也称踏板，旧式床前供上下床踏脚的有腿长木板，有点像长而宽的矮凳。

㉓一家门——全家，合家。

㉔捏——抵，抵当。

第八回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①黑夜打鬼

词曰：真堪爱，如花似玉风流态。风流态，眠思梦想，音容如在。东邻国色焉能赛？桃僵偏把李来代。李来代，冤家路窄，登时遭害！

右调《玉交枝》。

话说活死人好好住在臭鬼害里，与臭花娘朝夕相对，或是做首歪诗，或是着盘臭棋，有话有商量的好不快活。无端困梦头里^②被蟹壳里仙人驳一番，又听了臭花娘一派正言厉色，说得他卵子推冰缸里，冷了下半□^③，只得告别起身。

及至跑出大门，又茫茫无定见的，不知向那里去好。姑且拣着活路头上信步行将去，遇着过来人，便问鬼谷先生的来踪去迹，并没一个知道。寻了好几时，无头无绪的，不免意懒心灰，肚里想道：“这蟹壳里仙人既是一团好意，也该说明个场化^④，却如何弗出麸皮弗出面的，教我朝踏露水夜踏霜，东奔西走去瞎寻。这等无影无踪，不知寻到何日是了！”

正在自言自语的抱怨，忽然昏天黑地起起乌云陈头来，活死人着忙道：“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若落起骑月雨来，却那里去躲？”四面一望，只见斜射

路^⑤里有个乌丛丛田头宅基，便飞奔狼烟^⑥的跑上前去。到得门口，却又关紧在那里，不好去敲门打户，就在步檐^⑦底下暂躲。幸喜出头椽子甚长，不致漉湿身上。谁知阵头大，雨点小，霎时雨散云收，依旧现出黄胖日头来。

正想走路，只听得呀的一声响，两扇真宝门大开，跑出一个腰细肩胛阔的精胖后生来，看见活死人，立在门口便喝，问道：“你是甚么野鬼？莫不是倒麦糶贼，在此看脚落？”活死人怪他出口伤人，便道：“你怎眼眼^⑧弗生，人头弗认得，就这般出言无状，是何道理？”那后生大怒道：“你怎敢回唇答嘴？”便赶上赶落要打活死人。活死人是吃过大力子的，那气力无倒数在身乡子里，见他这般大势头，便先下手为强，将他拚心一记，恰正打在拳窠里。那后生自道武艺子高强，欺这活死人细皮白肉文绉绉的，把他吃得下肚；不防他捉冷刺一记，便立脚弗住，一个鹞子翻身，仰缸跌转来。连忙爬起，脚头弗曾立定，又被活死人一掀一个臀塌桩，又坐倒了。料想斗垒弗过，只得问道：“你到底那里来的恶鬼？怎敢上门欺人？”活死人道：“我只为寻个先生，偶然在此借步檐躲雨。你怎一面弗相识，就冤我做贼？可知道贼难冤，屎难吃么？”后生道：“你先生是谁？却到这里来寻。”活死人道：

“我寻的是鬼谷先生。”后生哈哈大笑道：“你怎向真人面前说起假话来？那先生的学生子，连我只得四个，何来你这募生人？”活死人见说，忙问道：“你既是他学生子，先生却在何处？”后生道：“你须赔了我弗是，方说与你听。”活死人只得唱个撒网喏，求他指引。后生道：“他住在黑甜乡，离这里路虽有限，但尽是百脚路；熟事人^⑨跑惯的，有时不小心还要走到牛尖角里去，弄得拔身弗转，何况你人生路弗熟，那里摸得到？倒不如草榻我家，明日与我一同走罢。”活死人谢道：“如此足感盛情，只是打搅不当。”后生道：“不打不成相识。既已打过，就是相识了。何必客气？”便把活死人让进家里，大家通名道姓。

原来这后生叫做冒失鬼。老子也是个宿读头财主^⑩，早已死过，留下大家大当与他掌管。他又不晓得做人家世事，一味里粗心浮气，结交一班游手好闲的朋友，日日出去擎鹰放鹞的寻开心；又自恃身长力大，可以弗吃眼前亏，到处惊鸡闹狗的闯事。娘也管他不下。

一日，同着数鬼擎了齿尾巴老鹰，牵着瘦猎狗，搵枪使棒的来到黑甜乡里。看见路傍有几棵截弗倒大树，一只抄急兔子，正在树脚根头吃那离乡草。冒失鬼道：“兔子弗吃窠边草的；这只兔子如何倒在窠

边吃草？”便把老鹰放去。真是见兔放鹰，犹得瓮中捉鳖，手到擒来。捉了兔子，正想要跑，忽抬头凶大树大丫叉里，一只老鸟在上面褪毛^①，忙又将鹰放起。那老鸟是翅扇毛^②通透的，看见鹰来，便一倘翅飞上天顶心^③里去了。那老鹰活食弗吃吃起死食来，并不去追老鸟，反飞入鬼谷先生家里，把一只斜撒雄鸡抓住。被鬼谷先生的学生子地里鬼看见，如飞上来，一把捉牵，拿根荜糠搓绳缚了，缆在一个狗肉架子上。冒失鬼追到看见，大怒道：“怎敢把我的北鸟弄坏？”拔出拳头要打地里鬼。地里鬼自恃名师传授，法则多端，怎肯相让？也就跷拳捋臂^④的迎他。两个一拳来，一脚去，打起死帐来。

鬼谷先生跑来看见，喝住地里鬼。这冒失鬼弗识起倒，便上起鬼谷先生船来，被鬼谷先生使个定身法，弄得他四手如瘫，有力无用处。又见地里鬼口口声声叫他“先生”，忽然心内寻思道：“闻说鬼谷先生近来住在黑甜乡里，不要就是他？”便问道：“你有这般真本事，莫非就是甚么鬼谷先生么？”鬼谷先生道：“既知我名，怎敢到来放肆？”冒失鬼道：“不消说，千差万差，总算我差。你放了我，我情愿拜你为师。”鬼谷先生道：“既肯改恶从善，也不与你一般样见识。”便使个解法放了他。冒失鬼忽然手脚活动，不觉大

喜，便跪下磕个头，道：“我就此拜了先生罢。”鬼谷先生见他爽利，又晓得尊师重傅，是个有出息的，心里也喜；问了姓名籍贯，说道：“要学本领，也不是一凑谢师的。还当回家说知，方好到来习练。”冒失鬼道：“先生说的是。”便告辞出门，寻着众鬼，一径回家，对娘说知。他娘甚喜欢，便端正一肩行李，拣个入学日脚，来到鬼谷先生家住下。

过了几日，又有大排场来的兄弟两个：那兄叫做摸壁鬼，令弟叫做摸索鬼，也是慕名来学的。那先生因材施教，教法甚多。这冒失鬼一窍不通，只有些蛮气力；学了多时，方学会几样死法则。那日偶然回在家中，恰遇活死人来躲雨。遂打成相识，领他到先生家来，拜见了鬼谷先生，与师兄辈都相见了，住在他家。

那活死人本已聪明，又吃了益智仁，愈加玲珑剔透。鬼谷先生也尽心教导。那消一年半载，便将鬼谷先生周身本事，都学得七七八八。

一日，大家在门前使枪弄棒，操演武艺，鬼谷先生在傍点拨。忽听得半空中几声野鹤叫，一朵缸片头云^⑮，从天顶里直落到地上；云端里立一只仙鹤，嘴里衔张有字纸。活死人上前抢来，看时，尽许多别字，一个也不识。递与鬼谷先生，先生看了点头会意，

便对众学生子道：“本期与你们相处三年五载，然后分手，无奈天符已至，只得要散场了。”便各人叮嘱了几句，跨上鹤背，腾空而起，望扬州去了。众学生子跪下拜送，直等望不见了，方才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正是蛇无头而不行，只得各归闲散。

冒失鬼晓得活死人无家无室，便欲留他归去暂住。活死人也欣然乐从，随他回家。不题。

且说那色鬼自从在脱空祖师庙里见了臭花娘，回到家中，眠思梦想，犹如失魂落魄的一般，那里放得下？晓得他是跑到庙里的，定然不是远来头，总在六尺地布，差了人各处去寻访。只因臭花娘从未出门，无人疑到他家，只是挨丝切缝^⑯，四处八路^⑰去瞎打听。

谁知事有凑巧：不料那东村里也有一个标致细娘，叫做豆腐西施，虽不能与臭花娘并驾齐驱，却也算得数一数二的美人了。老子豆腐羹饭鬼，薄薄有几金家业，只生得他一个独囡。那日因到亲眷家边吃了清明饭回来，被色鬼的差人看见，寻思近地里再没有第二个美似他的，色鬼庙中所遇，谅必就是他，便如飞来报与色鬼知道。那色鬼又未曾目睹其间，听他们说得有凭有据，便也以讹缠讹，信以为实，就与众门客商议。

大家议论纷纷；只有一个叫做极鬼，说道：“这也不是甚么团□大难事。那豆腐羹饭鬼住在独宅基头上，只消我们几上扮做养发强盗，等到半夜三更，或是拿铧锹掘个壁洞，软进硬出；或是明火执仗，打门进去，抢了就走，夜头黄昏，那里点了乌鼻头来寻？又不担搁工夫，手到拿来。岂不是朝种树夜乘凉的勾当？”色鬼大喜道：“此计甚妙，就烦你干来。事成之后，重重相谢。”

极鬼便纠合几个同道中^⑱，来到村里，拣个僻静所在，拓^⑲花了面孔，扎扮停当；等到更深夜静，来到豆腐羹饭鬼门口，点起烟里火来，打门进去。那豆腐羹饭鬼一家门，正困到头忽^⑳里，忽被打门声惊觉了，慌忙起来。才立脚到地下，那伙强盗已一拥进房，各人拓得花嘴花脸，手里拿着雪亮的鬼头刀。两个便将豆腐羹饭鬼帮住，把刀架在头骨上，不许他牵手动脚。几个便向床上搜看。那豆腐西施虽然穿了衣裳，却不敢走下床来，坐在皮帐里发抖；被极鬼寻着，一把拖下床来，背着就走。众鬼也就趁火打劫，抢了好些物事，一哄出门。

豆腐羹饭鬼冷眼看他们行作动步，是专为女儿来的；又闻得色鬼在各处旱打听，要寻甚么标致细娘，便疑心到他身上。叮嘱家婆看好屋里，自己悄悄

然出了门，望着火光跟将去；恰正被他猜着，见他们一径望色鬼家里去了。便寻思道：“那色鬼泼天的富贵，专心致志寻了女儿去，自然千中万意，少不得把他做个少奶奶，住着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的享用不了。也是他前世修来的。”一头肚里胡思乱想，一头望家里回来——已经朦朦天亮——便向老婆说知。老婆道：“你不可一想情愿。他是有门槛人家，若有这般好心，怎不教人来说合？明媒正娶，难道弗好，倒要半夜三更出来抢亲？你快再去打听。倘能像你心意，便与他亲眷来去，也觉荣耀。万一别有隐情，岂不把女儿肮脏埋灭了。”豆腐羹饭鬼道：“你也说得是。我自己不好去打听，待我央人去便了。”忙走到一个好乡邻冤鬼家来，托他去打听。不题。

却说这极鬼抢着了豆腐西施，满心快活，巴望送到色鬼面前，要讨个大好的。谁知那色鬼的老婆，却是识宝太师的女儿，叫做畔房小姐，生得肥头胖耳，粗脚大手。自持是太师爷的女儿，凡事像心适宜，敢作敢为；又妒心甚重：家里那些丫头女娘家，箍头管脚，不许色鬼与他们丑攀谈^①一句。色鬼虽然是怕老婆的都元帅，无如骨子里是个好色之徒，怎熬得住？家里不能做手脚，便在外面寻花问柳，挽通了师姑，却向佛地上去造孽。就是查访那标致细娘，也不过想

寻个披蓑衣^②乌龟，钻谋来私下去偷偷罢了，原没有金屋贮阿娇的想头。只因听了极鬼一席话，说得燥皮，便一时高兴，教他去干。原想要另寻个所在安置的；不料他们商议时，却被一个快嘴丫头听见，告诉了畔房小姐。畔房小姐听得，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端正一个突出皮棒槌，把色鬼骗进房中，打了一顿死去活来，拿条软麻绳缚住了。又恨极鬼牵风引头，算计也要打他一顿出气；便一夜弗困，拿着棒槌守在门口。

等到四更头，听得众鬼回来，那极鬼背了豆腐西施，领头先进。畔房小姐在暗头里听得脚步响，便举起棒槌夹头打来；不料反打着了豆腐西施，正中太阳里^③，打得花红脑子直射！畔房小姐闻得一阵血腥气，便缩了手。后面众鬼拿着灯笼火把一拥入来，忽看见满地鲜血。极鬼忙将豆腐西施放下，看时，早已呜呼哀哉了。大家吓得屁滚尿流，□出脚都逃走的影迹无踪。畔房小姐也觉心慌意乱，畔进房中去了。

门上大叔只得报知轻脚鬼。查起根由，才晓得是扮作强盗去抢来的。依了官法，非但一棒打杀，并且要问切卵头罪的，怎不惊惶？还喜得没有知觉，忙使人把死尸灵称去丢在野田堵里^④。自己又最喜吃生人脑子^⑤，便向地下刮起来吃干净了，叮嘱众鬼不许

七噪八谈。只道神不知鬼不觉的，谁知那门上大叔却与冤鬼是触□朋友，见冤鬼来打听，弗瞒天，弗瞒地，原原委委，一本直说。冤鬼晓得了实细，忙回来报与豆腐羹饭鬼知道。

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知豆腐羹饭鬼得知了凶信，如何处分，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冒失鬼一味粗心浮气，目中无人，到处以强为胜，一遇鬼谷先生，早已束手缚脚，有力无用处。还亏他福至心灵，便肯改邪归正。然到底禀性难移，见了活死人细皮白肉，只道善人好欺，又复出言无状。岂知人不可以貌相，强中更有强中手乎？至于色鬼，岂不知老婆平素日间所作所为，乃一听极鬼撺掇，就不顾违条犯法，飞得起教他去干；遂把一个如花似玉的绝世佳人，送到西方路上去，岂非作尽灵宝孽哉？

校注：

- ①畔房小姐——不出闺门的女孩子。
- ②困梦头里——熟睡时，梦里。
- ③这里推字下当有一在字，□当作段字。
- ④场化——地点。
- ⑤斜射路——由于抄近路在田中踩出的斜道。
- ⑥飞奔狼烟——飞奔似的。
- ⑦步檐——屋檐。

- ⑧眼眼——眼睛。
- ⑨熟事人——熟人。
- ⑩宿读头财主——很有钱而外面装得穷困的财主。
- ⑪老鸟褪毛——喻指精明的人上当受骗。
- ⑫翅扇毛——翅膀。
- ⑬天顶心——高空中。
- ⑭跷拳捋臂——捋起衣袖露出手臂，拔出拳头，形容要做出打架的架势。
- ⑮缸片头云——乌云块。
- ⑯挨丝切缝——严密地，一个不漏地。
- ⑰四处八路——到处，处处。
- ⑱同道中——同伙，同行。
- ⑲拓——贴，也可解释为涂。
- ⑳头忽——指刚入睡。
- ㉑丑攀谈——说粗俗难听的话。
- ㉒披蓑衣——指妻子有外遇。
- ㉓太阳里——太阳穴。
- ㉔野田堵里——荒野里。
- ㉕吃生人脑子——喻指蛮横凶恶，此处实指。

第九回 贪城隍激反大头鬼 怯总兵偏听长舌妇

词曰：好色原非佳士，贪财怎做清官？听人说话起争端，赢得一刀两断！城破何难恢复，关全尽可偷安。谁知别有镇心丸，夫妇双双远窜！

右调《白苹香》。

说话豆腐羹饭鬼被强盗来抢了女儿去，晓得是色鬼所作所为，一味浅见薄识，巴望女儿做个少奶奶，将来好与他亲眷往来，担^①托心宽的坐在家里等怨鬼^②来回音。不多几时，只见怨鬼气急败坏跑进门来，见了豆腐羹饭鬼说道：“亏你还这等逍遥自在的！你女儿已被他们打杀了！”豆腐羹饭鬼还不相信，说道：“我与他们前日无怨，往日无仇，无缘无故的来捉他去活打杀，天底世下也没有这款道理。”怨鬼便将门上大叔告诉的话，一五一十述与他听，道：“如今你女儿的尸灵横骨，现躺在怪田里。”

那时吓得魂不附体，夫妻两个跌搭跌撞的赶到怪田里去寻看。跳过了八百个麦棱头，只见几只壅鼻头猪狗，正在那里齧死人。忙上前赶开，看时，一吻弗差^③，正是女儿豆腐西施，打得头破血淋，眼乌珠都宕出来，躺在田沟角落里。大家号肠拍肚的哭了一

场，算计要赶到色鬼家里去拚性命。

忽望见跑熟路上有鬼走过，认得是荒山脚下的迷露里鬼^④，晓得他会画策画计的，连忙横田直径^⑤追上去，请他转来，告诉他如此这般：“今要思量打上大门去，可使得么？”迷露鬼道：“动也动弗得！他侯门深海的，你若打进去，他家里人多手杂，把你捉来锁头缚颈的解到当官，说你诬陷平人为盗；那时有口难分说，枉吃一场屈官司。再不其然，把你也像令爱一般，打杀在夹墙头里，岂不白送了性命？”豆腐羹饭鬼道：“老话头：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们不过是哺退乡绅^⑥，怎敢日清日白便把人打死？难道是奉旨奉宪打杀人弗偿命的么？”迷露里鬼道：“虽说是王法无私，不过是纸上空言，口头言语罢了。这里乡村底头，天高皇帝远的，他又有财有势，就使告到当官，少不得官则为官，吏则为吏，也打不出甚么兴官司来。即或有个好亲眷，好朋友，想替你伸冤理枉，又恐防先盘水，先湿脚^⑦，反弄得撒尿弗洗手，拌在八斗槽里，倒要拖上州拔下县的吃苦头，自然都缩起脚不出来了。依我之见，还是捉方路走好。且到城隍老爷手里报了着水人命。也不要指名凿字，恐他官官相卫，阴状告弗准起来；只可浑同三拍的告了，等他去缉访着实。这才是上风官司，赢来输弗管的。”豆腐羹饭鬼

命鬼只得领了伤司，仍望荒山里去了。

饿杀鬼看这黑漆大头鬼时，还醉得人事不省，便道：“原来是一个酒鬼，吃了一扑^①臭酒，连死活都弗得知的了。且把他关在监牢里，等捉了那个来，一同审罢。”牢头禁子便扛去，丢在慢字监里。不题。

且说那两个大头鬼，狐群狗党甚多；就是山脚下迷露里鬼，轻骨头鬼，推船头鬼，都是拜把子兄弟。黑漆大头鬼被捉时，已有人报知迷露里鬼，便与轻骨头鬼两个来见青胖大头鬼，说知就里。青胖大头鬼大惊道：“此去定然凶多吉少，我们快去救他。”迷露里鬼道：“不可造次，且烦轻骨头鬼到那里打听为着何事，方好设法去救。”轻骨头鬼听说，便拿了一把两面三刀，飞踢飞跳去了。不多一个眼闪，只见催命鬼领了一群伤司，呼么喝六的拥进门来。青胖大头鬼喝道：“你们是甚么鬼？到此何干？”催命鬼道：“我们是城隍老爷差来请你的，”便拿起链条望青胖大头鬼头骨上套来。青胖大头鬼大怒，提起升罗大拳头，只一拳，早把他打得要死弗得活！众伤司见不是头路，忙要逃走，被青胖大头鬼赶上脚踢手捧，尽都打死。就有个把死弗尽残，也只好在地下挣命。

迷露里鬼忙向前来劝，已经来不及，便道：“官差吏差，来人弗差。他们不过奉官差遣，打杀也觉冤哉

枉也。如今一发造下迷天大罪，怎生是好？”青胖大头鬼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聚集人众，杀入城中，救了黑漆大头鬼，再寻去路不迟。”便打发小鬼分头去把各路强鬼都聚拢来。一面收拾枪刀木棒；山中没有鬼马，便去捉只吃蚊子老虎来做了坐骑。等到月上半阑残，那四处八路的强鬼都已到齐。大家饱餐战饭，青胖大头鬼拿了拆屋榔追^⑮，豁上虎背，领头先进。推船头鬼也骑只头发丝牵老虎，拿根戳骨棒^⑯。迷露里鬼不会武艺，拿了一面挡箭牌，骑只灶前老虎。小喽罗都搥了阿罗罗枪，随在后面，趁着一汪水好亮月，望枉死城进发。

且说这黑漆大头鬼在慢字监里，一忽觉转，只觉得周身牵绊^⑰。开眼看时，方知满身绳捆跌弗撒，恼得他尽性命一跳，把些蛀空麻绳像刀斩斧截一般，都迸断了，跳起身来。两三个牢头忙上前来捉时，早被他一顿抽拔拳，都打得死去活转来。便就神哗鬼叫的打将出来。外面禁子听见，忙把牢门关紧，一面去报城隍得知。

饿杀鬼闻报，吓得魂飞天外，忙点起合班皂快壮健，尽到监里去捉鬼；再差刘打鬼到老营里去吊阴兵来协助。众鬼都踢枪弄棒的来到后北监^⑱门口，那黑漆大头鬼已经攻出牢门，看见众鬼都拿着手使家伙，

自己赤手空拳，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有些心慌；忽见壁脚根头^⑱靠一个石榔槌，便抢在手里，一路打来。众鬼那里拦当得住？被他打出衙门。正遇着刘打鬼领了一队阴兵，弓上弦，刀出鞘的杀来，就在衙门口敌住，里应外合，围裹住了。黑漆大头鬼虽然勇猛，无奈是空心肚里，又遇那些阴兵尽是取死之士，一个个越杀越上的，再不肯退。

那轻骨头鬼在城中，得知信息，自料孤掌难鸣，不能救应，欲回山报信，奔到城门口，早望见门口也有一簇阴兵守把，不能出去；看见路傍有一大堆柴料，便心生一计，上前放了一把无名火，霎时间鬼火唐唐着起来。阴兵望见起火，便向前来救，被他溜到门口，拽开了门。正待出城，凑巧遇青胖大头鬼兵马恰好到了。轻骨头鬼接着诉知前事，青胖大头鬼听得，便放出骑虎之势，冲到衙门口，正见无数阴兵，围住了黑漆大头鬼，喊杀连天。青胖大头鬼大怒，使起拆屋榔槌冲入阵中。众阴兵杀了许久，都已筋疲力尽，怎当这青胖大头鬼犹如生龙活虎，使发了榔槌，如太山压顶一般打来？只得各顾性命，四散逃走。那刘打鬼正要想跑，不料夹忙头里膀牵筋^⑳起来，弄得爬滩弗动，寸步难移，被黑漆大头鬼一石榔槌打了下颏，连颈柱骨都别折了；趁势杀进衙门，把些贪官污

吏，满家眷等，杀个罄尽。然后商量走路。

迷露里鬼道：“如今也不必走了。索性据住城池，造起反来，杀上酆都城，连阎罗王也吵得他无脚奔。那时你们两个，一个据了酆都城，一个据了枉死城，平分地下，岂不好么？”二鬼大喜，道：“好计！”黑漆大头鬼便自称杜唐天王，青胖大头鬼号为百步大王。据住了枉死城，谋反叛逆，打账先去攻鬼门关。不题。

却说鬼门关总兵白矐鬼，自从到任以来，正值太平无事，吃了大俸大禄，虽然不是三考里出身，也该做此官，行此礼；谁知他却一味里吃食弗管事，只晓得吹歌弹曲，饮酒作乐，把那军情重事，都擱在形容鬼身上；自己倒像是个闲下里人。

一日，正坐在私宅里一棵黄柏树底下，对了一只乡下臭蛮牛弹琴，只见形容鬼跑来说道：“亏你还有工夫鬼作乐！外面有一起枉死城逃来难民，说被两个大头鬼攻破了城池，将些醉官醉皂隶，尽都杀死，现在据住枉死城谋反。闻说还要来抢鬼门关。可作速算计，遮保无虞。”白矐鬼听说大惊，忙教难民来问知始末根由，随即上关点兵把守，不许野鬼过关。一面奏闻阎罗王。

阎罗王闻奏，便与多官计议。只见识卯太保出班，奏道：“料想两个独脚强盗，做得出甚么大事业

来？那鬼门关兵精粮足，即着总兵白馘鬼领兵收捕，自可指日成功。”阎王依奏，即发一道假传圣旨，着白馘鬼剿捕贼寇，收复城池。

白馘鬼接着旨意，几乎魂灵三圣都吓落了，说道：“我虽文武官员俱曾做过，却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打米，怎当得这个苦差！”说罢，不觉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只见那个副总兵替死鬼，勃然大怒道：“你枉做了男子汉大丈夫，却如此贪生怕死。目今正在用兵之际，对了千人百眼^①做出这般小娘腔^②来，岂不慢了军心！你有眼泪向别处去落，待我领兵便了！”骂得白馘鬼满面羞惭，□启嘴弗开。忽见几个阴兵，慌慌张张跑来报道：“大头鬼引兵已到关下了！”白馘鬼只得同了众鬼，都上关来；看时，只见无数鬼兵，簇拥着那黑漆大头鬼，果然可怕。你看他身長一丈，腰大十围，头大额角阔，两眼墨测黑，面上放光发亮，胜如^③涂了油灶墨；骑一只纸糊头老虎，手里拿个杀车榔槌^④。在关前耀武扬威。白馘鬼看见，愈加吓得顿口无言。替死鬼也不免有些嘴硬骨头酥；无奈才说过了硬话，不好改口，只得装着硬好汉，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他则甚？且待我去挡个头阵，掂掂斤两看。造化一战成功，也未可知。”便装枪骑马，硬着头皮，杀出关去。黑漆大头鬼看见，迎上前来，也不打

话，撻起榔槌就打。替死鬼举枪，急架相还。战不多几个回合，早被黑漆大头鬼一记杀车榔槌，打得头向洞肛里撒出来，死在马上；趁势抢上关来。形容鬼在关上，忙把砖头石块及棒槌木橛打将下去，黑漆大头鬼只得退回。各人守住老营。

白馘鬼回到衙中，愁眉不展，与长舌妇商议。长舌妇道：“我们好好在枉死城做官，却调到这里来做甚么总兵；反教那饿杀鬼去搅乱天朝^⑤，惹出这般飞来横祸来，带累我们担惊受怕。那大头鬼凶天凶地，关上又无强兵猛将，那里守得住？倘有些失差业户^⑥，就使逃得小民生命，也弄得拆家败散了。倒不如弃了这里，逃到他州外府，拣个人迹不到之所，隐姓埋名，住过几时，由他们羊咬杀虎，虎咬杀羊，我们只在青云头里看相杀，岂不逍遥自在？”白馘鬼听说，喜道：“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你的算计，一点弗差。这关后有条尽头路，直通着仙人过岭，再过去便是无天野地。那里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足可安身立命。待我与形容鬼说知，教他收拾同去。”长舌妇道：“那形容鬼是个吃狗屎忠臣，怎肯跟人逃走？对他说知，反要泄潜心天几，瞒着他悄悄然去了，岂不安逸？”白馘鬼听计，便将真珠宝贝，细软衣裳，打起两个私□包，大家背上肩头，开了后门，一直望尽头路去了。

且说形容鬼在关上防守，一夜弗曾合眼；巴到大天白亮，忙回衙来，思量教白矇鬼拜本去请救兵。不料到得衙中，寻他夫妻两个，早已不知去向。忙使人四下里追寻，那里有个影响？谁知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一霎时满关都晓得了。那些阴兵见主将逃走，便都弗怕军法从事，乱窜起来；也有拿了衣包伞向关后逃命的，也有反把关门大开，让兵马进来的。形容鬼那里禁遏得住？只得拚此微躯，尽忠报国；扑通一声，跳在清白河水里，沫星弗曾泛一泛，早已变了落水鬼。

黑漆大头鬼进了关，便与迷露里鬼商议进兵。迷露里鬼道：“此去只有阴阳界，是个险要之所，其他都不打紧。如今且把关前关后各路地面都收服了，使无后顾之忧，方可放心托胆杀上前去。”黑漆大头鬼听计，便差人知会青胖大头鬼，教他领了枉死城兵马抄上手，自己与迷露里鬼领了鬼门关兵马抄下手，去抢各路未服地面，都到阴阳界会齐。那些小去处，兵微将寡，自然抵挡不住。于是孟婆庄土地讨债鬼，恶狗村土地白日鬼，血污池土地邈邈鬼，望乡台土地恋家鬼，陷人坑土地一脚鬼，温柔乡土地杀火鬼，俱递了降书降表，望风降附。

只有大排场土地自话鬼，不肯投降，与鬼谷先生

徒弟摸壁鬼兄弟，算计迎敌；摆端正一个迷鬼阵，准备擒兵捉将。等到青胖大头鬼兵到，摸壁鬼自信凶^②，只道使的短枪神出因没，便目中无人；骑一匹移花马，使起短枪，冲出阵来，迎着青胖大头鬼，搭上手就杀。战到十数合，渐渐抵敌不住。摸索鬼看见大阿哥枪法乱了，便使起七缠八丫叉杀来夹攻。战不多几合，摸索鬼手脚迟钝，早被青胖大头鬼一榔槌拍昏了头片骨，一个连趾斤斗跌下马去，摸壁鬼吓得魂胆俱消，拍马落荒而走，望阴阳界去了。青胖大头鬼也不来追赶，引兵杀入阵中。自话鬼料无生路，只得拔根卵毛吊杀在大树上，变了一个吊杀鬼。

青胖大头鬼得了大排场，便望阴阳界进发，恰遇黑漆大头鬼也引兵到来，在三岔路口撞着，合兵一处，望阴阳界杀来。

正是：将军不下马，急急奔前程。不知阴阳界可曾攻破，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饿杀鬼听了刘打鬼有情无理一派鬼画策，就不顾是非曲直，冒冒失失去干。谁知撞了黑漆大头鬼，不惟自己弄得全家消灭，还带累无数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尽都家破人亡，岂非利令智昏乎？白馘鬼不能做此官，行此礼，只知清风高调，对牛弹琴；乃至兵临城下，将至濠边，非但一筹莫展，反听

了老婆舌头，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逃走得无影无踪，致令形容鬼投河落水。这般鬼头鬼脑，抗只星心使惑突，真难相与也。

校注：

- ①担——应作胆。
- ②怨鬼——据上卷应为冤鬼。
- ③一吻弗盖——一点不错，完全符合。
- ④迷露里鬼——幕后指使的人。
- ⑤横田直径——走路时为贪近便而在田里斜穿而过。
- ⑥哺退乡绅——指失去权势的富人。
- ⑦先盘水，先湿脚——喻指先干先倒霉。
- ⑧乌糟鬼——指随便、马虎、一切不计较的人。
- ⑨今朝三、明朝四——制造各种借口拖延、推诿。
- ⑩喂指头——指赌博。
- ⑪养娇囡——因父母溺爱而性格骄纵的女儿。
- ⑫白面伤司——指外表和善心里歹毒之人。伤司，鬼卒。
- ⑬射角衙门——强凶霸道不讲理的地方。
- ⑭一扑——一泡。
- ⑮拆屋榔槌——喻指败家子。
- ⑯戳骨棒——哭丧棒。
- ⑰牵拌——牵缠，牵掣，行动不自由。
- ⑱后北监——住宅的偏僻房间。
- ⑲壁脚根头——墙脚下。
- ⑳夹忙头里磅牵筋——比喻紧要关头，突然发生意外。膀牵筋，腿抽筋。
- ㉑千人百眼——众目睽睽。

- ②②小娘腔——指言行举止象女人。
- ②③胜如——犹如。
- ②④杀车榔槌——轧花车上节制纺轮运动的小榔槌。
- ②⑤搅乱天朝——吵得沸反盈天，一塌糊涂。
- ②⑥失差业户——差错。
- ②⑦自信凶——一个人打如意算盘。

第十回 阎罗王君臣际会 活死人夫妇团圆

词曰：女扮男妆逃性命，何期闯入餐人境？剥衣亭上见雌雄，夫妇巧相逢。从军挂印征强寇，一鼓而擒皆授首。功成名遂尽封官，从此大团圆。

右调《庆功成》。

话说两个大头鬼，攻破鬼门关，降了许多地面，引兵杀到阴阳界来。那守界的两个将官：一个叫做倒塔鬼，骑一只豁鼻头牛，使一把花斧头，有万夫不当之勇；一个叫做偷饭鬼，使一个饭榔槌^①，骑一匹养瘦马，足智多谋。自从摸壁鬼逃入界来，已晓得兵马将近，连夜端正^②压火砖，将要道所在，教鬼兵打好界墙，只空一个鬼门出入。

那倒塔鬼一团筋骨，技痒难熬，摩拳擦掌的专等兵马到来，思量杀得他马仰人翻，片甲不回。偷饭鬼道：“凡事小心为主。我们只宜守住老营，且奏闻阎罗天子，请发救兵到来，然后出战不迟。”倒塔鬼爆跳如雷，道：“你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过两个养发强盗，又不是三头六臂七手八脚的天神天将，就这等怕如折捩^③！岂不闻胆大有将军做？若如此胆门小，怎做得将军？”

话声未绝，只听得扑通的一个了铜铙，破锣破鼓一齐响起来，那大头鬼兵马已到。倒塔鬼便骑上豁鼻头牛，拿着花斧头杀出界来。黑漆大头鬼上前接住便杀。战了几十回合，倒塔鬼使尽了三十六板斧还敌不住，巴望偷饭鬼来助一臂之力，只听得已在那里打收兵锣，晓得后手兵弗应，心里慌张，被黑漆大头鬼一拆屋榔槌，把头都打扁了，便趁势杀过界来。偷饭鬼已将鬼门钉住，牢不可破，只得就在墙外安营。偷饭鬼便差赍奏鬼连夜上酆都来求救。

阎王闻奏大惊，忙与众官计议。甘蔗丞相道：“闻得两个大头鬼凶不可当。倒塔鬼尚然被赶，朝中将官料无敌手。若勉强差他们前去，终归一败涂地。不如出道招贤旨意，倘有奇才异能之士，应募前来，庶可一战成功。”识宝太师道：“救兵如救火，若专靠召募，未免远水救不得近火，还当先差一将前去，与偷饭鬼并胆同心，守住老营；一面出榜召募，方可万无一失。”阎王依奏，便差无常鬼领兵前去；随即出了王榜，各处张挂：“如有降杀好汉前来应募者，俱到酆都城外点鬼坛取齐。”命甘蔗丞相专司其事。不题。

且说那臭鬼，自从活死人起身之后，也便收拾些出门弗认货，各处去做那露天生意。忽闻得大头鬼据了枉死城谋反，已将鬼门关攻破，恐怕妻孥老小举家

惊惶，急急赶回家中。正值青胖大头鬼争田夺地之时，各处村坊百姓，尽都扶老携幼，弃家逃命，路上络绎不绝。臭鬼见了这般形势，便教妻女也收拾出门逃难。臭花娘自道标致，恐怕路上惹祸招非，便把臭鬼的替换衣裳穿着起来，扮了男子，宛然一个撒屁后生。大家出门，不知天东地西，随了许多难民一路行去，正撞着青胖大头鬼大队人马过来，把他一家门冲得东飘西散。

臭花娘不见了亲爷娘活老子，只得跟了募生鬼走路。无如走得甚慢，众鬼那里来顾他？你东我西，各自去了。幸亏身边藏有活死人送的辟谷丸。倒也不愁饥饿，只得拣着活路头上，缓缓而行。碰霜露雪行了几日，来到一个山脚根头，见有一棵千年不长黄杨树，树底下滚一个蛮大的磨光石卵子。他看得大树底下好遮阴，便坐下少憩，不觉靠在树上困着了。

谁知这个山，名为撮合山。山里有女怪，叫做罗刹女，住在湾山角络^①一间剥衣亭里，专好吃男子骨髓：时常在山前山后四处八路巡视，遇有男子走过，便将随身一件宝贝，名为熄火罐头，抛来罩住：凭他铜头铁额的硬汉，都弄得腰瘫背折^⑤，垂头丧气，不能动弹；由他捉回亭中，把根千丈麻绳打个死结缚住了，厌烦时便来呼^⑥他的骨髓吃。呼干了将人渣丢

落，再去寻一个。不知被他害了多少男子。

那日走到山脚下，看见一个俊俏书生，坐在树阴底下打磕睡，喜之不胜，走上前来，不费吹灰之力，抱了就走。臭花娘惊醒，开眼看时，见是一个粗眉大眼，双肩抱力的拖牙须堂客^⑦，打扮得妖妖娆娆的，抱着他飞跑。须臾，来至一间亭子里，放在牙床上，便来呼他的骨髓吃；见是个女子，不觉大怒，拿起一把软尖刀来，架在他颈骨上，骂道：“你是那里来的穷鬼？连卵都穷落了！还要衣冠济楚的装着体面来戏弄老娘！是何道理？”臭花娘只得哀求苦脑告诉他：“实系为着逃难，所以女扮男妆，并非有心来戏弄奶奶。”罗刹女见称他奶奶，不觉欢喜道：“你既这等知文达礼，晓得敬重我，若肯住在这里，与我做个好淘伴^⑧，便饶你性命。”臭花娘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只得应承了；罗刹女方拿开刀，放他起来。臭花娘见他喜欢鬼奉承的，就只管“奶奶长”“奶奶短”的趋奉他。罗刹女愈加快活，便教会他使软尖刀并许多拿人法则，臭花娘也心领神会。

住了几日，那罗刹女又出去捉了一个男子回来；臭花娘看见，吃了一惊，原来正是活死人。

却说活死人在冒失鬼家住了几时，听得大头鬼反了，心中掉弗落臭花娘，便辞别冒失鬼，起身望温

柔乡来。到得臭鬼家里，但见墙坍壁倒，鬼脚指头不见一个。近地里又弄得断绝人烟，无处访问。心里着急，只得瞎天盲地各处去追寻。偶在撮合山边经过，恰被罗刹女下山撞见，便拿出熄火罐头罩来：一声响，把他连头搭脑罩住。幸亏他曾吃过仙丹，有些熬炼，但觉得浑身麻木，不致就倒，罗刹女见弄他不翻，忙解下臭脚带来，把他扎手缚脚，周身髹^⑨住，抱回亭中，将他骨髓慢慢的呼来吃。臭花娘看在旁边，真是眼饱肚中饥，敢怒而不敢言。罗刹女吃了一个畅快，方向活死人头上取下熄火罐头来。却因抱着活死人上高下堑跑了一回路，也觉有些吃力，便横在床上困着了；那罐头也丢在床边，未曾收拾。

臭花娘看这罐头时，宛似个小和尚帽模样，便轻轻偷来，坑^⑩在身边，方拿起软尖刀来，把活死人身上臭脚带一刀割断。活死人便手脚活动，忙向臭花娘手里接过刀来，就有刀杀得人，望着罗刹女颈骨上斩去。不料误斩了面孔，斩得火星直进。原来那罗刹女炼就的一副老面皮，真是三刀斫弗入，四刀白坎坎的一些不动。罗刹女梦中惊醒，跳起身来。活死人乘势望他心口里一刀戳去，早已白刀进了红刀出，挖去一块心头肉，连搭子血都抠了出来，死在床上。便放下刀，向臭花娘称谢。

臭花娘见他不认得了，便将自己来踪去迹告诉他。活死人方知是臭花娘假扮的，大喜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将别后事情，粗枝大叶说与他听了。臭花娘喜之不胜。活死人道：“这里不是安身之所。目今各处只有黑甜乡里最为太平，不如同到那里去住几时，再作道理。”臭花娘听说，便要向罗刹女身上剥死人衣裳下来，改换装束。活死人止住道：“这里到黑甜乡，还有许多脚边路。若男女同行，反要被人盘诘，担搁工夫；不如依旧男妆，只说是兄弟陶里^⑪，那里便有人来扳桩相脚^⑫？”花娘欣然乐从。活死人便搀着他，走到山下，望黑甜乡一路行来。

将近冒失鬼家里，正撞着冒失鬼骑只无笼头马，拿着大木关刀^⑬；后面地里鬼也骑着两头马，拿把杀手锏，自骑马自喝道的在大官路上跑来。见了活死人，忙下马相见了。冒失鬼道：“你如何到今日之下才来？我们望你，连颈柱骨都望长了！”指着臭花娘道：“此位又是何人？”活死人道：“这是我同胞兄弟，叫做雌雄人。你们要望我来做甚么？这般行径，却到那里去？”地里鬼便道：“你难道不听闻？目今阎罗王出榜招贤，我们思量去投军，干功立业；等你不见来，只得想先去了。如今你来得正好，便可一同去罢。”

活死人道：“同去固好，只是你们骑着马，教我两

个那里跟得上？若教你们放着马步行，又觉弗讲情理。”地里鬼道：“这也容易。近地里有马鬼，一向在七国里贩牛，近来又在八国里贩马，前日贩了一群鬼马，回来发卖。就是我们骑的马，也是问他买的。只消再去买两匹就是了。”活死人笑道：“有的不知无的苦。教我们穷人穷马，那里买得起？”地里鬼一头笑，指着冒失鬼道：“有空心大老官^⑭在此。他惯买马别人骑；就是我骑的马，也是他买的。索性一客弗烦两主，等他做个出钱施主何如？”冒失鬼也道：“你只去拣中意，待我出钱便了。”遂大家一同来到马鬼家里，问他要马看。

马鬼道：“可惜你们来迟脚短，马已卖完了。”地里鬼见门槛底下露出马脚来，便道：“你门里的不是马蹄？怎说卖完？”马鬼道：“这是两只拣落尽残^⑮的驴子，怎说是马？”活死人道：“老话头：无马狗牵犁。狗尚可当马用，驴子倒怕不如着狗。譬如步行，就是驴子便了。我们会骑只驴子喊马来的。且到前路看，倘有五马换六驴的人来，卖只驴买马骑，也来得及。”马鬼便牵出两只驴子来：一只是木驴，一只是别脚驴子。地里鬼故意千嫌百比^⑯，马鬼便不敢争多论寡，就烂狗屎价钱买成了。活死人让臭花娘骑了木驴，自己骑了别脚驴子，冒失鬼地里鬼都上了马，骑出大

路，马不停蹄，望酆都城来。

那消几日工夫，到了城外；转到点鬼坛前，见有个铁将军把门，便上前报了名。将军见说是鬼谷先生徒弟，又见他们人材出众，不敢怠慢，忙报知甘蔗丞相。丞相便传他们进见，讲道些兵法武艺，尽皆问一答十，应对如流，喜出望外；就领他们进城，来到朝门外伺候。自己入朝，奏知阎王。阎王传旨，宣入四鬼。来到森罗殿上，一双空手见阎王。

阎王见冒失鬼魁梧奇伟，活死人雌雄人美秀而文，地里鬼精奇古怪，谅必有些本事。正欲与他们计议战守之策，忽见朝门外传进无常鬼奏章来，说：“两个大头鬼见臣钉住鬼门关固守不战，便教贼兵爬墙摸壁，在界墙上对壁撞，掘壁洞，拆壁脚，千十六样鏊凿，弄得墙坍壁倒，危在旦夕。请速发救兵，庶保无虞。”阎王见奏，怒道：“那大头鬼有多大本领，却敢如此猖獗！”活死人见阎王发怒，便奏道：“臣虽不才，愿领阴兵前去。誓必将那大头鬼生擒活捉回来，凭殿下把他斩头沥血，抠心挖胆的治罪，方见手段。”阎王大喜道：“卿若果能成功，寡人自有重赏。”便即点起阴兵，教活死人挂了骑缝印，做大元帅，冒失鬼为开路先锋，地里鬼雌雄人为参谋，引兵前去救应。四鬼谢恩受职，活死人又奏讨军器马匹，阎王便差护身将领

他到武库中去，任凭拣选。

活死人来到库中，见十八般武艺，一应俱全。千中拣一，只有一枝戳空枪，趁手好使，便拿了回到殿上。只见阶前一个拽马鬼，牵只异兽，生得身高六尺，有头无尾，周身毛羽，像是扁毛众生^⑰，却又四脚着实。阎王指示活死人道：“这是独人国进贡来的，名为衣冠禽兽，捋顺了毛，倒也驯良。今赐卿做个坐骑，壮壮威风。”活死人谢恩领受，陛辞起身，扯足顺风旗，鸦飞鹊乱，望阴阳界进发。

将近界上，忽望见前路烟尘抖乱，手铙齐响，晓得界上交战。忙催兵向前救应，正见两个大头鬼，把无常鬼偷饭鬼摸壁鬼追得八只脚跑弗及。冒失鬼便举起大木关刀，拍马上前，敌住青胖大头鬼；活死人挺着戳空枪，来战黑漆大头鬼；地里鬼也舞起杀手锏，上前助战。对阵迷露里鬼轻骨头鬼一齐杀来。无常鬼偷饭鬼摸壁鬼也都掇转马头来，大家混战。

且说活死人与黑漆大头鬼两个，正在棋逢敌手，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战够多时，被活死人捉个破绽，一枪戳去，把纸糊头老虎戳穿。那老虎痛极，薄屎直射，一个虎跳，把黑漆大头鬼掀下背来。活死人乘势对肚皮一枪，把他那条烂肚肠也带在枪头上抽了出来，变做个空心鬼，死在地下。再说那冒失鬼，与青胖

大头鬼战了数十合，抵当不住，回同马便走。青胖大头鬼纵虎赶来，雌雄人看见，忙取出熄火罐头来，望准青胖大头鬼抛去，一声响，将他罩住，把个青筋饱绽的大头，弄得软瘫热化，眼泪撒撒落，不能动弹。冒失鬼缩身转来，将根臭皮条把他连皮搭骨捆定，活捉住了。迷露里鬼也被地里鬼一杀手铜打得头八丫片。只有轻骨头鬼骨头无得三两重，手轻脚健的跑得快，被他溜个眼弗见，逃回枉死城去了。那些无名小卒，尽都解甲投降。活死人收兵来至界上，便差地里鬼无常鬼摸壁鬼分头去平服各路地面，自与雌雄人冒失鬼偷饭鬼过了鬼门关，望枉死城来。

且说轻骨头鬼虽然逃得小性命，那把两面三刀又被杀人场上偷刀贼偷了去，赤手空拳，来到枉死城中，欲与推船头鬼算计，走清江所路。那些无名头百姓，闻得大头鬼已死，便将他两个捉住；等到活死人兵到，便香花灯烛，迎接入城，解上二鬼。活死人便教冒失鬼押去斩首示众。冒失鬼押到十字街底里，举起大木关刀，犹如破瓜切菜，一刀一个，都已头弗拉颈上，结成碗大的疤，变做两个无头鬼。

活死人安民已毕，恰好地里鬼等也平定了各处，俱到枉死城来会。活死人便教无常鬼权置城隍事，自己领了众鬼，奏凯还朝。恐怕青胖大头鬼路上发强，

出空一个石灰又袋¹⁸，把他袋入里面，捆在马背上。青胖大头鬼落了鬼袋，在内爬搯弗穿，又被石灰撒瞎了眼睛，好不气闷。

活死人回到酆都城，将兵马屯住，自与众鬼入朝献俘。阎王大喜，慰劳了一番，便教将青胖大头鬼押赴市曹，剥皮蹬¹⁹卵子，拆了骨头。就在森罗殿上排下太平筵宴，君臣同乐，尽欢而散。

次日，又宣众鬼入朝，论功行赏：便封活死人为蓬头大将，地里鬼为狗头军师，同辅朝政；冒失鬼为掙²⁰盆将军，镇守鬼门关；偷饭鬼为尽盘将军，摸壁鬼为冬瓜将军，同守阴阳界；雌雄人为塞杀将，护守酆都城各阴门；无常鬼实授枉死城城隍；阴兵犒赏酒肉白米饭，散归营伍。

众鬼都谢恩领职，只有雌雄人红着鬼脸不谢。阎王问道：“汝独不谢恩，莫非嫌官小么？”活死人忙上前代他奏道：“他实非男子，原是臣之聘妻，叫做臭花娘。”便将他女扮男妆，移名换姓，及擒兵捉将前后事迹，一一奏闻。阎王便改封为女将军，教宫娥领入宫，改换装束。

宫娥引了臭花娘来至宫中，朝见王妃，奏知其事。王妃便将出长裙短袄，凤冠霞帔与他替换；又教宫娥替他梳头攒鬓，插花戴朵，搽粉点胭脂，改了女

妆；又赏了一副竖头铺盖，一座虚花镜架，一个箍旧马桶。

臭花娘谢了王妃，回到殿上，阎王已教活死人戴了攒纱帽，穿了挂出朝衣，就在森罗殿上朝了阎王四双八拜，做了亲。钦赐一个起家宅基，与他居住。

夫妻谢了恩，来到新宅基里看时，但见檐头高三尺；许多门窗户闼，尽皆朱红惨绿；一应家伙什物，也都千端百正。满心欢喜，就安居乐业的住在里头，生儿哺种^②。后来养了两个送终儿子：叫做活龙活现，俱做蚂蚁大官。夫妻两个，直到头白老死。此是后话，不题。

正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知大概结局，且俟后来续编。

诗曰：

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

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

缠夹二先生曰：臭花娘女扮男妆，出门逃难，只道凡人弗识，偏遇着罗刹女，被他扳桩相，显了原形。活死人为了臭花娘，心慌胆碎，东奔西走；不料狭路相逢，也遭他臭脚带髑住，不免弄得束手待毙。幸亏天无绝人之路，恰得臭花娘一刀割断，便撒手放脚，可以借刀杀人。罗刹女虽有三刀斫弗入的老面皮，也

不免白刀进了红刀出矣。从此夫妻双双，无挂无牵，远走高飞，而又适逢世乱荒荒，得以登坛拜将，建功立业，夫妻偕老，青史留名。若不是一番寒彻骨，那里有梅花扑鼻香哉？

校注：

①饭榔槌——喻指饭量大的人。

②端正——准备，预备。

③怕如折掇——畏畏缩缩。

④湾山角落——指偏僻的地方。

⑤腰瘫背折——精瘦力尽。

⑥呼——吸。

⑦拖牙须堂客——长着胡须的女人。

⑧淘伴——伙伴。

⑨男嫖——缠绕。

⑩坑——藏。

⑪陶里——辈。

⑫扳桩相脚——寻根究底。

⑬关刀——本指关羽用的青龙偃月刀，后泛指长柄大刀。

⑭空心大老官——有名无实的人，装阔的人。

⑮拣落尽残——挑选剩下的劣品。

⑯千嫌百比——百般挑剔，苛求。

⑰扁毛众生——禽鸟类动物。

⑱石灰叉袋——又当为叉字。装有石灰的大口袋。苏沪盛粮食常用大麻袋，袋口两头扎紧后成叉状，故名叉袋。

⑲蹬——阉割。

⑳ 掬——掀开,揭起。

㉑ 生儿哺种——生儿育女。

跋

何典一书，上邑张南庄先生作也。先生为姑丈春蕃贰尹之尊人，外兄小蕃学博之祖。当乾嘉时，邑中有十布衣，皆高才不遇者，而先生为之冠。先生书法欧阳^①，诗宗范陆^②，尤劬^③书；岁入千金，尽以购善本，藏书甲于时。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手民^④。忆余韶龄^⑤时，犹见先生编年诗稿，蝇头细书，共十余册。而咸丰初，“红巾^⑥”据邑城，尽付一炬；独是书幸存。夫是书特先生游戏笔墨耳，乌足以见先生？然并是书不传，则吉光片羽，无复留者，后人又何自见先生？爰商于缕馨仙史，代为印行，庶后人借是书见先生，而悲先生以是书传之非幸也。光绪戊寅端午前一日，海上餐霞客跋。

校注：

①欧阳——欧阳询，唐代大书法家，代表作有《九成宫》等。

②范陆——指范成大、陆游两位北宋著名诗人。

③劬——劳累。

④手民——雕版排字的人。

⑤韶龄——垂发换牙之时，引申为幼年。

⑥红巾——指太平天国起义军。

斩鬼传

明 刘璋

斩鬼传序

余曩^①不知明王佛为何如，但见其三头六臂，身缠毒蛇，怪状奇形，不敢正视。问老僧曰：“此何神也？”老僧曰：“佛也，非神也。”余不禁哑然笑曰：“世上岂有如是之佛乎哉！吾闻佛以慈悲为本，意必垂眉落眼，善气迎人，使天下可亲可爱，不欲令人畏而恶之也。若以此为佛，则诸魔恶鬼皆得以佛名之矣。”老僧曰：“君独不观王者乎？王者，礼乐刑政之设。礼乐，所以绳天下之善人；刑政，所以惩天下之恶人。然究之绳善人者是一付大慈悲心，即惩恶人者亦是一付大慈悲心。知乎此，而垂眉落眼者佛也，即三头六臂者亦佛，子何以为非佛也？”余不禁绎然思，恍然悟曰：“是矣，是矣。但善者犹非王政之所得尽绳，恶者犹非王政之所得尽惩也。彼夫天下之大，四海之广，为盗为奸，其显然不善者；或徙或流或绞或斩，王法得以惩之也。若捣大、诓骗、仔细、齷齪^②、风流、糟腐，甚至好酒、贪色等事，王法亦得以惩之乎？”老僧曰：“此固非善而亦非不善者乎，奈何以王法绳之也？”余曰：“尔以为非不善，抑恶在其为善者乎？且夫

王者之治天下也，在维其风俗耳。即如捣大、诓骗、仔细、齷齪，未可以为不善也，似也。然捣大之风倡而人无有真实，诓骗之风倡而人多诈伪，仔细、齷齪之风倡而骨肉寡恩。夫人而至于无实，至于诈伪，至于骨肉寡恩也，尚得以为善乎？即如风流、糟腐、好酒、贪色，未可以为不善也，似也。然风流也而有伤名教，糟腐也而泥滞鲜通，好酒贪色也而败坏威仪淫乱风俗也。夫人而至于有伤名教，泥滞鲜通，败坏威仪，尚得以为善乎？夫人之所以为人者，善耳。人而至于不善，则人也而实鬼矣。夫人也而可鬼乎哉！人而既鬼，则又安忍坐视而不思所以超度之哉？”故作是传也，亦具一付大慈悲心，行大慈悲事，盖以继王政之所不及，而欲学明王佛之使人知所畏而为善也。第存其心焉，而不能操其权，故其事假之钟馗，而其功归之于咸富。乃不知者，咸疑余以是骂世也，余敢以质诸天。时康熙四十年岁次辛巳促夏之吉烟霞散人题于清溪草堂。

昔有人问画师曰：“天下何物易画？”画师曰：“莫如鬼。”人曰：“鬼无形者也，何以易画？”画师曰：“正惟无形，所以易画耳。且夫天下之物，莫不有形也，莫不欲肖其形。苟有一之不肖，不可以为画矣。若夫鬼则无形者也，增之不见其长，减之不见其短，任意率

笔，通无考证，此其所以易画也。”然则余之为是传也，亦姑取其易也，云尔。烟霞散人再序。

校注：

- ①曩(nǎng)：从前，以往。
- ②齷齪(wòchù)：肮脏，恶浊。

第一回 金銮^①殿求荣得祸 □都城舍鬼谈人

世事浇漓奈若何，千般变态出心窝，
 只知阴腐皆魂魄，不道人间鬼魅多。
 闲提笔，漫咨嗟，焉能个个不生魔？
 若教^②改尽妖邪状，常把青锋石上磨。

这首词单道人生在世，同秉三才，共赋五行，何尝有甚分别处？及至受生之后，习于世俗，囿于气质，遂觉迥然各别。好逞才的，流于轻薄。好老实的，习于迂腐。更有那悭吝的，半文不舍。捣大的，满口胡诌。奇形怪状，种种各别。人人有些鬼形，个个都起些鬼号，把个化日光天，半似阴曹地府，你道可叹不可叹？在下如今想了个消魔的方法，与列位醒一醒脾。话说唐朝终南山有一秀才，姓钟名馗，字正南。生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须，甚是丑恶怕人。谁知他外才虽是不足，内才却是有余，笔下时篇篇锦绣，墨到处字字珠玑。且是一生正直，不怕邪祟。其时正是唐德宗登基，年当大比，这钟馗别了亲友，前去应试。一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一日到了长安，果然好一片建都之地！怎见的：

华山朝拱，渭水环流。宫殿巍巍，高耸云霄之外；

楼台密密，排连山水之间。做官的，锦袍朱履，果然显赫惊人；读书的，宽带轻衣，真个威仪出众。捋肩擦背，大都名利之徒；费力劳心，半是商贾之辈。黄口小儿，争来平地打筋头；白须老者，亲坐阳坡胡捣喇。

这钟馗观之不尽，玩之有余。到了饭店门口，店小二吃了一惊，说道：“我这里来来往往，不知见多少客人，怎么这位相公生得这等丑恶！”钟馗笑道：“你看我貌虽恶而心却善也。寻间洁净房儿，待我歇息，以便进场。”这店小二收拾了晚饭，钟馗吃了，不觉已是黄昏。只见长班赵鼎元来禀道：“明日买卷，该银二两”。钟馗道：“怎么就该这些？”赵长班道：“每年旧例，卷子要一两二钱，写卷面要一钱，投卷要五钱，结状要二钱，共该二两，一些少不得的。”钟馗道：“罢了，罢了。到也简捷。”于是打开行李，称出二两雪花官银，付与赵鼎元。赵鼎元道：“明日投文，后日准备进场，不可有误。”钟馗点头应诺。一宿晚景题过。次日起来，礼部里投了文字。走到十字街上，只见一伙人，围着一个先生，在那里谈相。这钟馗挨入人丛，抬头看那先生模样，原来有些异常：

眸如朗月，口若悬河。眸如朗月，观看处忠奸立辨。口若悬河。谈笑时神鬼皆惊。戴一顶折角头巾，依稀好似郭林宗；穿一双少根朱履，仿佛浑如张果

老。龟壳扇指东画西，黄丝绦拖前束后。曩在两河观将相，今来此地辨英雄。

这先生原来是袁天罡的玄孙，袁有传是也。当日时当大比，故在此谈相。钟馗见众人相毕，先生稍暇，说道：“俺欲烦先生一相，不知先生尊意若何？”先生猛然一看，只见钟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惊了一下，暗自沉吟道：“俺相了半日，都是些庸庸碌碌，并无超群出众之人。这人生的十分古怪。”于是定睛细看，看了一回，说道：“足下尊姓大名？”钟馗道：“俺姓钟名馗，特来领教。”先生道：“汝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更有两拳朝拱，兰台庭玉不阙，自是大富大贵之相。只是印堂间带了黑气，旬日内必有大祸，望足下谨慎才好。”钟馗道：“君子问凶不问吉，大丈夫在世只要行的端正，至于死生祸福，听天而已，何必慎哉！”举手谢了先生。次日进场，鱼贯而入。原来唐朝取士，与汉朝不同。汉朝取人以孝廉，唐朝取人只在诗赋。钟馗接的题旨，却是瀛洲侍宴应制五首。鹦哥赋一篇。钟馗夙养已就，提起笔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果然是敲金戛玉，文不加点。钟馗看了大喜交卷出来。你道当日主闹^③是谁？正主考原来是吏部左侍郎韩愈，副主考是学士陆贽。两人齐心协力，要替朝廷拔取真才。无奈阅来阅去，不是庸腐可厌，就是放荡不羁。更

有平仄不调，韵脚不谙。还有信口胡诌，一字不通的。间有一二看的，亦不过张打油而已。两人笑的眼合口歪，亦复攒眉叹息，说道：“如此之才，怎生是好？”正在愁苦之际，忽然阅着钟馗这卷，喜的双手拍案，连声叫绝说道：“奇才！奇才！李太白、杜子美后一人而已。清新飘逸，亦复体裁正大，盛唐风度，于斯再见矣！”两人阅了又阅，赞了又赞，取为状元及第，专候德宗皇帝金殿传胪。到了五鼓设朝时候，果然是皇家气象，十分齐整。但见：

九间金殿，金殿上排着银钺金瓜。两道朝房，朝房内端坐着青章紫绶。御乐齐鸣，捲帘处香烟缭绕，隐隐见凤目龙姿。禁鞭初响，排班时纱帽缤纷，个个皆鹄班鹭立。站殿将军，圆睁着两只怪眼，把门白象，齐排着八个粗牙。正是：

九天日月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当日钟馗等俯伏金阶，不敢抬头。只听的鸿胪寺正卿高声宣唱：“第一甲第一名钟馗。”钟馗听了大喜，跪在金銮殿上。德宗皇帝闪开龙眉，睁开凤眼，将钟馗一看，吃了一惊，心中不悦道：“我朝取人，全在身言书判。这人丑恶异常，怎么做的状元？”这韩愈见龙颜不悦，俯伏奏道：“臣等职司文衡，止知看卷，不知看人，此人诗赋，句句琳琅，篇篇锦绣，不可因人而

弃其才。且是人才之优劣，全不在貌。晏婴身矮而能相齐，周昌口吃而能辅汉。若必欲以容貌取人，我朝张六郎张易之非明鉴耶？圣人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岂可因人而废其才乎？”德宗道：“卿言虽是，但我太宗皇帝时，十八学士登瀛洲，至今传为美谈。若以此人为状元，恐四海百姓皆笑寡人不认人才，将如之何？”话犹未了，只见班部中闪出宰相卢杞，幞头象简，玉带金章，俯伏奏道：“陛下之言诚是，状元必须内外兼全，三百名中岂少其人，何不另选一人，而烦圣心踌躇也。”钟馗闻言大怒，舞笏^①便打：“人言卢杞奸邪，今日果然。”其时闹动金銮殿，混乱了朝仪。德宗大怒，喝令金瓜武士，将钟馗拿下。钟馗此时气的暴跳如雷，扑上金阶，将站殿将军浑瑊^⑤腰间宝剑拔出，向喉一刺，自刎而死。德宗惊得目瞪口呆，众官讷的面如土色。只见陆贽怒气填胸，向前奏道：“宰相不能怜才而反害才。他道钟馗丑恶，做不得状元。他今现称蓝面鬼，岂可作得宰相？奸邪误国，莫大于是。望陛下察之。”其时德宗如嚼橄榄，方才回过味来，说道：“卿言最是。将卢杞发配岭外，以正媚嫉之罪。钟馗无罪受屈，可封为驱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仍以状元官职殡葬。”众官方才喜悦，皆呼万岁。德宗退朝，不在话下。且说钟馗英魂不散，悠悠荡荡，提着

宝剑，插着笏板，向前而走，走够多时，远远望见一座城池，好生险恶：

阴风惨惨，黑雾漫漫。阴风中彷彿闻号哭之声，黑雾内依稀见魑魅之像。披枷戴锁，尽道何日脱阴山。锯解白春，不知甚时离地狱。目连母斜倚监口盼孩儿，贾充妻呆坐奈河等汉子。牛头马面簇拥曹瞒才过去，丧门吊客勾牵王莽又重来。正是：

人间不见奸淫辈，地狱垒堆受罪人。

钟馗正在观看之际，只见一个判官，领着两个鬼卒，飞也似奔来，高声叫道：“汝是何方鬼魂，来俺□都^⑥地狱，速速讲来，免受拘拿。”钟馗看那判官时，与自己一样，也戴着一顶软翅纱帽，也穿着一件肉红圆领袍，也束着一条犀角宝带，也□着两只歪头皂靴，也长着一部落腮胡须，也睁着两只灯盏圆眼，左手拿着善恶簿，右手拿着生死笔，只是不曾带着宝剑。钟馗道：“奇哉！难道此人也是受屈而死的么？”向判官道：“俺姓钟名馗，本是唐朝状元。只因唐天子喜爱资貌，不爱文章，又被卢杞逢君，将俺拿下。俺气愤不过，自刎而死。唐天子怜俺受屈，封为驱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闻知惟汝□都城中最多，故来斩之。今日到此，烦你通报阎君^⑦，问他何处有妖邪，烦他指点，以便驱除。”判官听了此话，谄的战战兢兢

兢，拱立道旁，说道：“不知尊神到此，有失迎接，望乞恕罪，尊神欲见阎君，待小判速速通报便了。”于是别了钟馗，飞跑至森罗殿上奏道：“臣把守□都，忽有一人自称姓钟名馗，乃唐朝状元，唐天子嫌他貌丑，他自刎而死，唐天子又封他为驱魔大神，特来□都斩鬼，故此要见大王。”阎君道：“有请。”这判官传出旨来。钟馗进了大门，只见两边排列的，都是些狰狞恶鬼。到了殿上，又见殿柱上挂着一副对联。另录。左边的是：

莫胡为，幻梦空花，看看眼前实不实，徒劳机巧；

右边的是：

休大胆，烱铜热铁，摸摸心头怕不怕，仔细思量。

阎君见钟馗进来，降阶相迎。这钟馗将宝剑收入鞘中，执起手内笏板，倒身便拜。阎君双手扶起，让坐已毕。阎君问道：“尊神至此，有何贵干？”钟馗道：“俺奉唐天子之命，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俺想妖邪惟此处最多，故来斩之，伏乞阎君指示一二。”阎君道：“论俺阴司，妖邪虽有，然都是些服毒鬼、上吊鬼、淹死鬼、饿死鬼之类。鬼魅虽多，经理的神灵却也不少。孤家自理之外，还有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

卞城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转轮王，又有左三曹、右三曹、七十四司，并无一个阴魂作害人间。尊神要斩妖邪，倒是阳间甚多，何不去斩？”钟馗听了大笑道：“阳世间光天化日，又有王化，更兼法律绳制，岂容此辈存在耶？”阎君道：“尊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晓得人鬼之分，只在方寸。方寸正时，鬼可为神，方寸不正时，人即为鬼。君不见古来忠臣孝子，何尝不由鬼为神乎？若夫曹瞞等辈，阴险叵测，岂得谓之人耶？”钟馗闻言豁然大悟道：“是便是。但不知此等鬼是何名色？”阎君愀然道：“此等鬼最难究治。欲加之以王法，彼无犯罪之名；欲彰之以报应，又非得罪之状。也曾差鬼卒稽查，大都是些习染性成的罪孽。”叫判官^⑧将此等鬼簿递与大神。钟馗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谄鬼、假鬼、奸鬼、捣大鬼、冒失鬼、挖楂鬼、仔细鬼、讨吃鬼、地溜鬼、叫街鬼、偷尸鬼、寒碜鬼、倒塌鬼、涎脸鬼、急急鬼、耍碗鬼、遭瘟鬼、浇虚鬼、轻薄鬼、绵缠鬼、黑眼鬼、低达鬼、得料鬼、齷齪鬼、温尸鬼、发贱鬼、不通鬼、诓骗鬼、心病鬼、醉死鬼、抠掐鬼、伶俐鬼、急赖鬼、丢谎鬼、乜斜鬼、撩乔鬼，还有风流鬼、色中饿鬼，临了一个榷 謔大王。

钟馗看毕，大惊道：“不料世间有这些鬼魅，不知

今在何方？”阎君道：“也无一定。大抵地方繁华处，轻薄、风流等鬼多。地方鄙俗处，仔细、齷齪等鬼多。地方浇漓处，捣大、挖楂等鬼多。尊神但随便驱除可也。然驱除之法，亦不可一概而论。得诛者诛之，得抚者抚之，得怜者怜之。总之，量其情之轻重，看其罪之大小，只在尊神斟酌便了。”钟馗道：“虽然如此，但阴间的鬼魅，有十殿阎君，又有左右六曹审理。阳间的鬼，独委小神一人，恐怕独力难支，将奈之何？”阎君道：“不妨不妨。孤这里还有两个英雄，一名叫做咸渊，一名叫做富曲。他两人有文武之才，可以随便驱使。再着阴兵三百，以助其威，自无不灭之理。”速传咸富二人，当殿听旨。只见咸富二人，俯伏殿前。钟馗举目观看，这咸渊，你道怎生模样：

头戴儒巾，论脑油足有半斤。身穿蓝衫，想尘垢少杀三升。满腹文章，无奈饥时难煮。填胸浩气，只好苦处长吁。白眼亲朋，反说穷酸骨傲。离心妻子，倒嫌男子情乖。正是：

失意猫儿难学虎，败翎鸚鵡不如鸡。

钟馗再看富曲时，却又不同，怎见的：

举止刚方，形容古怪。狼腰虎体，两背有千斤之力。海阔天空，一心无半点之私。力能扛鼎，怎奈无鼎可扛。气可吞贼，其如有贼难吞。折弓烂箭，只好

向人前卖弄。六韬三略，只落的纸上谈兵。正是：
雄心欲把江河直，薄命难逢推毂人。

阎君对钟馗道：“这二人一文一武，堪可驱使。只是无尊骑可乘，怎生是好？”这阎君踌躇一回，忽然想起道：“俺这里阴山之中，有一白泽，他原是伯翳所变，只因他害了伍子胥，将他贬入阴山。数百年以来，自怨自艾，颇有改邪归正之心。”叫鬼卒可将白泽牵来。须臾，数十个鬼卒簇拥白泽而至。阎君道：“汝今既有悔心，可与驱魔大神骑坐，不得无礼。”只见那白泽摇头摇尾，似有驯服之状。钟馗起身拜谢阎君，飞上了白泽，提了宝剑，插了笏板，咸富二神骑了骏马，率领阴兵三百，浩浩荡荡，望阳间而来。过了枉死城，只见奈河桥上，立着一个小鬼，拦路大喝道：“何处魔神，从俺奈河桥所过？”钟馗大怒道：“唐天子封俺为神，阎罗王又赐俺兵将，你是何鬼，敢大胆拦路？”这小鬼听了，谄的浑身打战，道：“不知，望乞饶恕。敢问尊神，今将何往？”钟馗道：“唐天子令俺遍行天下以斩妖魔，故此路过。”小鬼道：“尊神既遍行天下，小鬼情愿随行。”钟馗道：“俺已有阴兵三百，要你何用。”小鬼道：“尊神有所不知，我原非小鬼，俺是田间小鼠所变。曩日曾与鹤□^⑨赌赛。他欲巢遍上林，俺欲饮干奈河。不料，他所巢不过一枝，俺所饮不过

满腹。谁想自饮水之后，身边生了两个肉翅，化作蝙蝠，所以有鬼的所在，惟俺尽能知之。尊神欲诛妖邪，用俺做个向导如何？”钟馗听了大喜道：“俺正少一个向导，你试变来我看。”那小鬼打个转身，忽然飞起。钟馗抬头观看，果是一只碗大的蝙蝠，钟馗于是喜出望外，跟定蝙蝠，踊跃而去。这一去，有分教：

魑魅^⑩攒眉，鹤唳风声皆是将；

魍魉^⑪破胆，山川草木总成兵。

不知此去，如何斩鬼，且听下回分解。

校注：

①銚：原本作“鸾”，从康熙年间刘璋初稿手写本改为“銚”。

②教：原本作“叫”。文中两字常混用，不另校注。

③闱(wéi)：科举时代称考场为闱。

④笏(hù)：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制成，上面可以记事。

⑤玃(jiān)。

⑥□(fēng)都：迷信传说指阴间。

⑦阎君：佛教称管地狱的神，也叫阎罗王，阎王爷。

⑧判官：迷信传说中阎王手下管生死簿的官。

⑨鹞□(jiāoliáo)：一种鸟。

⑩魑魅(chímèi)：传说中山林里能害人的妖怪。

⑪魍魉(wǎngliǎng)：传说中的怪物。

第二回 诉根由两神共愤 逞豪强三鬼齐谄

漫说子云才，无具帮扶志已灰。弹铗田文何处去？哀哀。说到伤心泪满腮。

冷眼怕睁开，满目难看似烂柴。幸有宽皮装去了，该该。捣大欺人为甚来。

话说钟馗跟着蝙蝠，领着阴兵，浩浩荡荡，往阳间而来。其时都化作人形。正是三春时候，一路上看了些桃红柳绿，碧水青山。远远见杨柳湾里，显出一座古刹，那蝙蝠早已飞向前去。钟馗道：“俺不免到那寺中歇息一会，再去如何？”咸富二神齐声道好。看看走近寺前，众神抬头观看，只见上面挂着一个牌匾，上写着“希奇寺”三字。果然修盖的齐整。怎见的：

琉璃瓦颜如青石，朱漆柱不亚黄丹。白石台基打磨得光光滑滑，油绿斗拱粧画得齐齐整整。山门下，斜歪着两个金刚，咬着牙，睁着眼，威风凛凛。二殿里，端坐着四大天王，托着塔，拿着伞，相貌堂堂。左一带，南海观音率领着许多罗汉。右一带，地藏^①尊者陪坐着十殿阎君。三尊古佛，莲台上垂眉落眼。两位伽蓝，公案后袖手旁观。更有那弥勒^②佛，张着口，呵呵大笑。还有个小韦陀，穿着甲，默默无声。老和

尚故意欺人常打坐，小沙弥无心念佛害相思。

钟馗等到了寺门，知客见了，大吃一惊，问是何处来的。钟馗道：“俺奉唐王之命，到处斩鬼。因见上刹装严，到此一歇。”知客引着钟馗，拜了佛祖，参了菩萨，走到后殿，又谒了弥勒古佛，随喜了一会。知客让至方丈，递上茶来。钟馗等吃了茶，知客道：“老爷到此，本该恭候，只新近来了一个火头，懒惰异常，唯恐斋馔不周，是以犹豫不决。”钟馗道：“咱家并不吃素，你只与俺买些肉来，打些酒来，俺三人自吃。其余兵卒，你只做些汤饭就可够了。”知客见说，慌忙买了几腿猪肉，打了几角好酒，送到方丈。这钟馗挽起袍袖，提起剑来，将肉割得粉碎，撩起长须，露出一张大嘴，如狼吞虎噬一般，一面吃肉，一面饮酒。咸富二神亦陪他吃了一番。真个似风卷残云，霎时间杯盘狼藉。钟馗向咸富二神道：“适间阎君跟前走得慌忙，不曾问得二位根基。如今闲暇，何不细说一番，咱家亦得个明白。”咸渊叹口气道：“我本一介寒儒，上无父母，下鲜兄弟，终日只以吟诗作赋为本。不料，此诗与彼丝不同，吟下盈千累万，亦做不得衣裳，遮不得寒冷。此赋与彼富不同，作下满案盈几，也立不得产业，当不得人家。每日咽喉似海，活计全无。看看穷的益发可怜了。待要寻亲戚，亲戚不唯不怜我，而反笑我。

待要靠朋友，朋友莫说求他，亦难见他。及至回家，妻子又吵个不了。因此俺弃了家小，四海遨游。无奈风流的嫌俺迂□，糟腐的道俺狂放。后来寓在都门，颇为知章贺老先生赏识。那年正当大比，蒙贺老先生取为探花^③及第。不想宰相杨国忠要叫他儿子做状元，贺老先生见他儿子半字不通，不肯取他。他就怀愤上了一本，说贺知章朋比为奸。朝廷将贺老先生罢职回家，将俺革退。俺想半生流落，甫能知遇，又遭阻滞，命薄如纸，活他何益。因此俺一头撞死。阎君怜俺无辜，正欲仰奏天庭，不想主公至此，得见天日。”说罢，号啕痛哭。钟馗道：“苦哉，苦哉！汝既有此才华，俺今日权拜你为行军司马，待功成之后，奏知上帝，那时再讨封爵。何如？”这咸渊含泪拜谢，未了，只见富曲那里久已落泪。钟馗道：“汝有何心事，何不也与咱家一讲。”富曲道：“俺本将门之子，自幼爱习弓马，颇有百步穿杨手段。怎奈时乖运蹇，屡举不第。后来投了哥舒翰，那年吐蕃作乱，哥舒翰令安禄山讨贼，将俺随军。不料安禄山失了军机，将他陷入贼阵。是俺奋不顾身，将他救出。哥舒翰要斩他。不料，他颁了杨娘娘的情面，向明皇说了。反说主将败阵皆手下人不用命之过。因此将俺杀了。俺这段奇冤无处伸白，今日得遇主公，正欲借此以泄胸中之愤也！”钟馗道：

“既然如此，俺就拜你为开路先锋。”这富曲也谢了。两神又问起钟馗之事，钟馗一一说了，两神不胜叹息。正是：

愁人莫对愁人说，说起愁来愁杀人。

次日起来，正欲整顿阴兵向前走路，只见一个小沙弥^①慌慌张张拿着一个红帖，往后殿直跑。钟馗道：“是甚么帖子，拿将来俺看。”那小沙弥不得已递与钟馗，钟馗接着帖子，只见上写着：“年家侍教生独我尊顿首拜”。因问道：“此人是要拜谁？”小沙弥道：“俺问他，他说是要拜后殿弥勒古佛的。”钟馗道：“岂有此理！弥勒古佛岂可说个拜字。”小沙弥道：“老爷如不信，他随后就来，老爷只闪在旁边看他动静便了。”钟馗依言躲过，只见山门开处，果然进来一个妖魔，怎见的：

两道扬眉，一双瞪眼。两道扬眉，几生头顶中；一双瞪眼，竟在弥灵骨上。谈笑时仰面朝天，交接处眼底无人。手舞足蹈，恍然六合内任彼峥嵘；心满意足，竟觉四海内容他不下。戴一顶凤头冠，居然尊其瞻视。穿一件虻蚤皮，止算的设其衣裳。两个小童，不住着高呼低骂。一匹瘦马，那里肯漫步缓行。正是：
猫儿得意欢如虎，蟋蟀粧腔胜如龙。

原来此鬼一生好捣，今日来原欲捣这些和尚，骗

些钱使。不料，恰好撞着钟馗。钟馗看了他举动，又看了他粧束，不觉勃然大怒，提起剑来，劈面就砍，道：“你这一字不通，谄断肠子的狗材，辄敢胆大欺人！”这妖魔闪过一旁，呵呵大笑道：“你且说俺如何不通，如何欺人。若是是了便罢。稍若不是，俺和你决不干休！”钟馗道：“且不要论你衣冠僭妄，举止轻狂，只这尊弥勒古佛是何等尊重，你就敢写个年家侍教生帖子拜他，这岂是你通文达理，谦恭之处的么！”魔王道：“若说起这根由，只怕有我坐处，并无你站处。俺当初和他同山修道，同洞讲经。到后来他便做了四方尊者，俺便做了南瞻部州上管天下管地尊无二上撑天立地大将军。所以三官大帝见了俺，尚称晚生；十殿阎君遇着俺，皆道卑职。至于廿八宿、九耀星官以及四渎五岳龙王等众，益发不敢正眼观看。俺今与他一个侍教生帖，因他是个和尚，不好与他眷弟，所以下个教字，还是谦而又谦，何为一字不通耶？”这钟馗听得说出许多根由，谗的暗暗咬指道：“不想他有如此本领，怪道他扬眉瞪眼的。”只得诡他道：“你今无兵无将，俺待要杀了你，显得俺坐地欺人。你且回去领兵来，那时和你交锋。”那个妖魔呵呵大笑道：“也罢。俺且让你，再来拿你未迟。”只见他脚不□地，竟从半空而去。钟馗对咸渊、富曲道：“看他神通广

大，其奈之何？”咸渊道：“虽然如此，这其间尚有许多可疑处。”富曲道：“有何可疑处？”咸渊道：“他拜弥勒古佛，现今弥勒古佛是尊泥塑佛像，又不能动容周旋，如何拜他？此其可疑者一也。他又说他是撑天立地大将军，俺查缙绅^⑤并幽怪录并无此等官衔神号。此其可疑者二也。他说三官尚称晚生，阎君亦称卑职，其神可谓尊之极矣，就该有銮仪侍卫、陪驾诸神。怎么一匹羸马，两个小童而外，无有护从羽翼？此其可疑者三也。有此三疑，所以此妖有些难凭据。”钟馗道：“是呀！俺待要斩他，只恐他果有些来历，有干天条。待要放去，又怕他将来作祸。怎生是好？”咸渊道：“不难。我不免扮作个草泽医人，前去访问端的，再来诛他，不迟也。”钟馗道：“有理，有理！”于是，咸渊头戴了一顶高头方巾，身穿了一件水合道袍，束了一条黄丝绦，换了两只猪嘴鞋，肩上背了药囊，手中拿了响环，作别钟馗众人，信步而去。走勾多时，只见前面一溪流水，几棵杨树，柳下一座小桥，桥边都是朱漆栏杆，十分清雅。怎见的，有诗为证：

清水无尘映夕阳，东风拖出柳丝长，
闲来独向桥边坐，不数人家彩漆床。

这咸渊走的困乏，只得在桥上歇息片时。正在那里受用些清风徐来、绿水潏洄，只见一个白须老者走

上桥来，向咸渊拱手道：“足下莫非善岐黄之术么？”咸渊道：“问俺怎么？”老者道：“俺姓通名风，号仙根，年七十一岁，并无子息，只生一个小女。不知怎的，近来发寒潮热，晚间自言自语，似有妖魔之状。敢烦先生垂怜屈驾一看如何？”咸渊依允，随着老者，一步一步走入村来。那村你道如何：

几间茅屋，一带墙垣。扇车傍金鸡寻食，崖头上白狗看门。南瓜、葫芦，竟当做铜炉摆设；枣牌、谷穗，权充做古画遮墙。牛圈里，两个铃铛鸣彻夜；树林中，几千鸟雀闹夕阳。还有那村姬面黑偏搽粉，少妇头蓬喜戴花。

这咸渊跟着老者走入房中，也不暇看他女儿容貌，只顾低着头假诊脉。诊了一会，只得假说道：“令爱受了些邪祟，不用服药，你这里现有一位撑天立地大将军，神通广大，何不请他来遣遣妖邪，乃烦外人调理耶？”通风道：“俺这里并无甚么撑天立地大将军，先生莫非记差了？”咸渊道：“不差，不差。小弟也曾见过他，怎么记差。”通风道：“先生既见过，怎么模样，怎生打扮？说来俺听！”这咸渊遂将那妖魔如何拜佛，如何面目，如何衣服，一一说了。通风道：“原来又是此鬼捣大？”咸渊失惊道：“怎么是捣大？”通风道：“此鬼名为捣大鬼。他本是孟子所说齐人后代，也有

一妻一妾。因他妻子看破行藏，存扎不住，所以带了他的一妾到俺这荒村来。初来时，捣大捣的人人惊怕，个个寒心。后来捣惯了，只见他捣虽如此，恰无甚本事，所以都不理他。他见人不理他，自知捣不下去了，所以又到远处地方，专捣过往客人，骗些酒食，图些物件。早是先生们正气，不曾被他捣住。他何尝不是甚么神来！”咸渊道：“是便是，只是他现戴着紫金冠，穿着白花袍，俱是何处来的？”通风道：“此冠说来亦发话长。那日敝村赛社，要装三官战吕布的故事，向戏班中赁的冠来。不想他怀齷齪，就将冠匿起，不肯还人，时常戴了捣大。至于那件衣服，前日才向小弟当铺中借去，今日正要去讨，不想他又穿了捣大。但不知那马与小童是何处骗的。一席话说的咸渊如醉方醒，说道：“如此怎生破他？”通风道：“不难，不难。早起闻他的妾已饿死了，他还不知。待等他与你们冲锋对敌之时，老汉去高叫报信，索讨衣服，将他根基掀腾出来，他自然捣不成大了。那时下手，岂不省力？一者成了先生之功，二者除了敝村之害，你道如何？”咸渊道：“妙妙妙。”于是拿了响环，背了药囊，作别老者。一头走一头笑，直笑到山门来。钟馗道：“探的事情如何？为何这等大笑？”这咸渊笑一回，方才说怎的遇着老者，怎的看病，怎的说起捣大鬼，怎的偷金冠，

怎的赁衣服，一五一十，细细说了。把个钟馗与富曲笑的只是打跌。三神正在那里大笑，只见那捣大鬼领着一夥鬼兵施施而来，山门外叫骂。这钟馗大怒，调开阴兵，左有咸渊，右有富曲，并立门旗之下。钟馗以剑指着道：“那来者莫非捣大鬼乎？”那捣大鬼暗吃一惊道：“他怎知孤的贵号？”只得勉强说道：“孤家此号不过是浑号而已，岂得谓之真耶？汝有本事与俺大战三合如何？”钟馗道：“使的，使的。”两人一来一往，战够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捣大鬼正酣战之际，只听耳边高叫道：“捣大鬼，还我衣服来！”捣大鬼抬头一看，正是通风老人。捣大鬼佯装不理，与钟馗又战。这老者又叫道：“衣服是小事，还有凶信报与你。你家贵妃今早饿死了，等你去买棺材。”这捣大鬼见他履历手本被这老人高声念出，唬的骨软筋麻，目瞪口呆，不能□□^⑥。早见富曲一骑人马斜刺里飞来，将捣大鬼拿下马来。众鬼兵一挥而散去。老人见除了大害，也欣然去了。这钟馗得胜回营，将捣大鬼捆倒在地，将他眼睛用剑剜出，竟生吃了，说道：“俺本该诛你，但俺体上帝好生之心，饶你去罢！”这捣大鬼叩头拜谢，竟瞎抹瞎揣的去了。原来这捣大鬼有两个结义兄弟，一名唤做挖楂鬼，一名唤做寒砣鬼，自幼与捣大鬼情投意合，声气相符。当日，挖楂鬼与寒砣鬼正在那不

老石上坐着闲谈，只见捣大鬼抹揣将来。二鬼大吃一惊，说道：“兄长今日谓何这等狼狈，何以至此？”捣大鬼听的说道：“不消讲起。你老哥终日捣大，不想今日捣骗了，遇着一个甚么鸟钟馗，将俺拿住，把眼睛剜出生吃了。家中妃子已是饿死了。交你老哥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今日至此，专望二位贤弟救命则个。”说到伤心之处，弟兄三人不觉放声大哭，流了四行眼泪，挖楂鬼愤然道：“俺三人结义以来，无论天地神灵、官员宰相也都要看俺们几分。甚么鸟钟馗就敢欺心大胆。哥呀，你不消怕他。要俺兄弟们做甚么？他要打，就和他打；他要告，就和他告。骚胡吃柳叶，俺就不信这个羊上树。”寒碜鬼道：“二哥说的是。自古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哥与兄弟们结义，正为甚么？你兄弟也还有些本事，也还有几个鬼兵，怕了他不成？俺把他当做个赵龙池格，还不在俺戊己庚上呢！哥呀，你只听我说，我和二哥点起鬼兵，围住寺院，尽教他寸草不留！”这捣大鬼壮起胆来，真个点起鬼兵，披挂整齐，杀奔寺院而来。怎见的：

炮声振地，杀气连天。裹脚旗、围裙旗，迎风飘荡；剃头刀、割脚刀，映日光辉挖楂鬼歪戴紫金冠，知他得意；寒碜鬼斜□着罗圈镫自觉威风。中军帐里，没眼睛他还要夜看兵书；弥陀寺前，有结果定要教齐

登鬼簿。

且说钟馗班师回寺，正与咸富二神并笑捣大鬼的故事，只见小和尚两脚如飞，进来报道：“老爷不好了，祸事来了，祸事来了。”钟馗道：“有何祸事？”小和尚道：“捣大鬼又调了他两个兄弟，一名挖楂鬼，一名寒碜鬼，率领鬼兵无数将寺院围的铁桶相似，怎生是好？”钟馗大怒道：“俺道饶他，他倒寻上俺门来了。”手提宝剑，正欲出阵，咸渊道：“主公不消动怒。我想此鬼虽然剜去眼睛，究竟廉耻未生。不如小神去劝谕他一番，他若改过自新，亦是消魔之一法也。”钟馗道：“你试走一遭，待他不改时，再战未迟。”这咸渊骑马出阵，高叫：“捣大鬼前来答话！”只见对阵中一骑马飞出，头戴歪巾，身穿短服，手中拿着一杆白铁毛枪，冲过阵来。众视之，乃挖楂鬼是也。挖楂鬼道：“俺和你往日无仇，今日无冤，为什么将俺家兄剜去眼睛，竟生吃了？俺今日拼个你死我活！”举起毛毛枪就刺过来。咸渊拦住道：“且莫动手，和你且讲正话。大凡人生在世，全要信实廉耻为重。圣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又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你们这伙魔鬼，通无信义廉耻。捣大的捣大，挖楂的挖楂。在尔以为得意洋洋，在人看来狗屎不如。稍有廉耻者，即当羞死，尚敢扬眉瞪

眼，白昼骗人耶！”只见挖楂鬼全无愧怍，反呵呵大笑，道：“汝欲学孔明骂俺王郎耶？古人云：‘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你交俺老实本分，谁来睬你？所以俺挖楂起来，呵豚的他也肯呵豚，嗅屁的他也肯嗅屁。你虽养高自重，见了俺吃的，只怕香的你鼻孔流油；见了俺穿的，只怕看的你眼中滴血；见了俺使的，只怕想的你心上生疮。看我们如何体统，你就敢大胆欺心。”一席话说的这咸渊牙痒难当，只得败回阵来。钟馗道：“为何司马一出便回？”咸渊道：“不知怎的，他那里说话，我这里就牙痒起来，实是难当。”富曲道，“谅此辈非言辞可下，还是相战一番，方见高低。”钟馗道：“这等劳卿就去。”这富曲结束齐整，提刀而去。且说挖楂鬼得意回阵向寒碇鬼夸张道：“你看俺睬他如何？”寒碇鬼道：“待他再来时，俺也替大哥出力。”正在矜夸之际，只见鬼兵报道：“外边有一个将军来也。”寒碇鬼听得，戴了一顶灯盏高盔，穿了一领扎花铠甲，拿了一口割脚短刀，冲出阵来。富曲问道：“来者莫非挖楂鬼耶？”寒碇鬼道：“你这有眼无珠，就不看俺穿的是甚么东西，拿的是甚么兵器？且不要论俺武艺高强，人才出众，只这顶盔是通身贴金的，这领甲是南阳清水绣线扎花的，这双靴是真正股子皮的，这口刀是折铁点钢砂石细磨的，这匹马是五十两细

丝银子买来的。你有甚的本事，敢和你寒碜鬼老爷交锋对敌？”方才说完只见富曲一跤跌于马下，众阴兵急上前去，慌忙救回。钟馗道：“先锋为何落马？”富曲道：“奇哉，奇哉。他正在那里夸张之时，不知怎的，将俺的筋裂的生疼，所以跌下马来。”钟馗道：“你们不济，还是我亲自出去。”这钟馗提了宝剑，阵前高骂。鬼兵报与捣大鬼。捣大鬼道：“二位贤弟俱有功劳。俺不免也杀一阵。”挖楂、寒碜二鬼齐声道：“兄长且不要出去，他已将兄长的眼睛剜了，只怕见了你，说兄长是瞎子出阵来了。”捣大鬼道：“不妨，不妨。这叫做剜了眼睛不算瞎，有何妨碍？”二鬼阻拦不住，只得放他出去。钟馗道：“你已是剜了眼睛的，怎么还要瞎捣？”捣大鬼道：“孤家向日只因娘娘驾崩了，一时心绪不宁，被你拿住。俺今日调了孤家两位御弟，率领大将千员，雄兵百万，岂惧汝哉！你若早早回去是你造化，若道半个不字，俺勅令四大天王将你拿住，发在阎君那里，交你万劫不得人身。”这一席话方才说毕，钟馗不觉一阵恶心，几乎吐了，立地扶病回来。咸富二神大惊道：“方才牙痒的牙痒，筋疼的筋疼，恶心的恶心，倘他冲过阵来，怎生是好？”三神正在愁苦之际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走将进来，怎生模样：

一个光头，两只肥脚。一个光头，出娘胎并未束

发。两只肥脚，自长大从不穿鞋。吃饭时，张开大口，真个是一座红门。晒笑处眯缝细腿，端的赛两钩新月。肚腹朝天，膀膀胀胀，足可撑船荡桨。布袋拖地，圪圪塔塔，都是些烧饼干粮。正是：

任他贵贱贤愚辈，尽在呵呵一笑中。

这和尚笑嘻嘻走进门来，向钟馗众人道：“你们为何这等狼狈？”钟馗道：“师父有所不知。如今来了三个鬼王，将俺三个害的又牙痒又筋疼又恶心，再不能胜他。奈之何哉？”和尚道：“不妨，不妨。”于是走出山门，向那伙鬼兵道：“何处魔头，速来见吾。”只见三个鬼王洋洋得意而来，说道：“你是何方挂搭野僧，敢来说话？”这和尚也不理他，他见和尚不理，拿枪便刺，拿刀便砍。这和尚笑了一笑，张开大口，囤碌一声，竟将三个鬼王一齐咽下。钟馗众神大惊道：“我师父何以有此神通？”和尚道：“你们不知，此等鬼也，与他讲不得道理，论不得高低，只将大肚皮装了就是，何必与他一般见识！”钟馗道：“是便是。只是吃在肚中，未免有些楂碜难当。”和尚道：“贫僧自有处置。”须臾，出了一个大恭，竟将三个鬼王变成一堆臭屎。众神方才大喜，正欲叩谢，只见那和尚化阵清风就不见了。众神道：“怪哉！怪哉！怎么一时就不见了？莫非佛祖来助我耶？”咸司马道：“是了，是了。我见后殿

弥勒古佛就是这等个模样。”众神一齐走到后殿叩拜。正是：

三个鬼王，生前作尽千般孽；

一堆臭屎，死后不值半文钱。

不知此后又有何鬼，且听下回分解。

校注：

①地藏(zàng)：佛教菩萨名。

②弥勒：佛教菩萨之一，佛寺中常有他的塑像，胸腹袒露，满面笑容。

③探花：科举时代的一种称号。明清两代称殿试考取一甲（第一等）第三名的人。

④沙弥：指初出家的年轻的和尚。

⑤缙绅：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

⑥□□(chuàizhèng)：挣扎。

⑦晒(shěn)：微笑。

第三回 咸司马计救□西施 富将军箭射涎脸鬼

花影当廉日正长，闲评人事费商量。
因循既减豪梁气，冒失还□训诫方。
不断多情绵似带，自乾有面厚于墙。
剑锋不惜诛邪手，才觉青天分外光。

话说钟馗拜谢了弥勒古佛，回至方丈，就要收拾行李起程而去。这知客^①再三款留，说道：“老爷到此，并无点水之情，待贫僧聊备小斋，少申寸敬！”钟馗只得坐下。等了半日，方放下桌儿。又等了半日，方才托上一道茶来。看看等至日落时候，方才拿将几碗下饭。急的知客不住往厨下催督。钟馗不觉赫然大怒道：“汝既留俺，为甚这等怠慢！”知客道：“千老爷得知，就是前日所言新近来的一个火头，十分懒惰。每日睡至红日三杆，每夜磨至三更以后。至于出言行走，都是丢油没水，竟像害劳病的一般。所以把斋饌迟了，望爷爷饶恕则个。”钟馗道：“你叫他来，俺看怎的个火头。”这知客叫了半日，只见那火头慢条斯理的走将进来。众神举目观看，怎生模样：

垂眉落眼，少气无神。开口言如三绺，举步时脚有千斤。虎设前来，谅不肯大惊小怪，贼若后至，又岂

敢急走忙行。心和气平，好似养成君子；操手并足，真如得道天尊。正是：

出髓东西堪作弟，无粮布袋可为兄。

钟馗看了按剑大喝道：“汝是何方人氏，从实招来，免汝一死！”那火头不慌不忙，上气不接下气的回道：“念小的原非人类，本是冤魂。只因那年做些买卖，要赶水头。不想，众人性急，都老早走了。俺起来时，已是红日半天，只得一人行走。谁料路远的紧，四五里路直走到黑。忽然，遇着一个皮脸贼，将俺行李尽行夺去。正要赶他时，又是一条烟蛇把俺缠住，缠的我少气无力，不觉死去。止望告诉阎君，不料，走到阴司，阎君又退殿了。只得权在寺中，图些嘴食。此系实情，不敢冒诈，所禀是实。”这几句话说了半日，方才说完。这钟馗道：“据汝说来，莫非温尸鬼么？”火头道：“不是是甚？”钟馗道：“俺待要杀了你，你又无罪。待要不杀，实是恼人！”正在沉吟之际，只见一个人突然进来，也不管上下，不分南北，坐在正面，举箸就吃。众神见了都吃一惊。怎生模样：

本非傲物，恰像欺人。有话便言，那里管尊卑上下；有酒便吃，并不解揖让温恭。东沟犁，西沟耙，说将来全无根据。但遮前，不盖后，做出去管甚周祥。一充性子，闯下祸，方才破胆；三分粗气，弄下鬼，始觉

寒心。正是：

但知天下无难事，不信人间有细人。

你道此人是谁？原来就是簿子上所记的冒失鬼是也。当日冒失鬼坐在正面自饮自吃，钟馗看的不觉大怒道：“这人来的这等冒失，俺如今到想得一个法子在此。”众人道：“有何方法？”钟馗道：“这两个鬼，温尸的温尸，冒失的冒失。俺如今把他平处一番，交他温尸的反要冒失起来，冒失的反要温尸起来，也是个衰多益寡之法。”咸富二神道：“方法虽好，只是如何平处得来？”钟馗道：“不难。”于是手提宝剑，将两鬼一剑一个，劈成四半，合拢将来，依然变成两鬼。你道怎么就长得来？原来鬼本无形，只有阴气，气与气合，自然易成。只见两个鬼，温尸的也不温尸，冒失的也不冒失，竟成一对中行君子。众人一齐大笑，都服钟馗有伐妖造化之手。只是把寺中和尚唬的暗暗咬指，以为神人出世。当日二鬼拜谢而去，众僧益发恭敬，又住一夜，次日，整动阴兵，跟定蝙蝠，作别僧人，往前再走。走勾多时，只见通风老人坐在那里叹息。见了钟馗众神，大喜道：“老爷们何来？快请到舍下献茶。”钟馗道：“老者何人？”咸渊道：“此即仙根老人，前日诛捣大鬼亏他，今日为何在此纳闷？”老者道：“一言难尽。自从诛了捣大鬼之后，只当老爷们驾已

行了，决无相会之日。不想今日得遇，实是三生有幸！”咸渊道：“你不知捣大鬼又调了他两个兄弟，十分利害。他和俺战了几场，俺不能取胜，幸遇弥勒古佛一口吃了，方才罢手。所以耽误了多少日期。但不知你女儿病比从前好些么？”老人道：“说来话长，请到舍下细讲。”于是众神跟定老者，走入草堂里来。只见正面挂着一幅亲友庆贺的寿帐，文理只好半通；下边放着一张朱红小桌，漆皮已去一半。墙边都是些囤子，堆放着茭子、黑豆。门后都是些农器，无非是犁耨叉耙。众神看了一回，钟馗坐在正面，咸富二神坐在两边，其余阴兵俱扎在村外，老者下席相陪。须臾，吃了茶，咸渊又问起女儿之病。通风道：“自从先生看病之后，一日甚是一日，后来看看将死。老汉再三盘问，小女方才说出，原来是一个鬼魅缠绕。所以老汉专请老爷到此，今日幸遇，喜不自甚。”钟馗道：“是何鬼魅？俺专要斩他，他来的正好。”老儿道：“此鬼说来着实利害。小女曾细细问他，他初时不肯说出，后来相与熟了，方才说出根基。他本是无耻山寡廉洞，洞里有个鬼王叫做涎脸鬼大王，那涎脸鬼还有四个徒弟。一个叫做齜齜鬼，他会吃人，再不肯交人吃他，真有半毛不拔的本事。一个叫做仔细鬼，任你贼打火烧，总不肯舍出一文钱来。这两个好生利害。还有一个

急赖鬼，无基本事，全凭赖罢了。又有一个绵缠鬼，就是缠小女的鬼魅。他这四个鬼领了涎脸大王的教训，益发如虎添翼。如今这绵缠鬼将小女缠的九死一生，不久归阴。是老汉一生止生的这个女儿，倘若缠死了，俺老夫妻两个教何人送终！”说到伤心之处，不觉泪如雨下。钟馗道：“你女儿叫甚么名字！”老者道：“我女儿叫做□西施。只因生的有些姿色，就与西施相似，所以取他这个名字，又因西施住在西湖□罗村，得洛水之精生，我女儿住在这里，得山之秀而生，山水虽别，灵秀却同，所以叫做□西施。老汉见他生的娇媚，爱如掌上之珠。那日敝村赛社，看些三官战吕布的故事，不想被此鬼缠上。专望爷爷搭救。”说罢，跪在地下。钟馗道：“斩鬼是俺分中事，不必多说。你且引我看看你女儿动静，方好下手。”这老儿引着钟馗，进了卧房，将他女儿一看，果然十分标致。但见：

眉如新月，纵新月哪里有这般纤细。眼如秋水，即秋水也没有这样澄清。脸赛桃花，视桃花犹嫌色重。腰同杨柳，看杨柳还觉轻狂。簇簇眉尖，好似捧心西子。恹恹愁态，犹如出塞王嫱。只可惜生在荒村，一颗明珠暗投瓦砾。若教他长于金屋，三千粉黛难比娇娆。便是那王维妙手犹难画，况我这老拙无才怎便

描。

钟馗看了他女儿，心下想道：“怪道有鬼缠他，原来生的这等标致。”向通风道：“这鬼甚时候来？”老者道：“但到夜深，就来死缠。”钟馗道：“你且备些酒来，俺就在你女儿外间里等着。”那老者欣然整办去了。须臾，酒肉齐至。钟馗众神都在外间里谈笑饮酒。至更深时候，只听的帘外一阵狂风。风过处，闪出一个鬼来，好生利害。怎见的，有诗为证。

不是风流不是仙，情如漾^②水性如绵，
若非涎脸甄陶久，怎的逢人歪死缠。

且说这绵缠鬼走将进来，看见钟馗众神，撒身便去。这富将军随后便赶，照头劈将下来。那鬼吃了一惊，闪过一傍，将一条红丝绣带望空一掷，说时迟，那时快，竟将富将军捆倒在地。钟馗看了大怒道：“小小鬼头，就敢弄此缠人之术！”赶上前去，举剑便砍。那绵缠鬼双手无措，一个筋斗就不见了。钟馗割断绣带，放起富曲，向老者道：“料此鬼再不敢来了。”老者道：“不然，不然。老汉也曾再三毁骂，他领了涎鬼脸的教训，昼夜只管歪缠。尊神如不信时，转刻他便来也。”钟馗正在疑信之时，只见绵缠鬼手拿一条死蛇，又来缠绕。这钟馗提起剑来，上前便砍，他将那条死蛇当了兵器，只管左右盘旋遮架。钟馗两个一来一

往，大战多时。不提防被他掷起死蛇，竟将钟馗缠住。这富曲慌忙上前，正欲砍他，他又一个筋斗跑了。富曲只得将死蛇割断，丢于地下。话犹未了，这绵缠鬼又来，富曲只得又战。如此，在这村中相持了半月有余。钟馗急的暴跳。咸渊道：“我倒有一计，与其他来缠俺，不如俺也丢个带儿缠他，自然除了此害。”钟馗道：“他滑溜如油，怎么缠得住他？”咸渊道：“不难，不难。这条计叫做以逸待劳，恰要用着老人的闺女。”通风道：“但得性命，用之何害。”咸渊向众人附耳低言道：“要除此害，必须如此如此。”众人听了大喜道：“还是司马见识广大，虽然孙武复生不能过也！”这老汉告与妈妈，妈妈将此计告与□西施，女儿道：“羞人答答，怎么做的出来？”妈妈道：“儿呀！但得性命，那怕害羞！”女儿只得含羞应允。众人都藏在后院闲谈饮酒，不题。且说这绵缠鬼到了晚间，静悄无人，心中疑道：“这钟馗那里去了？”抬头见房中灯光半明半灭，听房中时，□西施微微叹息。绵缠鬼道：“怪哉！想是他们去了。”遂大着胆，走将进来，问□西施道：“你家鸟钟馗何处去了？”女儿道：“他因战你不下，他们今早都去了。你怎的一向不来，教奴家终夜盼望。”绵缠鬼道：“我恨不的寸步不离。只因他们利害，所以不得见你。今日相会，实是有幸。”于是双手搂住女儿，

就要求欢。那女儿道：“你且休要性急。奴见你交欢不耐久，就要泄了，不能满奴之意。奴今想了个法儿，做的条白绫带儿，勒在阳物根上，自然耐久。我试取出来，和你试之何如？”那鬼头喜的心花都开放了，亲个嘴道：“谁知亲亲这等爱我！”真个解开裤子，露出阳物。那西施将带儿套上，尽力一勒。这鬼头道：“慢着，慢着。勒的生疼。”女儿道：“不紧不久。”之女儿又尽力一勒，打成死结，见不能脱去，高声叫道：“绵缠鬼我已缠住了。爷爷快来！”钟馗等一拥而进，将绵缠鬼措手不及斩于剑下。只见富将军不觉拍手大笑起来。咸渊道：“你笑甚的？”富曲拍着老人笑道：“我笑他父子二人，专会拿人的根子。前者捣大鬼被你掀出根由，教俺灭了。绵缠鬼又被他女儿捉住根子，今日斩了。怎的你父子二人这会寻根子？”老汉笑道：“你不知老汉一家老实，不会找稍做事。但凡做事，要从根子上做起。”说的众人又笑。说里通风备酒管待钟馗等众，不题。

且说这涎脸鬼，住在无耻山寡廉洞，他身边还有一个军师，生来凡事精详，处事的当，因此人都起他一个混号，叫做伶俐鬼。当日伶俐鬼和涎脸鬼闲谈，涎脸鬼道：“连日怎的不见绵缠鬼来？”伶俐鬼道：“主公不消讲起此辈。自从他们得了涎脸的法儿，各人只

顾各人，何尝孝敬你来？你看那齷齪的倒来吃你，仔细的毫无寸敬，至于急赖的反要急赖，绵缠的无日不绵缠。他们不来是你的造化，你为何倒想念起他来？”涎脸鬼道：“你有所不知，今日固是他们不来。俺闲了时拿上这副涎脸，寻上门去，任他齷齪、仔细、急赖、绵缠，定要寻他些油水。今日闲暇无事，你权且管山洞，我不免且寻绵缠鬼一回，有何不可。”伶俐鬼道：“任凭尊意。”这涎脸鬼下得山来，过了大河，远远望见一座破庙，破庙旁盖着一座茶□，茶□上溜齐写着四个大字，乃是“施茶结缘”。这涎脸鬼再看那破庙时，恰是十分狼狈，怎见的：

穿廊倒塌，殿宇歪斜。把门小鬼，半个头，他还要睁眉怒目。值殿判官，没了脚，依然是努肚撑拳。丹墀^③下青蒿满目，墙头上黄鼠窥人。大门无匾，辨不出公侯将相。圣像少冠，也不知贵贱尊卑。香炉中满堆着梁间漏土，供桌上都去了案底花牙。多应是懒惰高僧不男不女闲混帐，辜负了善心檀越东奔西走费经营。正是：

若教此庙重修盖，未必人来写疏头。

这涎脸鬼走上茶□，只见两个闲汉在那里捣喇。涎脸鬼也坐在凳上。须臾，一个和尚托出三盏茶来。只见一人问和尚道：“你这茶□临着这座破庙，晚间

就不怕鬼么？”和尚道：“怎么不怕？只是关了门不理他也就罢了。”那一人道：“你们又说鬼哩。俺村中通风老头儿家一个女儿，生的千娇百媚，被个甚么绵缠鬼缠上，缠的他看看待死。不想他命不该绝，忽然来了一个钟馗，领着阴兵数百名，专一斩鬼。昨晚竟将这绵缠鬼斩了，你道奇也不奇？”这涎脸鬼听的暗吃一惊道：“怪道他许多时不来。原来被人斩了。”因问那人道：“老兄，这话可是真的么？”那人道：“怎么不真？我与他住在隔壁，也是亲眼见的，难道诓你不成？”这涎脸鬼听了，慌的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似漏网之鱼，往回飞跑。伶俐鬼接着道：“主公今日气色何其不正。”那涎脸鬼道：“俺今日打听的一桩大事，专来和你商量。”伶俐鬼道：“甚么大事？请道其详。”涎脸鬼遂将那人的话说了一遍，因说道：“你说为今之计何如？”伶俐鬼道：“他既然这等利害，我们关了洞门，躲避深藏。他终有一日过去，待他过去时，再扬眉吐气不迟。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此是兵家要诀，不可造次胡行。”涎脸鬼大怒道：“你长他人之威风，灭自己之锐气。俺如今与你商量，一者要替绵缠徒弟报仇，二者还要灭了他，以绝俺日后之害，怎么你反助起他来？”于是佯佯不睬，竟转入后宫去了。这伶俐鬼满脸没趣，叹口气道：“俺曩日投了楸诺大

王，指望做些大事，不想嶽謔不足以共机谋。今番来到这里，见他脸皮甚壮，可以有为，不想又是有勇无谋之辈，除了脸皮厚之外，一无可取。眼见的祸缘林木，殃及池鱼。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棲，贤臣择主而事。我闻风流鬼为人倜傥，俺不免投他去便了。”于是收拾行囊，悄悄的出了寡廉洞，竟投风流鬼去了。且按下不题。

再表钟馗众神饮酒中间，说起此鬼的师父乃是涎脸鬼。俺务必斩了他才好，但不知此鬼住在何处？”老人道：“想必不远，须要慢慢的访他。”话犹未了，则见那蝙蝠早已飞起。钟馗喜道：“兀的不是向导去了，须起身。”作别通风老人，率领阴兵，往前再走。正走中间，只见一条大河拦住去路。钟馗忙寻土人细问。土人道：“此河名为唾味河。上古本无此河，只因后来这无耻山寡廉洞出了一个涎脸鬼王，惹的人人唾骂，所以唾味积聚，遂流成这道大河。河面虽阔，其实不深，老爷只管放心过去。”钟馗听了大喜，发付土人去了。于是率领阴兵，一个个渡过河来。过了此河，就是无耻山，你道那山，怎的模样：

不诚石，垒堆的满地。没羞岩，高耸插天。冥耳攒蹄挨打虎，峰峦仰卧。张牙舞爪脱水狼，沟壑闲行。鬼念松沿坡遍长，不清柏满岸齐栽。这正是：

洞不在广，有鬼不廉。水不在深，有脸则涎。

当日钟馗上了无耻山，围了寡廉洞，使众阴兵高声叫骂。小妖报入后宫，那涎脸鬼大怒道：“俺正欲灭他，他来的正好。”于是戴了一顶牛皮盔，穿了一领牛皮甲，拿了一口三尖两刃刀，走出洞外，骂道：“你将俺徒弟杀死，正要报仇。你怎的这等大胆，还要寻上门来？”钟馗大怒道：“俺奉天子之命，专收汝等。尚敢相敌耶？”说毕，舞剑砍来，一剑正砍在他脸上。只见他毫无惊惧，并不损伤。钟馗道：“此鬼好壮脸也！”那涎脸：“不敢欺瞒，将就看得过。任你刀劈箭射，总不在心上。”富将军听的道：“主公退后，且待俺箭射此鬼。”涎脸鬼道：“使的，使的。咱家站下，任你箭射，只等你射乏了便罢。”这富曲自恃着百步穿杨的手段，挽起袍袖，泄满雕弓，一箭正中在那涎脸鬼面上。众阴兵齐声喝采，以为一箭射死。不想他分毫还未动，竟像不曾射着一般。富曲大怒，又射了一箭，那箭又射在脸上，那鬼又分毫不动。富曲慌了手脚，一气射了数十余箭，那鬼总是分毫不动。富曲道：“奇哉！昔日雷万春面带六矢，人以为难。不料此鬼面带数十箭，只觉平常。真是从古未有之脸也！”钟馗气的暴跳如雷，走上前去，照脸乱砍，竟如剁肉一般剁了个不亦乐乎。只见箭剁落一地，那脸并不曾红的一红。钟

馗按剑问道：“你这脸端的是何处而来的，这等坚硬？”那涎脸鬼笑道：“若说起俺这脸来，恰也有原有委。当日家师委师德传俺一个唾面自干的法儿，俺想此法，不过只要脸厚罢了。因此俺就造了一副铁脸，外用布裹漆了。俺恐不甚坚牢，又将桦皮贴了几层。所以这副脸任你刀砍箭射，俺都不怕。那日，也是俺一时丢运，将脸当在铺中。后来赎去，不想他当了许多壮脸，一时不能拣出。是俺眉头一簇，计上心来，说道‘你只将脸向石头上搽去，搽不破的就是俺的。’只见他将脸齐搽，竟搽破了许多。惟俺这付脸再不曾动的丝毫，所以俺方才赎来。有如此厚脸，竟是无价之宝，岂惧汝之刀箭耶？”钟馗顾富曲道：“似此，当如之何？”只得败回阵去，挂了免战牌。这涎脸鬼竟得胜回洞。

且说钟馗与咸富二神道：“如此厚脸，却怎生是好？”富曲道：“看他的本领，倒是有限，只是这副厚脸难当，怎设个法儿，诱得他的那副厚脸来到手，便不足畏矣！”这咸渊想了一会，忽然道：“有了，有了！他所凭者是那副厚脸，俺也照样造他一副，比他的更加厚些。来日交战与他相换，他若肯换时，此脸俺便得了。”钟馗道：“不妙，不妙。他失了一副厚脸，得了一副厚脸，究竟是一般，有何损益？到把俺也弄成个涎

脸了。”咸渊道：“不是这等说，俺这副厚脸中却暗暗藏了一副良心。那良心与涎脸却是相反的，等他换上时，那良心发动，自然涎脸渐渐薄了。那时他既脸薄，俺脸厚，自然不战而屈人之兵矣！”钟馗听了，喜的拍掌道：“妙哉，计也！此惟孙悟空能之，诸葛孔明亦不逮也！”于是依着法子，造起脸来。先以生铜铸就，中以鞋底铺佃，外用牛皮瞒了几层，只是少一副良心。问阴兵要，阴兵道：“我们见拿到世间无用，所以不曾带来。只有一个鬼兵拾得一副，老爷只问他要便了。”钟馗旋问此鬼，此鬼抵死不肯。众阴兵说：“小的们明明看见，他竟昧了良心，老爷不打，他不肯拿出。”于是众阴兵按倒在地，从他脊背里搜出一副良心来。装入脸中，比涎脸鬼的那脸更厚了一半。次日，使阴兵骂阵。涎脸鬼戴了厚脸出来道：“汝已是败阵去了，怎么又来纳命，难道你不知孤的脸厚么？”钟馗道：“难道你有脸，俺无脸耶？”于是将脸戴上。涎脸鬼吃惊道：“怎么他也有一副厚脸？怪道肯来见俺。”只得高声叫道：“俺的脸，你们昨日都是领教过了。你的脸，俺今日也要领教领教。”钟馗道：“从来不吝教，只管来领！”这鬼王走上前来，两脚丁字站住，举起三尖两刃刀，照脸砍来。只听得挖楂一声，火星乱迸，将刀已卷刃了。再砍第二刀时，那刀又卷刃了。涎脸鬼大惊

道：“这等看来，他这脸更在吾上了。吾若得了这副脸，可以横行天下矣！”高叫道：“你那脸果然出奇。你肯与俺换么？”钟馗道：“怎么不换！”这鬼暗喜道：“中了俺计也！”急忙将脸抹下，递与钟馗。钟馗也将脸抹下，递与涎脸鬼。涎脸鬼喜的戴在脸上。不多时，良心发现，看看把脸消的薄了。涎脸鬼大惊道：“怎么在他脸上厚，到俺脸上反薄？”再抹时，竟消如纸相似。须臾，再出一副良心来，咸富二神见他良心出现，并力向前。那涎脸鬼遮架不住，逃回洞去。小妖慌张禀道：“为今之计，只有两着，或是寻齷齪鬼，或是寻仔细鬼。大王或行或止，快些定夺！”涎脸鬼道：“罢了，罢了！脸已丢了，还论甚么行止！”拔出刀来，自刎而死。这正是：

但得良心能发现，果然有你不如无。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注：

①知客：寺院中主管接待宾客的和尚。

②潑：yíng。

③墀(chí)：台阶上面的空地；台阶。

第四回 因齷齪同心访奇士 为仔细彼此结冤家

财如血，些儿出去疼如裂。疼如裂，大难何膺，但凭胡说。究竟胡诌诌不着，忽然两地成吴越。成吴越，鹬蚌相持，鱼人自悦^①。

右调忆秦娥

话说涎脸鬼自刎而死，小妖见没了主人，只得四散逃走。因商议道：“我们往何处去好？”一个道：“就是适才所言，不是往齷齪鬼处，就是往仔细鬼处。”一个道：“仔细鬼他家远，我们先到齷齪鬼处可也。”众妖出了洞，竟从山后去了。一个个走的气喘吁吁，方才到了齷齪鬼门首。众妖向前叩门，门内走出一个小鬼问众妖道：“你们是何处来的？我家主人有病，不能相会。”众妖道：“你主人是何病症，莫非故意推托么？”小鬼道：“岂有此理！我家主人害的是挟脑风，现今吃药不效，难道捣你不成？”众妖道：“若说别样病症，我们不知。若说挟脑风，我们恰晓的一个方儿，立刻见效。”小鬼道：“是何方儿，何不见教？”众妖道：“我家主人当年也曾患过此症，后来请了一个师巫。那师巫敲起善鼓，须臾请将柳道跖来，将俺大王头上打了二十四棍，又被师巫灸了二十四艾壮，登时就好

了。”小鬼道：“这是怎么缘故？”众妖道：“你不知，这叫做贼打火烧！”小鬼道：“我只道正经话，原来都是鬼混。你们端的为何要见俺主人？”众妖道：“实和你说罢！如今不知那里来了一个钟馗，又有一个司马，又有一个将军，率领数百阴兵，专斩天下妖邪。昨日将俺大王灭了，我们所以逃难而来，一者与你主人报信，二者我们就来托靠，商议久长之计。”这小妖听了谎的慌忙飞报。且说那龌龊鬼正在那里思量怎么图人家的房产，怎么占人家的田地，这小妖正长正短，如此这般的禀了一会。这龌龊鬼不听便罢，听了此话，脑子里一声响，魂已钻入爪洼国去了。正是：

三万六千毛孔一齐流汗，

二十四个牙齿上下厮打。

只得吩咐小鬼与他们看饭，每妖四十颗米的稀粥，咸菜一根。吩咐已毕，只管踱来踱去，心下想到：“此事还须与仔细鬼商量方妥。”继而又想到：“若请他来商量，未免又要费事，不如我先去他那里，他自然要管待我。这叫做：‘猪八戒上阵，倒打他一钯^②。’”主意已定，只得走出门来。正走中间，忽然想起一事。你道想起什么事来？他道路途遥远，倘出起恭来，可不将一包屎丢了？不如回家唤个狗来跟上，以防意外之变。于是又叫了一只狗。走了多时，果然

就要出恭。龌龊鬼叹道：“天下事与其失之事后，不如虑之事前！圣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之谓也！”真个出了一个大恭。那狗果然吃了。不料吃了之后，那狗也出起恭来。龌龊鬼看了，气的发昏，骂那狗道：“不中用的畜生，真正是鼠肚鸡肠，一包臭屎也存不住了，要你何用？”待要丢了，甚是可惜，待要拿上，又无可拿之法。只得去道旁取了些草叶，包裹狗屎而去。主人看到此处，不觉作诗二首赠他：

其一

人污之后狗偏污，狗吃人污狗奈污，
料想人吞吞不乔，亦须包裹当馒头。

其二

龌龊之人屎偏多，自屙自吃不为过，
早知那狗不中用，宁可憋死也不屙。

按下龌龊鬼不题。且说仔细鬼生来秉性慳吝，情甘淡泊。其时正在家中看着财帛，听得门外有人叫门，只得走将出来。见了龌龊鬼道：“兄长何以到此？”龌龊鬼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有紧要话，特来商量。这般如此，有个钟馗，怎的利害。我想丢了性命倒是小事，倘若他令阴兵抢掠，你我一生所积岂不劳而无功？”仔细鬼道：“正是。不如我们自家将银子打成棺材，将咱装在里面，等他来时先埋了，岂不落得

受用？”龌龊鬼道：“不好，不好！这几两财帛原是子孙的，你我不过与他看看。我们随去了，交他们如何过度？”仔细鬼道：“我也是这般想，你说怎的个万全之策？”两个鬼想来想去，总没个好计策。看看想了半夜，饿的这龌龊鬼饥馁难当，只得向仔细鬼道：“老弟，我们饿了。不然，将我带来的狗杀了，你老哥请你如何？”仔细鬼道：“老兄原来还未吃饭。我们顾想，就忘了。只是此时火已封了，怎处？”低头想了半日，说道：“有了。昨日剩的两个半烧饼，还有一碗死鸡儿熬白菜，如不见外，权且充饥，如何？”龌龊鬼道：“使的，使的。”于是拿将出来，放在桌上。仔细鬼陪他吃了一个，这龌龊鬼止得个半烧饼在肚。只是桌上恰有许多芝麻落下，龌龊鬼待要吃了，又恐怕仔细鬼笑话。眉头一簇，计上心来。于是，一面画，一面说道：“我想钟馗这厮，他定要从慳吝山过来，过了慳吝山，就是抽筋河，过了抽筋河，就是芝麻岭了。桌上画一道，沾得几颗芝麻到手，因推润指，就将芝麻吃了。吃了又画，画了又吃，须臾吃的干净。只见桌缝中还有几颗芝麻不能出来，龌龊鬼又定一计，猛向桌上一拍，大恨道：“我们并不惹他，他怎么定要来惹我？拿定这钟馗，定要剉尸万段！”那芝麻果然溅将出来，龌龊鬼又以前法吃了。正然吃的热，仔细鬼一阵心疼，不能动止。你

道为何？他见桌上芝麻已是主人之物了，不想又被齷齪鬼设计吃了，所以心疼起来。这齷齪鬼见他心疼，心下也有些明白，只得作谢去了。且说仔细鬼疼了一会，转过气来，大恨道：“他何尝是来商量计策，分明是来讨扰。我不免明日也到他家商议，他自然要还我的席了。”于是饭也不吃。一宿晚景题过。次日起来，收拾行李，竟往齷齪鬼家去。这正是：

齷齪鬼捉齷齪鬼，仔细人寻仔细人。

须臾，到了门首，摇响门环。只见齷齪鬼从门缝里张望。仔细鬼道：“是我来了，不必偷觑。”齷齪鬼开了门道：“原来是老弟，我只当是吃生米的来了。”仔细鬼道：“你老弟从不吃生米。”齷齪鬼听得“不吃生米”，故意扬声道：“想是老弟吃了熟饭了。”因对家人道：“你二爷吃了饭了，不必收拾，止看茶来罢。”仔细鬼听的大惊，暗暗说道：“此番又受他的局了。”只得吃了两钟寡茶，因说道：“老兄昨日所言钟馗之事，我想来这事还是与急赖鬼商量，他必定还有些急智。”齷齪鬼道：“不消题起他。他去年借了我的三斗二升一勺粮食，只还了三斗二升，竟欠我一勺未还。我为朋友面上不好计较。你说他可成个人么？”仔细鬼说：“可不怎的。他还借了我的二钱三分四厘五毫银子，竟短了我五毫未还，如今止写下欠约在那里，哪里好

再逼他？如今我们且做个大量君子，阁过一边，且与他商议退敌之策可也。”龌龊鬼道：“你说的是。”两个人携手出门，同到急赖鬼家。只见急赖鬼门首围着许多人，都是问他讨债的。讨的这急赖鬼急了，竟挂出一个面牌来，上写着“明日准还”。众人见挂了牌，益发嚷得不住。龌龊鬼道：“他说明日准还，也就罢了。为何这等乱嚷？”众人道：“二位有所不知，他这个明日是个活明日，不是死明日，所以难凭。”仔细鬼道：“总是一个明日，如何又分死活？”众人道：“这其间有个缘故。但凡有行止的，明日是个死明日。无行止的，明日就是个活明日。这活明日就如夜明珠一般，千年万载长明起来，还有甚么底止？”龌龊鬼道：“原来如此。但如今列位要也无益，索性等他明日，看他又是如何？”众人见说的有理，也只得去了。这二鬼方才进来，只见急赖鬼正在那里砌墙。二鬼道：“外边有许多人叫骂，怎的你还砌墙？”急赖鬼道：“二兄有所不知，我为西墙倒坏，如今拆东墙补西墙，岂是有奈何的么？二位到此，有何贵干？”龌龊鬼道：“我们今日有天大一桩事情，特来求教。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哥，你说怎生是好？”急赖鬼道：“我只道是甚么大事，若这桩事，只须写一封嚇蛮书唬他，他自然回了。”两鬼问道：“怎么是嚇蛮书？明白示教。”急赖鬼道：“你不知

当日外国要唐天子服他，唐天子招将李青莲来，吃的酩酊大醉，唐天子与他亲手调羹，又着贵妃娘娘捧砚，高内官脱靴。这李青莲助起兴来，一挥而就，写成一封嚇蛮书，竟将蛮子嚇的走了。如今也只写一封书唬他，他自然不敢来也，有何虑哉？”一席话说的津津有味，把两鬼喜的乱跳道：“好是好。只是这封书没有人写，怎生是好？”急赖鬼道：“不难，不难。我们这八蜡庙中有一个教学先生，文才最好。他做的诗词歌赋，再没人比得他过。那一年岁当大比，题是：风花雪月绝句四首。他拿起笔来，不假思索，立刻就成。我还记得，请念与哥们听。他那咏风的诗是：

一股冲天百丈长，黄沙吹起斗难量，
任他镇宅千斤石，刮到空中打塌房。

他咏花的诗是：

一枝才谢一枝开，谁替东君费剪裁？
花匠想从花里住，不然那讨许多来？

那咏雪的诗是：

轻于柳絮快如梭，可耳迎头满面揉，
想是玉皇请宾客，厨房连夜退天鹅。

那首咏月的诗益发妙绝：

宝镜新磨不罩纱，嫦娥端的会当家，
只愁世上灯油少，夜夜高悬不怕他。”

齷齪鬼听了道：“好似好！这‘不怕他’三字有些不明。”急赖鬼道：“你们不知，这正是他用意深处。大凡做贼的人，偷阴不偷月，他最怕的是月，所以月偏不怕他，故意要照将起来，故用个‘不怕他’三字，可不谓之奇之极么？房官见了此卷，喜的说道：‘羽翼已成，自当破壁飞去’，所以怕他飞去，竟将他文字半壁抹了许多红道拦住，犹恐他脱颖而出，只得又画了许多叉叉住，呈到主考那里。不想那主考学问浅薄，说道：‘不怕他’三字没有出处。因此驳了。他说屈他不屈他？因此他满腹不平，又做了一首感怀诗，益发意味深长。小弟时常记的。”因念道：

“生衙钞短忍书房，非肉非丝主不良。

命薄满眸观鹬蚌，才高塞耳听池塘。

谈诗口渴梁思蜜，论赋心□孔念姜。

何日时来逢伯乐，一声高叫众人慌。”

两鬼听了益发不懂，说道：“还求哥讲个明白。”急赖鬼道：“他说‘生衙钞短忍书房’者，待要做生意，又无本钱，待要当衙役，没顶手，所以忍气吞声进了书房，故说‘生衙钞短忍书房’。他那第二句就为主考驳了，所说吟的诗当不的肉，作的赋当不的丝，又遇主考不良，不能爱才，所以说‘非肉非丝主不良’。那开头一联，他见人家中了，他不能中，故奋然说我

通鬼道：“既然如此，学生只得要呕血了。众位请坐片时，待学生搜索枯肠。”于是众鬼坐着，这不通鬼左扭右捏，胡须也不知拈断多少了，等了七八个时辰，方才写出稿来。众鬼围着一齐观看，只见上写着：

“年家侍教生某等顿首，书奉钟馗先生将军麾下^⑤：盖闻先王治世，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彼此不爭，凡此以息兵也。先生不知何所闻而来，竟将生等一概要斩。即以斩论，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生等既非君子，亦非小人，其不应斩也，明矣。而先生必欲斩之。先生既欲斩生等，生等独不敢斩先生乎？如其见机而作，乃嘱阴兵而告之曰：‘众鬼之所欲者，吾头颅也。我将去之，不亦善乎？’若犹未也，生等赫然斯怒，爰整其旅，将见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先生其奈我何哉？统希酌量，勿贻后悔。不宣。”

众鬼看毕大喜道：“还是先生高才，又委婉，又刚正，他见了自然卷甲倒戈矣。”谄鬼道：“书辞虽好，还须我亲去一番，凭俺三寸不烂之舌，教他死心塌地，再不敢小觑俺们。”众鬼益发大喜，只得攒钱治酒，与谄鬼饯行。谄鬼吃毕酒，拿了书，竟昂然而去了。

且说钟馗灭了涎脸鬼，本欲进京，正是五月时

候，天气炎热，这在山中避暑。一日，正和那咸富二神赏玩榴花，只见阴兵报来道：“外边有一秀士要见老爷。”钟馗道：“令他进来。”只见谄鬼高视阔步，走到面前，长揖之外并不下拜。钟馗就有几分不耐烦，问道：“汝来何干？”那谄鬼道：“俺闻兵乃凶器，战乃危事。是以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日先生到此，未闻不得已处，尽要将鬼诛杀，上帝有知，岂佑汝乎？学生不忍坐视，故教敝友修书一封，特来奉上。倘若执迷，公呈决不免也。”这钟馗听了这言辞已是大怒，又看他书中十分无礼，大喝一声，手起剑落，将谄鬼连腰带肠挥为两段。于是率领阴兵，寻齜齜鬼来。走不多时，只见喊声震天，纷纷攘攘，似有许多兵马相杀。你道是谁？原来是齜齜鬼与仔细鬼，因与谄鬼钱行，攒钱不均，齜齜鬼少攒数个又有几个小钱，所以仔细鬼大怒，率领家鬼，与齜齜鬼厮杀。其时钟馗就要下手，咸渊道：“主公权且怒，这叫做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待他伤了一个，我们诛一个就容易了。”于是钟馗听他，权且扎下营寨，不题。且说齜齜鬼与仔细鬼正在酣战之际，只听的一声呐喊，两家鬼兵都自散了。你道为何？原来齜齜鬼与仔细鬼每月关粮不足，众鬼兵已是恨他，又见钟馗扎下营寨，料想纵有功劳，绝无赏赐，因此散了。二鬼见散了鬼兵，愈加气恼，只得拔出生

刀子来彼此厮剗。看看两鬼俱戴了重伤，两家儿子出来，各人救去。且说齷齪鬼回到家中，疼痛难当，料想不能得生，又恐怕死了累儿子买棺材，夜间偷走出去，跳入毛坑而死。正是：

生前不是干净人，死后重当齷齪鬼。

再说仔细鬼知道必死，吩咐儿子道：“你父苦扒苦挣，挣的这些家产，也够你过了，只是我死之后，即时变价，不要放坏了。天气炎热，怕人家不肯出钱。”说到伤心之处，流了两行眼泪，大叫一声，呜呼哀哉了。呜呼了半日，只见悠悠的又活转来。儿子道：“还有甚吩咐，爹爹益发说完。”仔细鬼道：“再无甚话，只是休教人家使大秤。”说毕，方才死了。不想他那儿子果然孝顺，竟遵着父命，仔仔细细将他父亲碎割零卖。这也叫做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儿子了。表过不题。

且说急赖鬼与不通鬼正在那里眼望旌旗捷，耳听好消息的时候，只见小鬼报来道：“不好，不好！钟馗来了，谄先生也杀了，齷齪、仔细二鬼俱死了，我们无可说了，只得各顾命了。”说罢逃去。这不通鬼听的这个消息，丢了三魂，丧了七魄，也顾不得笔砚琴书，去到后园井边，“不通”一声，做水秀才去了。止丢下急赖鬼，急急走到家中，闭门不出。钟馗见众鬼已死，

率领阴兵将急赖鬼的宅舍围住，昼夜攻打。攻打得这急赖鬼急了，叫他儿子也照前法挂出一面牌来，只是将“还”字改成“降”字，说“明日准降”。这钟馗见了牌道：“也罢，就宽他一日。”到了次日，使阴兵问他：“为何不降？”他说道：“明日准降，为何今日来问？”钟馗听了大怒道：“看这厮的明日是无底子的了。”急令阴兵快快攻打。那急赖鬼看见势头好，拿了一支大画戟杀将出来。这壁厢富曲出马，两个战够多时，只听的一声响亮，将急赖鬼掀下马来，众阴兵一齐拿住。钟馗大怒，正欲斩他，急赖鬼道：“不算，不算。是马蹶，非汝之能也。你就斩我我不服，岂有大丈夫乘人之危而为胜者乎？”钟馗反呵呵大笑道：“也罢，俺就放你，谅你笼中之鸟，网内之鱼，不怕你逃入离恨天去。”这急赖鬼回到家中，换了一匹银鬃白马，手执画戟又杀出来。这钟馗身骑白泽，舞剑相迎，两人又战数合。急赖鬼遮架不住，望西而走。钟馗随后赶来，赶过山湾，却被富曲拦住，措手不及，活捉过来。急赖鬼又道：“岂有此理！俺本一人，你却两人，虽然拿住也算不的英雄。你有本事，只许单战，不许夹攻。”钟馗道：“也罢，再放你去。那时捉住，再有何说？”急赖鬼又回家来，弃了画戟，拿了一口可怜剑，又出阵来。钟馗只得与他又战，料他怎敌的钟馗，数合之后，又欲逃走。钟

馗道：“看你这番怎的支吾。”紧紧赶来，看看赶到无奈河边，前无去路，急赖鬼大惊失色。正在慌乱之际，只见绿阴树下阴中，撑出一只没下稍的船来。急赖鬼指望渡过河去，再寻生路。不料，跳的慌忙，□不住船头，一跤跌落水中。钟馗却待要斩他，不想急赖鬼变成一个大乌鬼，缩了脖子再不肯出来。这正是：

躲债无方，张口不能胡急赖；
避人有法，缩头权且做乌龟。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注：

①鹬(yù)蚌相争，渔人自悦：鹬：一种鸟。蚌张开壳晒太阳，鹬去啄它，被蚌壳钳住了嘴，两方面都不肯相让。渔翁来了，把两个都捉住了。见于《战国策·燕策》。比喻双方相争持，让第三者得了利。今成语有“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②倒打一钯：此处意为不但不让别人得便宜，反而算计别人，讨别人的便宜。

③篷筴(bì)生辉：谦辞，表示由于别人到自己家里来而使自己非常光荣。

④才□学浅：谦辞，见识不广，学问不深。

⑤麾(huī)下：敬辞，称将帅。

第五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做反失家私

为后攒眉日夜忧，金银唯恐不山丘。
乃翁未瞑愁儿目，孝子能忘报父仇。
博具有神财摄去，烟花无底钞空投。
早知今日成冰雪，应悔当年作马牛。

这首诗为何作起？只因人生在世，千方百计挣下钱财，后来遭不孝子孙，定要弄个干净。所以古人说的好：“悭吝撙财，必生败家之子”。这句话便是从古至今铁板不易的道理。惟有司马温公看的透彻，说道：“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冥冥之中积些阴鹭^①。以遗子孙。以为子孙久远之计。”人人都学司马温公做去，世上再没有齷齪鬼与仔细鬼了。怎奈学司马温公的便少。学齷齪鬼的便多。学齷齪鬼的既多，自然那败家的儿子亦就不少了。怎见的？原来齷齪鬼与仔细鬼生下了两个儿子，与乃翁大相悬隔。自从他的父亲们死了，就学起汉武帝来，狭小汉家制度，所以诸事俱要奢华，又跟了一班帮闲的朋友非嫖即赌，登时弄的干干净净。虽然去了多少东西，却落下两个美号，那齷齪鬼的儿子叫做讨吃鬼，那仔细鬼的

儿子叫做耍碗鬼。此是大概，且容在下细细说来。

却说钟馗见急赖鬼变了乌龟，率领阴兵又往别处斩鬼去了。这讨吃鬼打听的钟馗既去，安心乐意在家里受用。只是见房屋吃用俱不称心，反将他父亲骂道：“老看财，空有家资，却无盘算。人生在世，能有几日？何不穿他些，吃他些，使他些，丢他些，也算做人一场。怎么只管俭用？今日死了，你为甚么不带了去？遗下这些东西交累我，我也是个有才干的人，岂肯叫他累住？”正在打算之际，只见媒人引着一个后生进来。那后生怎生模样：

一顶冠随方就圆，两只靴遮前露后。遍体琉璃，只怕那拾布的刚钩搭去；满身秽气，不愁是换粪的毛杓掏来。拿不的轻，托不的重，从小儿培植成现世^②活宝；称不的文，讲不的武，到大来个修炼就稀罕东西。正是：

漫说海船钉子广，拔去船钉尽窟窿。

当日媒人领将进来，讨吃鬼问道：“何处来的？”媒人道：“闻的太爷没了，宅上少人使唤，专引这个人来。这个人他家当日也是富贵人家，只因从小儿骄养，没有读书，倒是他父亲没后，学了一身本事，又会开湖，又会掷骰^③，又会吃酒，又会嫖娼，至于钻狗洞、跳墙头都是他的本事。且是性格又谦让有行止。

他赢了人的，再不肯逼迫人家，若是人赢了他的，一是一，二是二，并不教人家上门上户要，因此将家私弄了。饶他弄了这些家私，这些人还不说个好，反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塌鬼，你说这些人是有良心的么？如今没奈何投在人家使唤，问了几家都不承揽。闻的大爷宅上不是那时不容人了，所以敢来。大爷只管留下，管教大爷诸事称心。”讨吃鬼听了这席话心下想道：“我正欲要一个闲人，这人来的正好。”于是写了一张投身的文契，赏了媒人十两银子，那媒人欢天喜地的去了。这讨吃鬼一日向倒塌鬼道：“连日暑气炎炎，那里有甚乘凉处，引我去一遭。”倒塌鬼道：“爷爷要乘凉，不难。离此十里之遥，有一座快哉亭，那亭子前面俱是水，水中遍栽莲花，沿堤都是杨柳，遮得这亭子一点日色没有，且是洁净无比，游人坐在上面，耳边黄鹂巧啭，面前荷香扑鼻，风过处清波滚玉，日来时杨柳筛金，绝好的乘凉之地。大爷何不去来？”讨吃鬼道：“去便要去，只是我一人坐在那里也无滋味。你又是我的家人，陪不的我。怎生是好？”倒塌鬼道：“这个不难。小人有一个相知，极会奉承。他当年奉承的小人甚是欢喜，小人因送他一个美号，叫做低达鬼。大爷既少人陪，何不叫他来陪大爷一乐？”讨吃鬼道：“使的，使的。你唤他来，我看怎的一个低

达鬼。”这倒塌鬼去不多时，果然领将低达鬼来。只见他：

满面春风，一团和气，湾着腰，从不敢伸。缩着肩，那能得直。未谈先看人，两只眼钉住大爷之□。未言先自笑，一张口朝着大爷之腹。身欲坐而却像有针，脚欲行惟恐有石。见了酒不知有命，逢着肉只愁没腹，叫投东不敢向西，唯取欢心。不避风那怕雨，岂惮劳碌。更有般绝妙处，劝大爷莫带草纸；他说道不打紧，有小人可以舔□。

这低达鬼进的门来，扑地扣下头去。讨吃鬼吩咐道：“不消行礼，请坐了讲。”那低达鬼再三谦让，椅上连边坐了，讨吃鬼叫了一声“低达鬼”，低达鬼慌忙跪下道：“大爷有何吩咐？”讨吃鬼道：“我为天气炎热，要乘凉一番，无人陪我。你今后也不必过谦，只要陪的大爷受用罢了。”那低达鬼连连打恭道：“奉陪，奉陪！”于是收拾了一桌齐整下饭，都是山珍海味，只少有龙肝凤胆，又抱了两坛惠泉美酒，打马扬鞭，到快哉亭上来。只见快哉亭上，早有一夥人在那里吃酒。你道是谁？原来就是那仔细鬼的儿子耍碗鬼，同了两个知心朋友，一个叫做诓骗鬼，一个叫做丢谎鬼，在此闲乐。自从他父亲死了，他也与讨吃鬼一样心肠，是怨恨他父亲不会做人，所以他竟改了当日的制度，

每日治酒取乐，与这两个最厚。其时望见讨吃鬼来，犹恐他不共戴天之仇，踌躇不定，不料他度量宽宏不念旧恶。慌忙趋下亭来道：“兄长何以至此？一向要负荆请罪，唯恐兄长不容，今日幸会，实出望外。”讨吃鬼道：“不消题起，老狗才。皆因他们令我兄弟参商。”说罢，让到亭上，众鬼都问了大号，罗圈唱了个喏^④。当下讨吃鬼让耍碗鬼，耍碗鬼又让讨吃鬼，诓骗鬼道：“依我说来，不如你两家合了席罢，省的让来让去。”低达鬼道：“妙哉，妙哉！小子左之右之无不依宜之矣！”真个将两席并住。当下讨吃鬼居左，耍碗鬼居右，诓骗、丢谎二鬼下陪，低达鬼打横，倒塌鬼把酒来斟上。饮酒中间，又说起当日先人们刻薄，未见天日，若是我等，此亭上不知快乐了几十场了，诓骗鬼道：“如今这些话也不消提他了，放着眼前风光，何不畅怀！二位大爷怎么只管说他？我们‘王十九，只吃酒’”。于是满斟一盅要与讨吃鬼行令。讨吃鬼道：“实告，我虽会吃酒，却不晓的行令，你就替我行罢。”诓骗鬼又让耍碗鬼，耍碗鬼也是如此回答。却是如何？只因他两家从不请客，所以都不会行令。当下诓骗鬼说道：“也罢。我就替大爷们行令。”于是拿起骰盆说道：“我要个风花雪月梅柳，如念差奉错者，罚一大缸。”众鬼道：“但求^⑤明白些，我们洗耳听令。”这

诓骗鬼捏着骰儿，说道：

“对月还必自酌，春风到处皆然，
东西摇拽柳丝绵，花满河阳一县，
梅开香闻十里，雪花乱扑群筵，
奉错道错定纠参，不罚大缸不算。”

掷下去，恰好掷下个“么”。这诓骗鬼满斟一杯，递与讨吃鬼，讨吃鬼道：“这是为何？”诓骗鬼道：“令是小人替行，酒要大爷自吃。”讨吃鬼吃了，转过骰盆，就该耍碗鬼掌盆。耍碗鬼道：“南无爷！这个坑小弟的命了，你再重说一遍。”那诓骗鬼不得已又念一遍，这耍碗鬼还念差两句。于是一掷，掷成个“四”，大家一齐斟上。耍碗鬼还罚了一大缸，就该诓骗鬼掷。丢谎鬼道：“你已掷了，怎么又掷？”诓骗鬼道：“此是大爷的令，我不过替大爷一行而已，岂敢不遵令？”于是拿起骰来，掷出个“六”点。这诓骗鬼自然知道，飞起钟来，敬了讨吃鬼一钟，又与了丢谎鬼一钟，丢谎鬼道：“这是怎的说？”诓骗鬼道：“令是雪花乱扑群筵，我所以乱扑起来。”那低达鬼道：“怎的就扑不到我这里来？只管教我□着。”那诓骗鬼道也赏了他一钟。转过盆，就该丢谎鬼掷。丢谎鬼掷出个“二”，他竟满圈子都斟起来。诓骗鬼道：“哥请罚了一大缸罢。”丢谎鬼大惊道：“我遵令，怎么罚我？令是春风到

处皆然，不该大家都吃酒么？”诓骗鬼道：“你不知，到处皆然，要跟占数来，骰掷‘二’点，你只敬两家就是了，岂不该罚？”这丢谎鬼忍气吞声捏着鼻子吃了。临尾就该低达鬼掌盆，这低达鬼接盆在手，指望擲个或“么”或“四”，吃杯酒儿。不想擲出个“三”来，只得上下斟酌的，甚是难过。乘众人不看，竟将一壶酒嘴对嘴偷吃了。当下众鬼吃的豪爽，不觉红日沉西。讨吃鬼道：“我们正在高兴之际，又早黄昏了，怎得有甚宿处，我们乐个通宵如何？”话犹未了，只见诓骗鬼道：“这有何难，我们何不到柳金娘家一乐？”耍碗鬼道：“柳金娘是甚么人家，我们可以去的？”诓骗鬼道：“大爷们都不知道，这柳金娘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做倾人城，一个叫做倾人国，俱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大爷何不相遇相遇，也不枉到此一游。”讨吃鬼与耍碗鬼听得这话，不觉麻了半日，说道：“他们在那里住？我们快些去来！”诓骗鬼道：“不远，不远。”于是一行人离了快哉亭，望前再走。走不多时，只见一座大镇拦在面前。讨吃鬼道：“这是甚么去处？这等热闹！”诓骗鬼道：“此处叫做迷魂镇。”又走几步，只见一座高寨，耍碗鬼道：“这又是甚么去处？”诓骗鬼道：“这是烟花寨^⑥。”众鬼上的寨来，又是一个大坑，坑上止有一独木桥。讨吃鬼道：“这是怎的缘故？”诓

骗鬼道：“这坑叫做陷人坑，这桥叫做有钱桥，总是有钱的许你来瞧，无钱的不许来瞧的意思，二位大爷是有钱的，只管来瞧他不妨。”两个鬼听了满心欢喜，于是走到门首，诓骗鬼高叫道：“柳妈在家么？”柳金娘应道：“是谁？”开了门儿，见是诓骗鬼引着众鬼进来，说道：“众位老爹那阵风儿刮的到此？”因问讨吃鬼与耍碗鬼道：“这二位老爹怎的面生？”诓骗鬼道：“你不知这是我的新朋友，他两个俱有万贯家财，专来看你家两个姐儿。今日到此，便是两位福星来临，怎么你还是这等怠慢？”柳金娘听的，喜的屁滚尿流。只见房中，摆设的甚是齐整，上边供养的他祖师白眉神，下边一张方桌，八把交椅，两边铜炉古画极其潇洒，众鬼看了一会，依次而坐。须臾就是一道果仁泡茶，连忙催撮的两个姐儿进来，众人抬头一看，果然生的美貌，但见：

黑参参的头儿，白嫩嫩的脸儿，细弯弯的眉儿，尖□□的脚儿，直挺挺的身儿，上穿藉合细罗衫儿，下穿水白广纱裙儿。

就如两个仙子一般，向众鬼不端不正的拜了两拜，把这讨吃鬼与耍碗鬼喜的满心发痒，并无抓处。正在目不转睛之际，只见抬过八仙桌来，讨吃鬼与耍碗鬼依旧上坐，诓骗鬼与丢谎鬼下席相陪，两个姐儿

打横，低达鬼斜占了桌角。又早大盘大碗托将上来，无非是鸡鱼果品，山珍海味。众人把酒来斟，倒塌鬼自向下边坐去了。这里猜拳打马，顽勾多时。丢谎鬼道：“不是我斗胆，两位贤姐何不清歌一曲，与两位大爷劝一劝酒，如何？”那倾人城真个拍着快儿，唱一个《黄莺儿》道：

“巫山梦正劳，听柴门有客敲。窗前淡扫梨花貌。鸳衾暂抛，春情又挑。当筵不惜歌喉妙，劝儿曹，缠头频解，方是少年豪。”

果然词出佳人口，端的有绕梁之声。众人夸之不尽说道：“这位贤姐，这等人才，又有这等的妙曲，若非二位大爷有福，怎么受用得起？”于是又斟一杯，要倾人国唱。倾人国依着前韵，也唱一曲道：

“果是少年豪，缠头锦不住抛。千金常买佳人笑。心骚意骚，魂劳梦劳。风流未许人知道，问儿曹，闲愁多少，好去上肩挑。”

众人道：“妙，妙，妙，又新鲜又切题，实是难为贤姐。”讨吃鬼道：“你们难为他唱，他们何不也唱一个儿回敬他？”诓骗鬼道：“不打紧，俺有个《打枣杆儿》唱与他罢。”于是一面拍手，一面唱道：

“两冤家我爱你身材俏，还爱你打扮的忒煞风骚，更爱你唱曲儿天然入妙。一个儿如莺啭，一个儿

似燕娇。听了你的声音也，乖乖委实唱的好。”

当下众人都笑了，就该丢谎鬼唱，丢谎鬼道：“我不会唱，说个笑话儿他们听罢。”说道：“兄弟两个同做生意，那做哥的就买货去了，拿了一千两银子到南边置货。不料，遇着个绝妙姐儿，与他相与。看看将一千两银子嫖的干净，因此回不的家乡。那婊子念旧日之情，与他立个堂儿，只说他是毛神，凡有嫖客俱要供养他。那日他兄弟等他不来，又拿了一百两银子来寻他。不想他兄偏寻不着，却寻着这婊子了，也就要嫖。婊子道：‘我家有个毛神，甚是灵验。凡有嫖客都要祭他。’这人依言来祭，却被他兄看见了。连忙跳下地来道：‘兄弟，你拿着多少银子到此嫖？’兄弟道：‘一百两。’做哥的说：‘快回去，快回去！我拿一千两银子嫖成个毛神，你拿一百两银子，只好做个毛尿！’”说罢，忙跪在地下道：“小人失言，有罪了。”诬骗鬼道：“大爷们不计较你，再重说来。”丢谎鬼道：“我还有个嫖娼的笑话儿，益发说了罢。”又说道：“一个人有年纪了。不想他年纪虽高，春情不灭，定要嫖个姐儿。怎奈他阳物皮软再不入炉。他生了一个计，将篱边蔑片暗暗帮了进去。那姐儿嫌刺的慌，说道：‘只正身来罢，不喜欢这些帮客。’”把众人说的大笑，低达鬼道：“你得罪了大爷，怎么连我们也扯下水去

了？”当下众人又笑一回。丢谎鬼道：“你不要说我，且看你有甚么本事劝酒。”低达鬼道：“我没有甚么本事，但求贤姐吩咐。”倾人城道：“我要你学个驴喊。”那低达鬼真个喊了两声。倾人城道：“不算，不算！你要趴在地下，就如驴一般大喊三声方算。”低达鬼道：“有何难。”果然跪在地下，大喊三声。把众人笑的只是打跌。倾人城吃了酒，就该劝倾人国。倾人国道：“我也不要你驴喊。你只跪在地下，头顶酒盅，叫声‘滴滴亲亲的娘’，说‘吃了儿子这杯酒罢’”低达鬼道：“死不了人，待我来。”真个头顶酒杯，跪在地下，叫道：“我那滴滴亲亲的娘，你吃了儿子的这杯酒罢。”那倾人国方才吃了，众人又笑了一回。看看天晚夜深众人都告回避。讨吃鬼与耍碗鬼悄悄问诓骗鬼道：“这桩事我们都不在行，求哥指教。”诓骗鬼道：“这有甚难，只要舍的银子就有体面了。”二鬼领了大教，果然不惜财帛。当下众人辞去，外边歇了。这讨吃鬼携了倾人城的手，耍碗鬼携了倾人国的手，各人回至房中。果然摆设十分齐整，但见：

花梨床皆非本地，描金柜出自苏杭。桃红柳绿，衣架上堆满衣裳。花缎绵绸，牙床边许多铺盖。梳头匣描画着西湖佳景，照面镜生铸就东海璃纹。更有桂花油清香可人，还有匹红绫马骚气逐鼻。

二人从来未见这等摆设，喜的心花都开，就如刘晨、阮肇误入天台的一般，又像猪八戒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一般。当下抬脚不知高低，丫头进来脱靴，竟赏了五两银子。这两个姐儿见他出手来的大样，枕头上百般奉承，不是死生簿上不该死，险些儿连命都丢了。次日起来，众邦闲齐来扶头，无非鸡蛋肉丸子之类。吃了早饭，众人道：“我们做甚么好？”倾人城道：“我们蹴圆如何？”讨吃鬼道：“不会。”倾人国道：“我们不然投壶罢。”耍碗鬼道：“不懂。”众人道：“我们只不如开湖。”不想众鬼做定钗范，专要套他两个呆瓜。他两个就认了道儿。于是，连倒塌鬼也叫到跟前。初时，润与他几牌，后来，他要的偏不与他。登时众人就赢了好几百两。他两个道：“不了，不了！我们掷骰儿罢。”谁想这骰儿又是柳金娘灌了铅的，众人按住，又赢了许多“妙哉”。两鬼大样，不惜钱财，俱如数与了。众人在柳金娘家也有半月有余，也算够有许多家私。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只见一个公子头戴飘巾，身穿艳服，跟着许多家人进来。众家人道：“甚么人在此？我家相公进来，还不回避！”诓骗鬼道：“你是甚么人，交人回避？”家人骂道：“好瞎眼奴才，此是本府贾太老爷的公子，还问甚么？”这诓骗鬼听的战战兢兢，拉讨吃鬼与耍碗鬼道：“我们快回去罢！莫要太岁头上动

土。”这两个无可奈何，含着两眶眼泪，流将出来。回到家中，气的面如土色，心如刀刺，好不难过也。恨道：“早知道公子如此威风，何不交先父们读书？”诓骗鬼道：“这也不难。大爷们有的是银子，何不拿他几千两，待小人上长安与二位大爷谋个前程，自然不受人的气了。”讨吃鬼道：“银子谋了前程，我怎么过日子？”诓骗鬼道：“大爷们真正不知世务，那时做了官，又有权又有势，休说几千两，就是几万两，也只是探囊取物。那时任我嫖娼赌博，谁敢道一个不字。”二鬼道：“好便好，却怎的一个谋求方法？”丢谎鬼道：“这有何难。如今宰相李林甫用事，极贪贿赂，只要我们投在他门下，自然有官做了。”两个鬼见说的有理，每人打点出五千余两，装成驼驮，托诓骗鬼与丢谎鬼与他谋干去了，两个鬼在家里先就学起官样儿来，走动了大摇大摆，说话时年兄长，年兄短，以为这顶纱帽指日可戴。不想长等短等，等了三月有余，并无音信，看看的家业萧条衣食不足。一日正在纳闷之际，只见丢谎鬼走来，两个忙问端的。丢谎鬼道：“那日驮了银子，进了长安。谁想不凑巧，刚刚撞着朱泚^⑦作乱，将银子被贼抢了，诓骗鬼也交杀了，惟有小人逃得性命来。今日相见，实是再世人了。”这两个鬼不听便罢，听了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丢谎鬼见不是

势头，脱身去了。你道他往那里去了？原来他与诓骗鬼做成圈套，将银子均分，竟到南边做生意去了。这两个鬼死了半日，苏^⑧醒过来，叹口气道：“好朋友，好朋友！细想起来都是倒塌鬼害的。自从他到我家，搭了这般朋友，竟是贼徒，弄的干干净净，柴不见烧，米不见吃，要他还做甚么？”提起棍来，照头一下，即将倒塌鬼打死。低达鬼听的打死了倒塌鬼，也一溜烟逃了。两个鬼见死的死了，逃的逃，不多几日，将房也卖了，家伙也变了，刚刚落下一条棍，一个碗。两个鬼叹道：“还是先人们好，不是遗下这两件东西却不大失脚了！”于是讨吃鬼拿了棍，耍碗鬼抱了碗，才做起他本分生意来。一日正在街上讨吃，只听得一声高叫，两个定睛视之，乃叫街鬼是也。讨吃鬼问道：“看兄光景，自然是我们同行中人了，怎么一向不见？”叫街鬼道：“二兄想是认不的小弟了，小弟是急赖鬼的儿子。只因先父惟凭急赖，没有挣下东西，所遗些须都叫人家折算去了。小弟没奈何，学会这个本事，到也轻闲自在。二位是方便的，怎么也是如此？”两个鬼道：“不消题起。”因将前事说了一遍。“如今我们是患难朋友了，且是父交子往，不如我们结拜了弟兄，也好彼此扶持。”众人大喜，真个在土地庙里磕了几个头，就拜了弟兄。果然恩爱异常，就如刘关张的故事，

日则同食，夜则同宿。一日在到大王庙中赶会，只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说：“快躲，快躲！钟馗又来也！”三鬼听的吃了一惊，问道：“他已走了，怎么又来做甚？”那人道：“你不知，他前者在此，闻的欠真山有个假鬼，那鬼本事也来的利害，行事如捉风捕影，说话皆遮天映日。与钟馗战了几场，被钟馗斩了。回来路上，又遇着低达鬼。不想低达鬼不济，竟叫阴兵捉住，他就谎的满口胡招，竟将三位招下。如今将他罚的与阴兵们吮疽舔痔。所以钟馗又寻三位来了。”三个鬼问道：“足下高姓大号？”那人道：“俺乃地溜鬼是也！”说毕去了。三个鬼正在可信可疑之际，只听鼓乐连天，竟将大王庙围住。叫街鬼道：“不必张慌，我在这里呐喊，你两个上阵。”这讨吃鬼手拿打狗棍，扑上前来，欲打钟馗。那钟馗大喝一声，如山崩地塌之状，谎的那讨吃鬼骨软筋麻，丢了棍飞走。这边耍碗鬼见势头不好，祭起碗来，指望叩定钟馗。不料钟馗将宝剑望上一举，叮当一声，将碗打的粉碎。耍碗鬼大惊道：“罢了，罢了！把吃饭的家伙也丢了，还不投降，更待何时？”三个鬼一齐跪下告道：“念小鬼们原是好人家儿女，只因不守本分，被人诓骗，没奈何干这营生，望钟馗老爷饶命则可。”钟馗道：“你不守本分，便是匪类了，要你何用？”将欲斩他。三个鬼又告道：“原非小

人们不是，皆因祖父慳吝，所以才积作下我们。老爷岂不闻‘慳吝撙财，必生败家之子’么？”当下钟馗反呵呵大笑起来道：“据汝说来，倒也有理。只是游手好闲，不是常法。每人打他四十大棍，以戒将来。每个赏他铜钱一百，怜他穷苦。”三个鬼见他赏罚最明，欣然拜谢，竟改过自新去了。这叫做：

费尽家资，阿翁枉作千年计；
学会讨吃，好儿也得百文钱。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注：

①阴鹭(zhì)：原指默默地使安定，转指阴德。

②现世：出丑，丢脸。

③骰(tóu)：一种赌具，用骨头，木头等制成的立体小方块，六面分刻一、二、三、四、五、六点。即色(shǎi)子。

④唱了个喏(rě)：〈方〉作了个揖。在早期白话中，唱喏指一面作揖，一面出声致敬。

⑤风花雪月：原指古典文学中描写自然景物的四种对象，现转喻堆砌词藻，内容贫乏，反映没落阶级情调的诗文。

⑥烟花寨：旧时指娼妓聚集的地方，或叫烟花巷。

⑦泚;cǐ。

⑧苏(sù)：苏醒。

第六回 诓骗人还被人捉搯 丢谎鬼反教鬼偷尸

世事循环何日了？这个才除，那个随来讨。总是人缘诚处少，苍天故把乾坤小。

幸有钟馗心地好。除去奸顽，才觉东方晓。任他变化千般巧，当庭一断如包老^①。

话说诓骗鬼骗了讨吃鬼与耍碗鬼万两银子，与丢谎鬼两个均分，还恐讨吃鬼不肯死心塌地，故教丢谎鬼捣了瞒天大谎，弄的两鬼讨吃的讨吃，耍碗的耍碗，他却走在南方竟然做起生意来。原来人心虽如此如此，天理却不然不然，报应循环一点不错。这时才是合当倒运，寻了个伙计，却是十分利害。怎见的：

类似猴腮，鼻如鹰嘴。一副脸通无血色，十个指却类钢钩。宁教我负人，莫教人负我，奇方得自曹操。即已食其肉，还要吸其髓，妙术授自狐精。一点良心离阴司早已丢下，千般计较出娘胎敢不稍来？正是：
要知此物姓和名，四海皆称捉搯鬼。

当日捉搯鬼与诓骗鬼做了伙计，两人始初倒也相得。及至后来，卖了一钱，止得五分。不上三个月，竟将五千两银子捉去一半。一日，诓骗鬼查账，见没有许多东西，就问捉搯鬼下落。捉搯鬼抵死不认，诓

骗鬼不觉大怒，揪住抠掐鬼正要动手。不料，抠掐鬼却有一般绝技，十个指头就如钢钩相似，跳将起来，竟将诓骗鬼先抠其皮，继抠其肉。须臾，抠见骨头，呜呼哀哉了。其时，保正甲长见抠死了诓骗鬼，一齐动手拿他。不料他轮起爪来，抠的个个皮开，人人流血。众人见不是势头，只得到县里来禀。其时县尹正在堂上，众人上前禀道：“某等系地方保甲，适有抠掐鬼竟将诓骗鬼抠死。某等正欲拿他，不料他十指如钩，竟将小的们抠坏，望爷爷速遣皂快^②，急忙拿他。不然恐他逃了，人命关天，带累小的们不便。”县尹听了大怒，速传两班快手并许多皂隶多带绳索，火速绑来。只见去不多时，快手皂隶个个蒙着面，声疼叫唤而来。县尹见了大惊道：“怎的你们这等模样？”快皂禀道：“告老爷得知，这抠掐鬼委实利害，小的们奉了命令，前去捉他。不想他轮开利爪，逢着的便伤，逐着的便死，虽刀斧不能进前。还乞太老爷调些兵将，与他交战才好。”那县尹摇头道：“非也。量他一人，怎么敌的众人？我想此物绝非人类，必是妖邪所变，必须要高人法师方可除的他去。若以兵马相斗，一者扰害民间，二者恐上司责愆，你们但访求个法师罢了。”众人道：“小的们那里知道有甚法师。必须老爷出张告示，或者可有的。”县尹见说的有理，真个写了一张告示

贴出：

本县正堂某为除逐邪祟，以救民生事：照得光天之下难容魑魅公行，化日之中未许魍魉弄术。是以律有明条，师巫犹将禁止，况显为民害者耶？近来本县不德，不能正己化民，竟有抠掐鬼者，具虎狼之姿，恃抠人之术。心如毒蛇，遇之者家败身亡；手若钢钩，当之者肉枯髓竭。若不早为驱除，势必尽为被害。为此仰□^③邑军民人等知悉，或有斩邪之勇，或有拿妖之法，或已实不能而转荐他人，或此处无有而求之别县，能除去民害，本县不惜重赏。务期合力同心，不可自贻伊戚！特示。

当日告示张挂出来。常言道：“无巧不成词”。却好地溜鬼走将过来，见众人围着观看，他也插入混中，见是诛抠掐鬼的告示，大喜道：“我如今现知钟馗下落，何不请他来灭了此鬼，岂不是我的一功？”算计停当，上前去就揭告示。众人问道：“你能斩此鬼么？”地溜鬼道：“我虽不能斩此鬼，却能请个斩鬼的人来。”众人见他说的有因，簇拥着地溜鬼直入县来。须臾，县尹坐堂，众人禀道：“告示张出，却好有人来接。因将此人带来回话。”县尹问道：“看你身材有限，凭何法术可以斩鬼呢？”地溜鬼道：“小人也不能除他。小人知一个斩鬼的人。他姓钟名馗，乃是唐天子封为

驱邪大将军。还有一个叫做咸渊，一个叫做富曲。都是他的帮手。又领兵卒数百，到处诛邪。前因处了讨吃鬼，小人认得。老爷既要除此恶物，料想非他不能，何不令人同小人去请来？”县尹听了大喜，即时赏了地溜鬼五十两银子。同了两个快手^④，飞也似来请。

却说钟馗打了讨吃鬼们正欲前行。其时正是新秋天气，金风淅淅，玉露零零。昔日颜潜□有诗一首道得好：

金风萧飒楚天凉，人世光阴属白藏。
田舍饭炊云子滑，山园霜熟木奴香。
雁传归信天何远，虫结离愁夜正长。
况是江山摇落候，闲居潘鬓渐苍浪。

其时钟馗领着阴兵缓缓而行。一路上见了些衰柳啼鸦，凉风惊雁。正在观看之际，只见地溜鬼拦道脆下。钟馗道：“汝是何人？拦吾去路。”地溜鬼道：“小人地溜鬼是也。”钟馗道：“俺正欲斩鬼，你怎么大胆敢来？”地溜鬼道：“小人虽是鬼魅，却不害人。今日到此，正来恳求老爷斩鬼。”遂将抠掐鬼事细说一番，又将县尹敦请之意禀上。钟馗听了大喜，跟着地溜鬼，□跃而来。且说抠掐鬼自从得了诓骗鬼的东西，他也竟招起兵来，旬日之间就有数千，每日操兵练将。忽一日，小鬼报道：“大王，祸事了。不知何处来

了一个钟馗，声言要斩大王。”抠掐鬼听了大怒，结束整齐，拿了一根□银棍，冲出阵来。这壁厢富曲出马，舞刀相迎。两个斗够顿饭时候，不分胜负。抠掐鬼见势不能取胜，丢了□银棍，就轮起爪来。就如钢钩相似，向富曲脸上乱抠。这富曲疼痛难忍，败回阵来。钟馗见富曲满脸鲜血，吃了一惊，问道：“怎么这等狼狈？”富曲道：“利害，利害！从未见如此恶鬼，两手抠来就如钩搭。不是跑回，可以丢命矣！”钟馗听了，凛然大怒，手提宝剑大骂而来。那抠掐鬼拿了□银棍，劈面相迎。这一场好杀：

□银棍不离耳边，青钢剑只在眉峰。那一个说“我抠死诓骗鬼何干足下”，这一个说“俺奉了唐天子命专斩妖精”。那一个说“俺轮开十个指人人胆战”，这一个说“俺举起宝剑个个寒心”。那个说“俺和你谁走了不算好汉”，这个说“俺与你谁胜了才叫将军”。正是：

两家费尽千斤力，专看何人立大功。

这抠掐鬼左支右吾，看看遮架不住，弃了□银棍，轮指来抠。钟馗知道他的利害，只得虚晃一剑，败回阵来。那抠掐鬼又得意回营去了。且说钟馗回到营中，与二神商议道：“目今此鬼猖獗，怎生是好？”咸渊道：“看他所恃者唯有十指，何不将前日涎脸鬼的

那副脸戴上与他战，他自然抠掐不动，我们斩他有何难？”钟馗听了顿足道：“孤失计较也！”急忙将脸戴上，又出阵，使阴兵叫骂。这抠掐鬼听得也不拿□银棍，轮起利爪，向钟馗脸上就抠。不料此脸坚厚异常，怎能动得分毫？霎时间将十指抠的鲜血进流，不能施展，只得缩回手去。这钟馗见他无法，手提宝剑，劈头就砍。那鬼大惊失色逃回家去。众小鬼见主将逃了，正是“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也就一浑而散了。只丢下这抠掐鬼，自料不能得生，闭上门子点起火来，自焚而死。县尹见除了此鬼心中大喜，率领百姓慌忙来接。钟馗推让再三。怎当的百姓齐声道：“爷爷除了地方大害，地方宁静，小人们睡也安生。务求少留数日，以尽我等一点孝。”钟馗见众人来的情殷，不好过却，只得随了县尹，到他衙门中来。进了大门，只见堂柱上挂着一副对联：

百里清风回绿野，一□明月照琴堂。

其时早已排下筵席，后边全安围屏，两边名人山水，地下铺着锦毯绣褥，桌上摆着炉瓶仙人，搭座皆苏州锦绣，桌裙是江左圈金，争辉耀目，十分齐整。当下县尹把盏，让钟馗坐了正面，咸司马坐了左席，富将军坐了右席，县尹下席相陪。须臾，三汤五割托将上来。只见戏子拿着戏单要钟馗择戏。钟馗择了一

出《关圣斩妖》。不多时候，扮演出来。先是周小官唱了一回，次后请将王道士来。这王道书符念咒，念出一个妖精，那妖精竟将王道士打去了。却好吕纯阳走过，看见妖精利害，只得焚香稽首^⑤，请了关夫子来。那关夫子费了许多气力，才被周帅捉住方才斩了。县尹看到此处说道：“今日大人斩鬼，不亚关夫子矣！”钟馗道：“大人请我至此，也就是个吕纯阳。”咸渊道：“富将军可以算的周帅。”富曲道：“不然，不然！他将我脸抠的鲜血长流，只好是王道士罢了，怎敢比得周帅？”众人满席大笑。看看饮至黄昏，钟馗就要告辞。县尹再三款留说道：“下官还有一座小园，敢烦大人枉驾盘桓^⑥数日，也不枉下官敦请一番。”这钟馗只得随着县尹又进小园中来。只见四壁粉墙，中间盖着三间厂庭，庭后栽一株绝大松树，虽中秋时候，却是绿阴掩映，十分潇洒。钟馗看了大喜。不多时，让至庭上。摆设的都是些古画宣炉，锦轴牙签。钟馗看之不尽，玩之有余。忽然见天然几上放着两卷诗稿，钟馗展开一看，却是秋风秋月秋山秋水的绝句四首。且是两卷俱是一般的题目，一样的韵脚。只得先将一卷从头细玩。那咏秋风的是：

金风潇洒逼窗纱，雁字排空影欲斜，
今夜愁多应有梦，不知吹去到谁家？

那咏秋月的是：

清秋清夜沐秋光，散尽天光桂影长，
愿借仙娥消寂寞，好来窗下舞霓裳。

那咏秋山的是：

白云飞去复飞来，霜叶如花满径栽，
最喜谢安高致好，疑逢仙女到天台。

那咏秋水的是：

丹枫摇落晚烟多，雨后风余细细波，
窃爱澄鲜如俊目，每临秋水忆娇娥。

钟馗看了道：“此卷才思虽好，口角轻狂，必放达不羁之士也。”又看那卷时，只见咏秋风的诗是：

秋日风寒不用纱，街头摇动酒旗斜，
舞雩坐后情犹在，结伴还须咏到家。

那咏秋月的是：

明月逢秋分外光，天香先占一枝长，
嫦娥若肯轻顾盼，脱去蓝衫换紫裳。

那咏秋山的是：

萌孽才生人又来，秋山所以少花开，
年来王道无人讲，松柏焉能似五台。

那咏秋水的是：

源泉有本水偏多，每到秋来不起波，
孺子濯^⑦纓应到此，岂容盥^⑧手映娇娥？

钟馗看毕，不觉掩口而笑道：“这个糟腐东西，令人可厌。”县尹道：“大人眼力不差。只是下官作养的两个童生，其余尚多，益发不通。下官因他两个可以雕琢，故作养他。这卷轻狂些的才思到也看得，只是做人轻浮，往往放荡于花柳之间，全无中规中矩的气象。因此同社人俱呼他为风流鬼。那一卷糟腐的与他却大相反，开口就讲道学，举步必要安详。这也罢了，更可笑者即出恭之际，犹必正其衣冠；冒雨之时，未尝乱其脚步。至于世态人情一毫不懂，所以同社人也送他一个美号叫做糟瘟鬼。大人道奇也不奇？”钟馗道：“罢了，罢了！孔子尚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⑨乎。’中行原是难得的，古今以来能有几人？”众人正在叹息之际，只听外面传得鼓响，送进一纸状子来。这状子你道是谁的？原来丢谎鬼与诓骗鬼分了五千两银子，他就做起财主来，买了两个小子，一个叫做捕风，一个叫做捉影。这捕风捉影又替他寻了两个伙计。一个梁山泊上时迁的祖宗，生的毛手毛脚，惯会偷人，故叫做偷尸鬼。一个是战国时祝鲋的后代，生来伶牙俐齿，专一赖人，故称为急赎鬼。这两个鬼自从进了铺中，就打起顺风旗来，偷盗的偷盗，急赎的急赎。一日也是合当有事，这偷尸鬼正拿着银子往裤裆里塞，却好遇着捕风一眼瞧见。不好当面说

出，只得告与主人了。这丢谎鬼听了此话，未免疑心。一日来铺中查账，见没了无数东西，且有许多长支。丢谎鬼问急赎鬼道：“东西没了大半，怎么还有许多长支？”急赎鬼道：“长支是我用了，我明日慢慢还你，难道骗你不成？若是不还你这银子，只教半天里马踏杀。”说罢，摇着扇子，反愤愤不平。这丢谎鬼见了这般光景，待要打他，又见诓骗鬼吃了大亏，前车已复，不敢再行。没奈何，求了一个代书，与他筛了几壶好酒，只要写得利害，以便耸动官府。这代书也不管他是实是虚，问了大概，竟砂砂的写来。写成状子，他又送了几分银子。竟到县衙门中递来。其时县尹正和钟馗谈论那两卷诗稿，接的状子到手，两人细看。上写着：

告状人丢谎鬼告为明火劫财，杀人无数事：情因某一生谨慎，并不妄言，齿积三月有余，得银五千余两。指望创业垂统，以为子孙万代之计。不料命蹇时乖，忽遇偷尸鬼与急赎鬼者，以虎狼之心，恃鲸吞之术，托名伙计，实是贼盗。竟于某月日，明火持刀，尽将财物劫去。窃思财为养命之源，彼既劫去，我身必危，数十性命，一时俱毙。似此罪恶滔天，王章安在？伏乞仁明老爷，速剪元凶，以救善良。倘蒙俯准追获，终身顶感无既矣！为此哀鸣上告。

两个看了商议道：“这状有些不实。即是伙计，怎么又称贼盗？岂有伙计做明火之事？其间必有缘故。大人少坐，待下官问来。”钟馗道：“大人审他，容咱家从后细听何如。”县尹道：“如此最好！”当下打点升堂，两边皂隶排列，开了大门，唤丢谎鬼进来。县尹问道：“你这状子可是真的么？”丢谎鬼道：“小人从不说谎。”县尹道：“你三月有余，怎么齿积五千余两呢？”丢谎鬼道：“其间有个缘故，小人别无他能，惟凭说嘴度日。当日有个耍碗鬼与小人相交，小人费了许多唇舌，整说念了三个月，方才骗得银子到手，岂不是齿积的么？”县尹听了已是大怒，又问道：“他怎么明火劫财你来？”丢谎鬼道：“那时他与小人算账，算的黑了，点起灯来，岂不是明火？他将小人的银子偷的偷去，赖的赖去，岂不是劫财？”县尹道：“你说杀人无数，这有何指实？”丢谎鬼道：“他将小人的银子拿去，小人势必饿死。若小人不死，有了银子，娶下几房妻妾，生下几个儿子，再有十数年，儿子又娶了媳妇，媳妇又生儿子，由此看来，休说数十，就数百也不见的。今日将小人饿死，绝了种子，是饿死小人一人，就如杀死无数性命的一般，岂不是杀人无数么？”县尹见他满口丢谎，正欲加刑，不料钟馗听了大怒，从后出来，手提宝剑，挥为两段。县尹又叫偷尸鬼上来，偷尸

鬼道：“爷爷，小人并未偷他，只是拿些东西不肯教他知道。若使偷他东西，难道我家妻子岂不告他？都是他诬赖小人哩。”只见那捕风、捉影上来证道：“老爷如不信他时，看他身上还有所偷的东西。”县尹急令人搜，果然搜出许多东西。县尹看了大怒道：“现有赃证，还敢胡赖！”向钟馗道：“此人何以发放？”钟馗道：“我想好偷东西都是两手之过，不如割去两手，令他再难偷矣！”县尹道：“大人断的不差。”即将偷尸鬼两手剁去，又叫急赎鬼上来。急赎鬼道：“爷爷听禀，小人从不胡赖。由我说来，还是世间头一个只因长支他几两银子，小人满口应承，已是与他立了三限文书。是他不肯，与人小何涉？”县尹道：“你拿你那文书上来。”急赎鬼双手递上，县尹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头一限，王母娘娘转了汉，若是转不了，再到第二限。第二限，天上明星看不见，若是看见了，再等第三限。第三限，河里鱼儿变成雁，若是变过了，终年不见面。

这县尹看了，恼的拍案大叫道：“只等你还不赖他么？”钟馗道：“此人舌头反正不一，何不将他舌头割了？”众人见断的斩截，处的快活，都顶感不尽，与钟馗立起祠堂来。这里鸠工庀^⑩材，盖庙不题。

且说钟馗一日与县尹闲坐，见地溜鬼又走将进

来，钟馗道：“汝来何干？”地溜鬼道：“小人打听得西方有两个鬼魅，却是十分可怜。不用张弓带箭，只要爱苦怜贫。请老爷安抚去也！”钟馗听了，就要告辞，怎奈县尹抵死苦留。钟馗道：“大人盛情，感谢不尽。也要常常聚首，朝夕领教。怎奈唐天子命俺遍行天下，以斩妖魔。如今只管因循，一者怠慢朝廷，二者旷官废职，甚非唐天子命俺之意了。”县尹道：“不然，如今此鬼又非强寇劲敌，不过只要安抚。不如劳司马一行，大人只在这里等候便了。”咸渊道：“主公不必过虑，量此小鬼，何劳主公亲去，只我一人去便了。或抚或诛，自有定夺。自古道：‘割鸡焉用牛刀’？”说毕，欣然与地溜鬼去了。只见咸渊刚去，那蝙蝠却又向东飞起。钟馗道：“奇哉！难道东边又有鬼么？”县尹道：“大人何以知之？”钟馗道：“俺这蝙蝠自从当日相随至今，但是有鬼的所在唯他知道，所以咱家离他不的，竟是我的一员向导。如今他向东飞起，想必东方又有鬼也，洒家少不得要去走一遭。”县尹道：“大人差矣！咸司马已往西方去了。大人若去，叫他何处寻访？依下官愚见，不如权着富将军去，如何？些小鬼魅富将军便可诛杀，如是猖獗难敌，那时大人再去未迟。不知尊意何，望乞裁夺！”钟馗听了此话，甚觉有理，只得向富曲道：“也罢，大人既是盛情，俺且再住

几日。你试去走一遭，须要小心在意，不可造次胡行。”这富将军领了钧旨，率领阴兵，跟定蝙蝠，杀奔东方而来。这一去，有分教：

小鬼有灾，半夜三更闲舍命；

钟馗无伴，少靴没帽受灾殃。

不知此后又是何鬼，且听下回分解。

校注：

①包老：指包拯。

②皂快：旧时衙门里的差役。

③□(hé)：全，总共。

④快手：做事敏捷的人。

⑤稽首：古时的一种礼节，跪下，拱手至地，头也至地。

⑥盘醒(huán)：逼留。

⑦濯(zhuó)：洗。

⑧盥(guàn)：洗(手，脸)。

⑨狷(juàn)：性情急躁。

⑩庀(pǐ)：具备。

第七回 对芳樽两人赏明月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莫笑拘迂莫恃才，两般都费圣人裁，
迂儒未必扶名教，才子还能惹祸胎。
好色桥边人不遇，贪杯林下鬼偏来。
请君但看钟南老，才入迷途事事乖。

话说富将军率领阴兵往东方征鬼去了，且按下不题。单表这风流鬼生的赋性聪明，人才潇洒，也吟的诗，亦作的赋，虽不能七步成章，绝不至挠腮抓耳，且是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因此四海知名。所以伶俐鬼闻的他好，前来投他。不料，他一见如故，竟以弟兄呼之，两人甚是莫逆。风流鬼与伶俐鬼一日正是八月中秋，东洋大海推出一轮明月来，清光十分可爱。风流鬼道：“今宵皓月依人，我们何不请遭瘟鬼，与他赏月一回？”伶俐鬼道：“赏月虽好，奈他非赏月之人，只恐有负清光。”风流鬼道：“不然，我们两人对酌，似觉没趣，不如请他来作个弄物，大家取笑一番，有何不可？”伶俐鬼见说的有理，使了一个小童去请去了。许多时候，方才请的遭瘟鬼来。这遭瘟鬼作了一揖，向风流鬼道：“小弟方才读书，不料盛价来请，所以小弟不俟驾而来。不知吾兄有何示教？”风流鬼道：“小弟

见月色甚佳，敢邀足下一玩，非有他也！”遭瘟鬼道：“吾兄差矣！古人囊萤映雪，尚要读书。如此月色不读诗书，岂不可惜时光！且是月者阴之精也，有何可玩？若以明月可玩，那红日亦可玩了，吾兄何不携酒一壶对了红日赏玩起来？况孟子云‘月攘一鸡’，即为盗者尚且不负时光，况我们功名未成之老童生乎？”一席话说得风流鬼入耳难听道：“吾兄数日不见，益发遭腐至此？人生在世，花朝月夕，不可错过，古人秉烛夜游正为此耳。兄不见当日唐明皇当上元之夜，随了罗公远，步入月宫，亲见嫦娥素女舞于丹桂树下，至今传为美谈。我们虽不能如唐明皇，亦不可辜负了嫦娥美意，吾兄何其拘也！”那遭瘟鬼反呵呵大笑起来说：“这话可谓荒唐之至极而无以复加也矣！《中庸》云‘日月星辰系焉’，这月就如水晶球一般，不过系在空中，那里有甚仙女，那里有甚嫦娥？不过文人弄笔，故作是耳。所以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之谓也。”风流鬼道：“据兄讲来，月是系在空中的了。还是麻绳，还是铁索？还是何处缚结，还是何人拉扯？请问其详。”遭瘟鬼道：“兄何不通之甚也！若上天没有缚处，那女祸氏炼石补天却从何处补起？这等看来，上天定是有人定是有物的了，怎么缚系不的？”这风流鬼见他满口酸腐，又欲辨他。这伶俐鬼捏

了一把，风流鬼会的意思，就不言语了。遭瘟鬼见他不言，吃了几杯闷酒，怅怅而回。不料回到家中不多几日，头上生了一个大疮，脓血并流，流尽脓血，竟成一个深窟，连忙请医人看视。医人道：“人已糟透顶，不中用了。”果然从此呜呼哀哉伏唯上餐，此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表风流鬼与伶俐鬼赏月，风流鬼道：“好腐物！倒把我们兴致减了。”伶俐鬼道：“我说不该请他，此人只须置之高阁，岂可与他共得风月？”风流鬼道：“我们不免乘此月色闲步一回，有何不可？”伶俐鬼道：“甚好！”两人携手同出门来。游了几条街巷，只见一带粉墙，半边一座小门半掩半开。两人往里一看，原来是一坐花园，十分幽雅，并无人迹。两人看的心痒，慢慢的挨进门来。见只杨柳之下，一湾清水，水上一座板桥，两人过的桥来却是些茶□架、芍药栏、木香棚、牡丹台，绿阴深处又是一块太湖石。二人坐在石畔，对着月色照得满园花枝弄影，楼阁重阴。正在清爽之时，只听的“哑”的一声，两人抬头一看，却见重墙里面一座高楼，楼上窗棂开处，闪出一个美人。常言道：“月下看美人，愈觉娇媚。”黑处愈黑，白处愈白，宛如仙子临凡，又像嫦娥离月，手托香腮观看月色，不觉长叹一声，似有欲言难言欲悲不悲之状。这

风流鬼不看还好，看了美人，一片痴心，魂早已飞上楼去了。伶俐鬼道：“观此情态，似非忘情者。吾兄素具大才，何不吟诗一首打动他，何如？”风流鬼道：“有理，有理！”遂口吟一绝道：

风微云净月当空，石畔遥看思不穷。

想是嫦娥怜寂寞，等闲偷出广寒宫。

这美人听得有人吟诗，低头一看，看见风流鬼仪容潇洒，举止风流，已是十分可爱，且又诗句清新句句双关，不觉就有于飞之愿了。只是碍着伶俐鬼在傍，不好酬他，只得微笑一笑，掩窗而去。这风流鬼见美人回去，恨不得身生两翼飞上楼去，与他做一团搂住。这伶俐鬼道：“我们去罢，倘有人来，是非干系。”风流鬼没奈何，同了回去，回到家中，推床捣枕，怎生睡的着？只得披衣磨墨，作诗一首：

寂寂庭阴落，楼台隔院斜。夜凉风破梦，云净月移花。魂绕巫山远，情随刻漏赊。那堪孤雁泪，无赖到窗纱。

次日起来，发寒潮热，不觉害起木边之目，田下之心^①的病来。伶俐鬼来看觑失惊道：“吾兄何以至此？想是昨夜冒风了，何不吃些药？表一表汗才好。”风流鬼道：“我的病非药可治，若是要好，除非美人充了太医，拔去邪火，滋以真阴，方才平服。”伶俐鬼笑

道：“这等说，吾兄果然害起相思病来了。”风流鬼道：“只如此美人，相思焉敢不害？”伶俐鬼道：“吾兄这病只怕空害了。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行径，兄虽如此慕他，这段冤情怎么得他知道？”风流鬼道：“弟亦知害之无益，但此心拳拳^②终不能释。如果姻缘无分，兄当索我于枯鱼之市不复再在人世矣！”说罢，哽哽欲哭。伶俐鬼暗想道：“这段姻缘我若不与他周旋，岂不辜负他待我之情了。”于是想了一会，偶然说道：“兄何不写书一封，备陈委曲，待小弟与你送去。或者美人见了就嫁你，也不见的。”风流鬼道：“人皆称你伶俐，如何这等冒失？我们与他非亲非故，这书怎么送去？且是送去，倘若他大人见了，决不干休，道无故调戏良家女子，当得何罪？请收妙计，不敢领教。”伶俐鬼道：“吾兄原来不懂。要送这书，必须如此如此。既不教他知我姓名，又不显我们送书，只要美人知道，或有意或无意，自然知道了，何至惹祸招灾？”这风流鬼听了大喜道：“吾兄果然伶俐，所谓名不负实也！”登时展开花笺，磨起香墨，也不待打稿，竟细细写书一封：

昨夜园林步月，原因潇洒襟怀。敢曰广寒宫里，遂睹娥嫦面乎？孰料美人怜我，即垂青眼^③，复蒙一笑。何德何能，爱我至此。天耶，人耶，抑姻缘之素定

耶？窃自蒙恩以来，量减杯中，红销脸际，恨填心上，愁撮眉端。无心于耨史耘径，有意于吟风弄月。云重重代结成胸中蕴结，风飒飒都变作口内长吁。然则昨夜之怜我者皆今日之害我者也。吁嗟乎！天台花好阮郎无计可来，巫峡云深宋玉有情空赋。神之耗矣，伤如之何？伏乞垂念微躯，救人一命。西厢风月少分妙趣于张生，银汉鹊桥唯愿欣逢于织女。专望回音，慰我郁结，不宣。外并前诗奉上，以希玉音和我。

风流鬼将前诗写完，递于伶俐鬼。伶俐鬼买了许多花翠，扮个货郎儿的模样，手里拿了唤娇娘，依着旧路，走到花园门首。不住的东蹠到西，西蹠到东，蹠了一会。也是事有凑巧，却好美人又上楼来。见了货郎儿，使梅香叫住，要买花翠。这伶俐鬼不胜之喜，走入园来。只见梅香说道：“俺小姐要大翠花一对，须要好的，不论价钱。”伶俐鬼道：“有。”乘着机会，将那封书包于翠花包内拿去。这梅香接到手中，那里管七长八短，上楼递于小姐。小姐一看，却是一封情书，细细看了，知是昨夜那人。不想小姐见了已是十分情顺，只是无缘可会，今日看了书中之言，句句含情字字滴泪，如何不动其心？只得叫梅香看茶，支开他去。寻了一副花笺，写成回书，后又依原韵和诗一首，遂将原诗藏过，将回书仍包在翠花包内，使梅香送去。说

道：“翠花样儿不好，再有好的拿来。”这伶俐鬼见调了纸包，知道有了回音，满心欢喜，只得应他道：“翠花原也不好，待有了好的，只管与小姐送来。”伶俐鬼得了佳音，脚走如飞，进门先叫道：“老兄恭喜了！”风流鬼正然愁闷，听得“恭喜”二字，精神长了一半，连忙问道：“喜从何来？想是有些意思了？”这伶俐鬼将书递上。两人仔细一看，果然回的好：

妾守香闺，一任春色年年，久不着看花眼矣。不意天台之户未扃^④，使我刘郎直入。楼头一笑，遽认夙世姻缘。承谕云云，知君之念妾何深也。明月有意而入窗，谁其隔之者？白云无心而出岫^⑤，风则引之矣！既蒙婚姻之爱，愿定山海之盟。所虑者家有严亲，岂容私托。想思地不能缩就，离恨天何以补完？家君酷爱才华，郎君善寻机巧。果能绣户相通绮户，自尔书楼可接粧楼。幸勿谓“儿家门户重重锁，春色缘何入得来”也。谨复。外依原韵奉和^⑥，并求郎君正之。

问情浓欲本来空，偶会园林计转穷，
但愿上天收薄雾，嫦娥方出广寒宫。

两人看了书中之意，无非要乃翁心顺，搬进园来，方好相会的意思。这风流鬼又有几分病发，说道：“虽蒙美人允了，但这个老头儿不知姓甚名谁，如何令他欢喜？”伶俐鬼道：“老兄放心，容小弟访他。书中

言他爱才如命，绝不似遭瘟鬼闭门不出的死货，定是个问柳寻花，游山玩水的高人。我们待他出门就好亲近他了。”风流鬼道：“说的有理。”过了数日，只见伶俐鬼走来道：“老兄访着了。原来他姓尹名缙，本是个原任乡绅。今日闻的菊花盛开，要到东园赏菊。老兄何不随了笔砚，我扮书童，你扮相公，假托读书，到他那里乘机会他？”风流鬼道得了这个消息，拿了书箱，欢喜而来。闲坐片时，果见一个老儿骑着一头黑骡，跟着一个山童，挑着一个手盒，携着一壶美酒，走入园来。见了风流鬼生的一表人才，风流可爱，已是十分欢喜，举手道：“老兄想是读书么？但此地狼狽，难以读书。”风流鬼道：“虽非读书之所，聊以避俗而已。”这老儿虽坐在那里，一双眼只钉着风流鬼。伶俐鬼见他注意，故意道：“我有一柄扇子，烦劳相公一画。”风流鬼道：“你要画甚命题来。”伶俐鬼道：“就把眼前黄菊画上，岂不因时？”风流鬼拿起笔来，不及半盏茶时早已画就。这老儿见了，早已欢喜道：“借扇一看。”风流鬼道：“出丑。”老儿拿到手中，见画的老干扶疏亦复妩媚依人，大喜道：“吾兄妙笔，虽王维不能及也！”伶俐鬼道：“相公既然画上，何不再题他一首？”风流鬼恃着才华，不慌不忙，那面一挥而就，老儿见他写字如飞，不假思索，益发大奇，接到手中高

声念道：

“群芳落后灿奇葩，潇洒疑同处士家，
自画自题还自赏，时将青眼对黄花。”

念毕，喜的这老儿鼓掌称奇，说道：“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古称奇。不料今日又遇一王维也！此地狼狈不好读书。老汉有一小园，颇觉清雅。吾兄明日搬来，老汉也可朝夕领教。”风流鬼见正合了板眼，连忙打一恭道：“谬蒙老先生错爱，唯恐骚扰不便。”老儿道：“说那里话来，你我就如一家了，何必见外！”于是邀来同饮，又问些古今事情，见他对答如流，益发可爱。须臾夕阳在山分路回来。次日起来，打扮的靴帽光鲜，写了一个晚生拜帖，竟到园中来。老儿见了大喜，就将那三间亭子做了书房。这风流鬼何常有心读书，每日吃了饭，只在重墙边走来走去。一日走到太湖石畔，拾着一条汗巾，却是绝句一首：

自从消瘦楚王腰，盼得人来慰寂寥，
今夜月明堪一会，莫教秋水溢蓝桥。

这风流鬼就如得了活宝一般，连忙藏在袖中，专等金乌^⑦西坠，玉兔^⑧东升。看看到了黄昏时候，走在桥边等候。候了一个时辰，只见宿鸟惊飞，花枝弄影，绿阴深处，美人冉冉而来。这风流鬼喜不自胜，走上前去，正要作揖。不料好事多磨，忽然见一个皂隶闯

入园来，道：“原来相公在此，老爷有紧要话说，快走，快走！”那美人见有人来，闪入内里去了。这风流鬼满腹难过，无可奈何，只得推故道：“我今日身子不快，明日去罢。”皂隶道：“相公适才欢欢喜喜，怎么就推故起来？老爷立等要请，不要迟延。”这风流鬼无法可处，只得跟了走。走进县衙，县尹道：“无事也不惊动，只因钟大人前日见了你的诗稿，心上喜悦，要与你面会。可跟我到园中来。”风流鬼跟入园中，与钟馗作了揖。钟馗见他人物风流，举止潇洒，却也喜欢。县尹道：“二位请坐，下官了些公事去。”辞了出去，丢下二人细谈。须臾摆上酒馔。钟馗道：“足下才情极好，只是微带轻薄，犹非诗人忠厚和平之意。”风流鬼一心只在美人身上，那里听他。钟馗道：“吾兄妙年高才，敢烦一律，不知肯示教否？”风流鬼道：“以何为题？”钟馗想了一回，掀着胡须笑道：“也罢，就以俺这部胡须为题。”风流鬼满腹牢骚正欲借此发泄，当下口吟道：

君须何事这般奇，不像胡羊却像谁？

雨过当胸抛玉露，风来满面舞花枝。

要分高下权尊发，若论浓多岂让眉。

拳到腮边通不怕，亏他遮定两傍皮。

钟馗听了大怒道：“小小畜生，焉敢出言讥刺？”

提剑来诛，只见风流鬼冉冉而退，钟馗随后赶来，赶到牡丹花下，忽然不见。钟馗大惊，急令人握，须臾，握出一付棺木来，乃是未央生之灵柩。钟馗看了大骇道：“怪道他举止轻狂，原来是此人所化也！”这里叹息不题。

且说伶俐鬼听见风流鬼没了。大哭一场说道：“我向日见榱榱鬼无能，涎脸鬼不济，今日以为托身得人了。不料他又死了，此仇不可不报。”从此就做起延揽英雄的事业来，不消数日，竟聚了四五个英雄。一个叫做轻薄鬼，生的体态轻狂，语言不实，最喜掇乖卖俏。一个叫做撩乔鬼，他沿墙走壁，上树爬山，就如猿猴一般。一个叫做浇虚鬼，一个叫做得料鬼，这两个鬼也都是些撩蜂踢蝎，吹起捏塌之辈。一日众鬼问道：“吾兄结识我等，不知有何使令？”伶俐鬼道：“你们知抠掐鬼丢谎鬼死的缘故么？”众鬼道：“只为他抠掐丢谎，所以教钟馗杀了。”伶俐鬼道：“不然，不然。皆因他们尊号上有了这个鬼字，所以钟馗专要斩鬼，你我不幸大号上边也带了这个字样，自然我们都在他斩之之列了。浇虚鬼听了大惊道：“若如此何不逃之夭夭？”伶俐鬼道：“不妨，我今打听的富将军不在，县尹与尹乡绅家吊丧去了。我们今日扮作县中衙役鬼混他一番，有何不可？”撩乔鬼问道：“县尹为甚

与尹乡绅家吊丧？”伶俐鬼道：“你不知敝友风流鬼与他小姐有约，如今他小姐听的敝友死了，也竟抑郁而死。所以今日与他吊丧，黄昏还不得来。”众鬼听了大怒道：“这等害人不浅，我们何不杀了他，也可绝了后患。”伶俐鬼道：“不然，我也要杀他来，只是杀了他，富将军来了绝不干休。我们只须一坛美酒，诨^⑨他吃醉，偷剑的偷剑，脱靴的脱靴，弄的他走又走不的，杀又杀不的，岂不妙哉？”众鬼听了齐声道好。当下买了一坛菊花美酒，扮作县役，投县中而来。其时钟馗见县尹不在，咸富二神俱斩鬼去了，只得在大松树下无聊闷坐。却见众衙役齐来，钟馗问道：“你们到此何干？”众鬼道：“小的们老爷不在，见老爷闷坐，因沽了一杯水酒与老爷解闷。”钟馗道：“这等又生受你们。”须臾筛上酒来，也不拿小钟，竟是荷叶大杯奉上。众小鬼唱的唱，舞的舞，提猴的提猴，踢跳的踢跳，登时把钟馗劝的酩酊大醉。伶俐鬼上前禀道：“爷爷吃酒热了，将这双靴脱了罢。”钟馗伸出脚来，浇虚鬼与伶俐鬼两人一家一只脱的去了。其时得料鬼溜了宝剑，轻薄鬼拿了笏板。只见撩乔鬼爬上树去，手攀树枝，伸下脚来，竟将钟馗纱帽夹去也藏了，弄的钟馗脱巾露顶，赤足袒怀，甚是不成模样。所以留下五鬼闹钟馗的故事，就是为此。当日也是众鬼合当运败。却好

富将军领兵回来，浇虚鬼与伶俐鬼每人拿了一只靴往外正走，迎头遇着兵来，唬的这浇虚鬼屁滚尿流，就要逃走，毕竟伶俐鬼有智，道：“莫慌，莫慌。”故意迎将富将军来，富将军认的是钟馗穿的歪头皂靴，大喝道：“偷靴鬼，那里走？”这伶俐鬼不慌不忙说道：“小的们蒙钟爷爷诛了抠掐鬼与丢谎鬼，如今民享安乐，感激不过。小的们盖下一所大庙，又恐怕爷爷去了，所以专来脱靴，以作小的们一点遗念。”富将军听了口词，半信不信，只得将二鬼锁了解到花园内来。进的园门，只见得料鬼那看那支宝剑不住的左五右六的乱舞，富将军喝了一声，得料鬼丢了宝剑就走，被富将军赶上一刀斩了。这轻薄鬼见斩了得料鬼，手举笏板，扬尘舞蹈，只管叩头乞命。富将军看了大怒，手起刀落，挥为两段。及至走到钟馗跟前，却见钟馗酩酊大醉，不醒人事，科头洗足，甚是狼狈。富将军咬牙切齿，将浇虚鬼剁了两脚，伶俐鬼摘去心肝，方才与钟馗穿上双靴，扣定宝带。只不见软翅纱帽，寻了一回，并无下落。众阴兵正在四下搜索之际，却好咸司马也来了，问其所以。富将军道如此如此，只是不见了纱帽。咸司马周围一看，抬头看见松树，咸司马道：“要寻纱帽，必然要树上了。”且说撩乔鬼夹了纱帽，本要下来逃走，灶见阴兵远远而来，他就藏在树

枝稠密的所在，因此人都看不见。适听咸司马说要寻纱帽必然在树上的话，谎的他打战起来了，将树枝摇的乱动。众人仔细一看，只见撩乔鬼戴了纱帽在树上发战。这富将军拽起袍袖，手挽彫弓，一箭射将下来，与钟馗戴好纱帽，众人看时，已将撩乔鬼射死。其时钟馗方才定醒过来，见了咸富二神，甚觉赧颜。正是：

长松下，众小鬼戏弄科头汉；

后花园内，二使者整理赤脚人。

不知两神所灭何鬼，且听下回分解。

校注：

①害起木边之目，田下之心的病：这是用拆字法表示的诙谐语。“木边之目”为“相”，“田下之心”为“思”。所以，这里是说害起相思的病。

②拳拳：意为恳切。

③垂青眼：古时把黑眼珠叫青眼，对人正视表示看得起叫青眼相看。“垂青眼”表示重视。

④扃(jiōng)：关闭。

⑤岫(xiù)：山。

⑥奉和(hè)：依照别人的诗词的题材和体裁做诗词。

⑦金乌：即太阳。相传日中有三足鸟，故名。

⑧玉兔：月亮的代称。传说月亮中有白兔，故名。

⑨诨(hùn)：戏谑；开玩笑。

第八回 悟空庵懒诛黑眼鬼 烟花寨智请白眉神

多愁多害，寸心无赖，求天助水或成渠，靠地扶沟难吸海。家贫须耐，家贫须耐，你若是赌胜争强惹祸招灾，终久有安排。少不得再整诛邪手，重施灭鬼才。

话说咸富二神诛了众鬼，救醒钟馗。其时县尹也到，已知其详细，只得摆起筵席，与咸富二神接风。席间因问两神所诛鬼魅若何。咸渊道：“前承主公之命，到了西方。原来是一个心病鬼，他因偶过太华山，见层岩峭壁高插云天，又见山下有华阴庙宇并许多居民，他就动了一点不忍之心，唯恐山塌下来压坏居民庙宇，所以忧愁起来。每日愁眉不展，面带忧容，看看病入骨髓。小神到那里，也没用人参、附子、官桂、良姜，只下了一帖‘宽心丸’，如今好了。”钟馗道：“量这一个小鬼怎么就去许多时候？”咸渊道：“说来话长。小神救了心病鬼之后，却欲回来。不想，路旁草庵中又有一鬼。这鬼益发可怜，住着半间草庵，全无家伙。头上戴一顶开花帽子，身上穿一件玲珑衣服，米囤内无隔宿之粮，灶窝中无半星之火，这也罢了。且是可怪者，到一家一家就穷，到一处一处就败。因此人皆

恨他，唤为穷胎鬼。粗亲俗友都不理他，你说可怜不可怜？”钟馗道：“若如此破败人家，也就该诛了他。”咸渊道：“诛不得。”钟馗道：“为何诛不的？”咸渊道：“他虽穷，相交的却是些高人。那日小神访他去，只见在坐者是伯夷、叔齐、又有颜子、范丹、闵贡、袁安，与他皆称为莫逆^①。唯有钱神可恶，再不肯见他。因此他竟作了一篇祭钱文，小神爱他，抄的稿儿在此。”递与钟馗众人观看，众人展开只见上写着：

呜呼，钱兮！君其怪我耶？何终年未睹其面也！君其畏我耶？何一见而辄去也！噫嘻！我知之矣。念予赋性恬淡，制行孤洁，无狼毒之心，无奔波之脚，无媚世之奴颜，无骗人之长略。因致子之无由，故交予之不屑，况尔形虽圆，秉性甚坚，尔心虽方，其党动千。安肯佻佻睨睨^②俯首降心以从我也？呜呼，钱兮！君其不来，其如我何？寒则待子而衣，饥则待子而食，亲友待子而交游，负欠待子而补窟。子既不屑以下交，予又安得不佻佻睨睨俯首降心以招子乎？闻君爱饮者白酒，爱食者鸡蛋。今则有酒盈□，有蛋在豆^③。爱裁短文，以祭之曰：维我钱神，内方外圆，像天地之形体，刻帝王之宝号。非富贵而不栖，非勤俭而不到。羨文皇之贯朽，珍重故来；嗟武帝之空虚，侈情便耗。爱子有灵，神鬼可通；爱子有势，爵禄可致。□动而谄

者立至，非子而谁？举足而侍者候门，舍君奚至？然则君之为用大矣哉！今者予实维艰，披诚切诉。改阮籍之白眼对子垂青，化稽康之傲骨逢君不怒。韞^①而藏，愿永贮于千年；用之则行，期相逢于异日。我欲常常而见，子其源源而来。唯鉴此日之殷勤，莫计从前之疏忽。须臾祭毕，体倦而睡。见一黄衣人揖予而言曰：子今改弦以易辙，吾将引类而呼朋矣。但子仁义尚存，廉耻未去，无入门之法，奈何？予霎然惊，怡然悟，念仁义之难忘，知廉耻之必顾。起视其酒，酒犹盈[□]，起视其蛋，蛋犹在豆。予将醉饱以乐天，君其唯唯而退后。

钟馗看了问道：“此鬼你何以治他？”咸渊道：“小神欲遣医人，怎奈庸医最多，明医最少。也是小神量其病势，察其浮沉，与他两服‘元宝汤’，如今竟不穷了。”钟馗听了大喜道：“卿可谓卢医扁鹊，胜于庸医多多矣！”又问富曲道：“你斩的鬼魅若何？”富曲道：“小神所斩之鬼与司马所治之鬼大不相同。”钟馗道：“何以不同？”富曲道：“这鬼名为急急鬼。”钟馗失惊道：“名色便奇，你且说他本事何如。”富曲道：“那日俺领兵前去，未得等扎下营寨，他就杀来，俺只得举刀相迎。战了一日，通无胜负，到了夜间，他也不戴盔，也不穿甲，点了火把又战，就如张翼德夜战马超

一般，整杀了半夜。他见战不过小神，竟气的一头撞死了。”钟馗道：“这等性急真所谓急急鬼也。”富曲道：“这个不算出奇，还有一个异样鬼。小神阅人以来，也见够多，再没有那样黑眼。他黑眼也罢了，还又跟了两个伴当，一个叫做死大汉，一个叫做不习人，都是一般黑眼。”钟馗道：“想必就是黑眼鬼了。你何以诛他？”富曲道：“小神见他黑眼异常，不欲诛他，就领兵回来了。”钟馗听了变色道：“岂有此理！昔日孙叔敖见了两头蛇犹恐害人，他还斩而埋之，况此黑眼鬼惹的人人黑眼，个个攒眉，贻害于人间，岂不是汝之过？”一席话说的这富曲满脸通红。钟馗道：“既然如此，我明日必走一遭。”次日起来，点起阴兵。县尹苦留不住，与众百姓送至十里之外，方才回去。这钟馗往东浩荡而来。旌旗蔽日，杀气连天。远远望见一座小庵，钟馗道：“那是甚么所在？”富曲道：“那是悟空庵，小神前日曾在那里住过。”钟馗道：“怎么叫做悟空庵？”咸渊道：“或者取色即是空的意思。”须臾到了庵前，下了白泽，进门观看，果然好一座庵！有诗为证：

红尘飞不到，钟磬雅弥陀，古柏倚丹鹤，苍松挂碧萝。人来惊犬吠，客至遣鹦歌，曲径通幽处，僧房女色多。

原来这庵中住持，就是色中饿鬼。若论他本事，也跳的墙头，钻的狗洞，嫖的娼妇，耍的龙阳，正所谓舟车并至，水旱齐行，不分前后，不论南北者也。当日钟馗进的门来，见他举止轻狂，体态风流，就知不是正经和尚，这是一心在黑眼鬼身上，将他权且丢过。次日，整动兵马，摆下阵势。只见对阵中黑眼鬼头戴着一顶乌油盔，身穿一领乌油甲，手中拿着一柄流心链，坐下骑着一只挨打虎，左有死大汉，右有不习人。钟馗看了他的模样，回头向富曲道：“向日怪卿，真个此鬼异样黑眼，我也不欲诛他，奈何？”富曲道：“且待小神出去。”的提宝刀冲出阵来。那边不习人出马，两人战了多时。富将军终是不待看他，拨马回来。他只当富将军败了，随后就赶。富将军觑的较近，按定宝刀，拽满弓弦，回身一箭，正中咽喉，不习人落于马上。黑眼鬼见射死了不习人，就欲出阵。只见死大汉道：“主公退后，且待区区杀他。”黑眼鬼道：“你怎么称起区区^⑤来？”死大汉道：“我干大没穰儿^⑥，岂不是区区？”拿了一根酸枣棍，也不骑马，走出阵来。这边钟馗大怒，举剑相迎。未及一合，被钟馗拦腰一剑砍倒在地。正是：

站到阵前八尺高，跌倒尘埃两截腰。

钟馗斩了死大汉正欲回阵，只听的一声高叫，黑

眼鬼过来。钟馗回头一看，黑眼异常。且不论他五官不全，嘴眼歪斜，只见只是这副性情也与人不相同。人说好他偏说歹，人说长他偏说短。遇着斯文，他故意显粗疏，遇着豪杰，他故意假充经纪。且是本不通文，他也要满口书袋，本不生涯，他也要假粧精细。正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道者也。其时钟馗本不欲诛他，只得勉强又战，战了一会。钟馗道：“我委实嫌你黑眼，饶你去罢！”不想这黑眼鬼竟有许多变化，听见嫌他黑眼，他故意将身变得小巧，纵身一跃，竟钻入钟馗眼中去了。疼的这钟馗满眼落泪，叫苦不绝。富将军看了大怒，拔出宝刀，就欲剜他出来。咸司马上前拦住道：“不可，不可。古人投鼠忌器。剜死他是小事，只怕伤了主公眼睛。我们如今无可奈何，只得央恳他。”于是跪在地下祝赞道：“黑眼鬼，黑眼鬼，再不敢与你赌胜争强，再不敢与你冲锋对垒，还要任你纵横施为，还买一只公鸡谢你。”这黑眼鬼听得祝赞他，满心欢喜，一个筋头方才去了。钟馗揩了眼泪，定醒半日，说道：“如此利害，怎生是好？司马妙计多端，何不想他一法？”司马想了一会，说道：“自古行兵之事，不过三件。一曰天时，二曰地利，三曰人和。为今之计，地利人和俱用不着，只是要讲天时了。”钟馗道：“天时怎

么讲？”咸渊道：“天时是时日干支相生相克的道理。如今他叫做黑眼鬼，他既黑，我们以白制他，他是眼，我们以眉制他，他是鬼，我们以神制他。由此看来，必须白眉神方可降他。但不知这白眉神是何脚色，少不的寻《搜神记》^⑦来方好查他。”众阴兵走到书铺里，拿了《搜神记》来逐名细查，并无白眉神名号，只得又取《幽怪录》与《山海经》来，从首至尾，也无此神。钟馗道：“这白眉神莫不是马良？”咸渊道：“何以知之？”钟馗道：“《三国》上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岂不是他？”咸渊道：“也还未必。”因此，下了一令谕众阴兵知，凡有知道白眉神者，急来报信。

且说低达鬼自从钟馗罚他与阴兵们吮疽舔痔，每日受苦难当。一日，一个阴兵起来痔疮，叫低达鬼来舔，低达鬼没奈何，只得与他舔起。正舔得有滋有味，只见一个阴兵走来道：“老兄痔疮好些么？”这阴兵道：“疼疼疼，所以叫低达鬼来舔。”因问道：“连日咱老爷与黑眼鬼交战，胜负若何？”那阴兵道：“你因痔疮疼痛不曾上阵，所以不知道他的利害。他日竟钻入咱老爷眼里去了，咱老爷无法制他。只得教司马爷定计。司马爷说要甚白眉神方能降他。不料这白眉神遍查没有。如今传下令来说有人知道白眉神者即时通报，你说这白眉神是人是鬼，何处寻访？”低达鬼

听了道：“爷这话可是真的么？”阴兵道：“现今有令，怎么不真？”低达鬼道：“这等小的到知道白眉神的住处。”阴兵道：“你何以知之？”低达鬼道：“小的当日跟着讨吃鬼在柳金娘家嫖，见他家有一位尊神，两道白眉。小的问他是何神道，他说是他祖师白眉神，因此认得。”阴兵听了大喜，连忙引着低达到庵中来，禀钟馗道：“白眉神有了，唯低达鬼知道。”钟馗问其来历，低达鬼道其所以。咸司马听了笑道：“可见世上无所不有。但不知这白眉神是何出处？”低达鬼道：“小的只知其名，不知他的出处。”钟馗道：“也罢，你就领司马到柳金娘家请去。”低达鬼巴不得一声，当下欢天喜地引了咸司马，又领了十数个阴兵，再往烟花寨来。其时正是初冬天气：

黄菊开残，玉梅初放。青青瘦竹迎人，苍苍古松当路。板桥边水乍成冰，山头上树皆落叶。

众人正在行走之际，却好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怎见的：

初如柳絮，继似鹅毛。扑面来人眼昏花，满道堆马蹄滑溜。楼台殿宇霎时银粉粧成，山川草木竟似玉尘铺就。富贵家红炉暖阁浅斟美酒充寒，贫穷汉少米无柴高骂苍天度日。映雪寒儒读麟经不用明灯，烹茶韵士煮雀舌何须甜水。正是：

纷纷鳞甲满空飞，相是天边玉龙斗。

其时天气寒冷，咸司马道：“我们不论庵观寺院，借钟茶吃，避避寒冷才好。”低达鬼四下一看，满眼迷离，那里看得出来？只得往前又走，走够多时，恰好一座小庙。阴兵上前叩门，里边走出一个道人来。阴兵道：“我们是过路的，因害寒冷，特来借杯茶吃。”那道人睁圆怪眼，登时大怒起来骂道：“你走路也有眼睛，我这庙宇又非茶庵酒店，我老爷又非你奴才庄户，怎么问我要起茶来，茶是与你应行的么？”咸司马是个斯文出身，听见他骂，到有几分没趣，笑道：“既无茶也罢了，何必发怒？”怎奈他见人软了，他益发大怒起来，一跳一丈高，牵爷娘射祖宗的怪骂。登时众人围了一圈，看了动静，问其来历。内中也有向灯的向火的，向咸司马道：“老爷，不知他的脾胃。他叫做发贱鬼，纸不知轻，磨不知重。老爷打他，他就软了。”咸渊听了此话不觉大怒，吩咐阴兵将道士绑在柱上，脚踢拳打。不料，果应其言，连忙央恳道：“老爷饶了小人，休说茶，就是饭也有，只管在小人侍候罢。如侍候的不好，老爷再打未迟。”咸渊听了笑道：“真正发贱鬼！”只得叫人解放。只见发贱鬼叩头谢了，又是让到房中。先是松萝香茶，不多时，就是香油素菜又是白面薄饼，托将上来。且曲尽殷勤。这咸渊众人扰了一

顿，方才起身，他还送至十里方回。自此微知轻重，少不发贱，这也算咸司马教训之功了。且按下不题。

且说柳金娘家自从接了贾知府的公子，只当是呆头公子撒漫使钱，不想恠吝异常。睡了半月有余，只赏了两匹小绉、三两银子。柳金娘时常想起讨吃鬼与耍碗鬼来，后来听他们穷了，方才罢手。一日正在门前闲望，看见低达鬼走来，柳金娘惊讶道：“你一向在何处？”低达鬼道：“不消说起。当日讨吃鬼打死了倒塌鬼，谎的我逃命而去。不想时不凑巧，遇着钟馗，将我罚的与阴兵们吮疽舔痔，百般难过。今因遇着黑眼鬼不能诛他，要请你家白眉神，所以教我引来。我如今先来了，咸司马爷随后就到，你须小心伺候，不可怠慢。”话犹未了，只见阴兵摆列，司马早到。咸渊下马坐在庭中，柳金娘走来叩头。咸司马道：“你家有白眉神么？”柳金娘道：“有。”咸渊道：“这神是何出处？”柳金娘道：“小妇人也不知道。只听的当日老忘八在时，说是柳盗跖，因此传下来，就当祖宗供养。”咸渊听了道：“如此便好请了。”于是一面吩咐预备猪羊，一面做起祭文。次日清晨，摆设停当，咸渊当下读起祭文来，其文曰：

维神春秋豪杰，周末英雄，不王不帝，非伯非公。以和圣而为弟，以大贤而作兄。习成武艺，不乐斯文。

当日临潼斗宝，敢来劫路行凶。诸侯闻之而胆战，众将见之而心惊。孔仲尼不能教化，秦穆公仗尔峥嵘。子胥之钢鞭颇畏，秋胡巧舌难伸。因此暴横一世，所以千载为神。生前不甘淡泊，死后受享无穷。每日见油头粉面，每日睹绣袄红裙。老忘八杂记夺目，小粉头唱曲钻心。广吃些粉汤烧饼，常听些琥珀弦筝。今日有事干渎，望你留神细听：你做当年冯妇，我做昔日陈臻。黑眼鬼猖狂难治，白眉神本领素钦。伏愿速逞尔豪梁之势，却莫恋花柳之丛。果如其□而如应，尚其来格以来歆。

刚才祭毕，只见白眉神跳下地来道：“司马请我何干？”咸渊道：“请尔非别，今有个黑眼鬼颇肆猖獗，难以制他，请足下诛之。”白眉神道：“我只当为甚，原来为此。咱家放着受用之地何其潇洒，而反做下车冯妇耶？”咸渊听了仰天大笑，往外就走。白眉神拉住道：“司马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咸渊道：“俺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白眉神道：“愿子明以教我。”咸渊道：“向闻将军之名如雷灌耳。今见将军不过花柳中人耳，齷齪^⑧中人耳，不足有为，是以去也。”原来这白眉神受不得激，当下听了此话，气的暴跳道：“你说我不能诛黑眼鬼么？”咸渊道：“非不能也，但不为耳。”这白眉神于是整动盔铠，拿了钢刀，

与咸渊并马而来。到了悟空庵，进了寺门，见了钟馗，钟馗降阶相迎说道：“为此小鬼，有劳大驾。”两人逊让已毕，分宾主而坐。白眉神问道：“这黑眼鬼怎生模样？必须见了方好下手。”钟馗引着白眉神走到阵前，令阴兵叫骂。不多时，只见黑眼鬼骑着挨打虎出来。白眉神看了道：“原来如此而已，何足为奇也。”钟馗道：“如此黑眼，将军犹以为平常耶？”白眉神道：“你有所不知。我在娼家门中，见那些乌龟们享赛，耍草鞭，吹胡须，搽红抹黑，扭捏装腔。至于那些姐儿们，俊的还好，更有那丑恶异常的，他也要嘬嘴上抹了胭脂，疤脸上盖了铅粉，大脚上穿了花鞋，扭腰撒胯，备极丑态。偏是那般子弟们反要爱他，更有出丑。本是打他，他反以为爱；本是骂他，他反以为亲。及至分离时候，又要三行鼻涕两行泪。以拿犁捉耙之才，竟要做才子佳人的模样。这些黑眼，俺已看的蹊熟了，何况区区一鬼乎？以此较之，犹其小焉者也。”钟馗道：“你不嫌他黑眼，此鬼易诛了。”当下白眉神舞刀出马，那黑眼鬼挥鎚相迎，两人战了数合。料他怎能敌住，只的弃了挨打虎，丢了流星鎚，将身一纵，遂欲钻入白眉神眼中。不想这白眉神见的黑眼鬼最多，竟将眼看的磁了，怎能钻入？一跤跌下地来，急寻虎时，虎已被富将军三拳两脚打死了。他见没有老虎，益发着

急，只得拿了鎚钻入洞中去了。钟馗道：“视此，为之奈何？”白眉神道：“这有何难。”乃令阴兵取些草来，向洞口烧起火来。那烟竟谷都都钻入洞中。且说黑眼鬼在洞中正坐，其烟冒将进来，烟的两眼落泪，着实难当。没奈何又跳将出来，众人看时，黑眼鬼已变成红眼鬼了。白眉神向前大喝道：“还不投降，更待何时？”黑眼鬼只得投降。白眉神将他脖项锁了一条麻绳，交与阴兵看守，方才回入阵中。钟馗众人大喜，携手进入悟空庵。庵中早已摆下筵席，白眉神上坐，钟馗把盏，咸富二神执壶。席间，问起白眉神，为何不将他杀了。白眉神道：“尊神有所不知。俺在娼妇人家，自春秋以至今日，家家顶感，人人供养，竟如祖宗一般。俺无以报他，今日索了黑眼鬼，与他做个捞毛的人。故此俺不杀他。”钟馗道：“将军在春秋时，虽不为王为帝，也是一个豪杰。不思建功立业，为甚在娼妇人家，未免有污将军。”白眉神道：“你知和尚无儿孝子多么。俺今与老忘八做了祖师，那龟子就是我的儿，那粉头就是俺的女。每日受他些供养，受用无比，何必巴巴急急为子孙作马牛也？”钟馗道：“如此说来，将军竟是男盗女娼了。”白眉神作色道：“是何言也？”于是起身牵上黑眼鬼，与忘八家捞毛去了。这正是：

黑眼鬼从新得所，白眉神到底甘心。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注：

①莫逆：彼此情投意合，非常相好。

②怵怵睨睨(xìn xǐn nì nì)：恐惧地斜着眼睛看。

③豆：古代盛食物用的器具，有点象带高座的盘。

④榘(yùndú)：收藏在匣子里。

⑤区区：旧时谦词，我(语气不庄重)。

⑥我是干大没穰儿：这里用了拆字法，“干”“大”没穰儿，合起来即是一个“我”了。

⑦《搜神志》：东晋干宝著的一部反映志怪生活内容的小说。

⑧舖啜(bù chuò)：吃吃喝喝。

第九回 喜好色潜移三地 爱贪杯谬引群仙

劝尔莫贪花，贪花骨髓灭。劝尔莫饮酒，饮酒肠胃冽。肠枯髓竭奈如何，哀哉无计躲阎罗。我今陪的长生诀，时请钟馗斩二魔。

话说白眉神领了黑眼鬼大怒去了。钟馗见蝙蝠不动，料想无鬼可斩，只得闲在庵中住着。咸司马看些六韬三略，富将军习些弓马枪刀。这钟馗每日在庵中随喜，看那些白衣大士，送子天仙。一日看到一个所在，见殿后一座小门，一把小锁锁着。钟馗道：“这个去处，俺却未到，何不看他一看？”把手去开那锁，不想钟馗力大，应手而落。钟馗开了门，走将进去。却是曲曲折折，竟有半里之遥，方是一个小院。院中盖着禅室三间，甚是清雅。钟馗大喜，掀帘进去。只见正面放着一张金漆条桌，桌上摆着铜炉，炉内烧着真香，香后边是轴雪景山水，两边瓶内插着稀稀的几枝梅花，清香扑鼻。东边一个衣架上搭着偏衫，西边一张藤床银钩纱幔，十分齐整，但依稀有些脂粉之气。钟馗道：“这秃厮好受用也。”言犹未罢，只见那轴雪景山水忽然张起。钟馗定睛一看，吃了一惊。却是一个粉面妇人，伸头出来，看见钟馗，忽然缩了进去。钟馗

大奇，于是掀起古画，竟是一个小洞，往里一看，竟有十数个美人俱在里面。原来又是一所房子。钟馗大喝道：“妖精们还不出来，更待何时？”那些妇人们见钟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先已落胆，那里敢躲避，一个个只得逡巡出来。见了钟馗，一齐跪下讨命。钟馗道：“你们到此何干？从实说来，饶你性命。”

这些妇人战战兢兢说道：“小妇人们来的不一。也有佃户之妻名虽佃户实嫁和尚的，也有烧香施舍名虽行善实图欢乐的，也有饥寒所迫名虽周济实来顶帐的，也有移荒走出名虽避难实图混帐的。日积月累，所以聚了许多。此是真情，望爷爷饶恕则个。”钟馗道：“如今这秃厮那里去了？”众妇人道：“爷爷听禀，他将小妇人们封闭在此，不分昼夜轮流取乐。如今耍的厌了，又在外边勾搭许多私窠子娼妓、小官，图他快乐。丢的小妇人们七颠八倒，少不的大家在此替他守节。望爷爷寻见他时，劝他一番，须教雨露均沾，不要使南枝向暖北枝寒也。”钟馗听了大怒道：“这般淫妇，要你何用？”提起剑来，一剑一个斩个罄尽。这正是：

悟的空时原有色，谁知色后又归空。

钟馗斩了众妇人，独坐禅床，怒气转生，恨道：“必除此秃物方泄胸中之恨，但不知此贼在于何处？”

正在愤愤之际，却见地溜鬼走来。见钟馗颜色不善，问道：“尊神若有不愉之色，果为何来？”钟馗道：“你看地下是甚么东西？”地溜鬼见杀了许多妇人，大吃一惊道：“这些妇人想是这庵中秃厮的浑家^①么？自古道和尚是色中饿鬼，由此看来，这和尚是饿鬼无疑了。”钟馗道：“这秃厮犹然不足，又向别处受用去了。俺欲诛他，奈他不来。你不然与俺打听一番，审其下落，俺好去斩他。”地溜鬼不敢不遵。于是溜将出来，穿了几条街巷，心下想道：“我一时虽然出来，他在东在西，怎么察访？”正在沉吟之际，只见道旁一个小和尚，坐在人家门首，敲着木鱼念经。地溜鬼听他时，念的却不是经，模模糊糊都念的是“俏冤家”、“王大娘”之类。地溜鬼道：“此必有缘故。”问道：“师父，你化甚么？”他也不应，地溜鬼心下想道：“莫非色中饿鬼在这人家，他在此替他观风么？”等了一会，只见小和尚起身溺尿，这地溜鬼得空儿一溜进去。只听的房中有笑语之声，地溜鬼撮足潜踪走来窗外细听，你道听见些甚：

不说山盟，不言海誓。这一个紧敲木鱼高念着救苦菩萨。那一个漫拍双铙^②低叫着肉身罗汉。这一个金链高举恍然似乱坠天花，那一个缨枪频刺依稀像点头顽石。战多时寺门欲闭，霎时间魂入西天。顽一

会老僧入定，须臾身到极乐边。这正是：

未央生坐破肉蒲团，海□^③黎夜宿销金帐。

这色中饿鬼与这私窠妇人顽了一个时辰，方才云收雨歇。妇人道：“你今晚回庵中去么？”和尚道：“庵中钟馗住着，甚不方便，今晚在这里歇罢了。”又吃了几杯美酒，方才抱头交股而睡。这地溜鬼听得是色中饿鬼，慌忙溜将出来。此时已是黄昏时候，所以小和尚也不曾看见。飞跑回来，报与钟馗。钟馗听了此话，也不点兵，也不领将，自己提了宝剑，跟了地溜鬼，往这私窠子家来。到了门首，就要进去，只见小和尚不肯放入。钟馗大怒，令地溜鬼：“将他索了牵回庵去，待俺再问。”这地溜鬼牵了小和尚去了。钟馗独自进门，大喝一声：“秃厮何在？”这妇人惊的赤条条跳下地来，叩头求命。钟馗见只是妇人，不见和尚，大惊问道：“贼秃那里去了？”妇人道：“刚才与小妇人同宿，淫情未厌，如今又到别处耍龙阳去了。想必也就回来。”钟馗大喝一声，手起剑落，砍为两段。心下想道：“这秃厮想必还来，我不免在此等他。”等够多时，只听得色中饿鬼隔窗问道：“亲亲，你睡着了。我好快活，有兴时再和我耍耍如何？”钟馗听的是他，提了宝剑，劈头就砍。这色中饿鬼猛吃一惊，脱身就走。钟馗随后赶来，看看赶上，举起剑来正欲砍他，不觉扑

咚一声，跌倒在地。这正是：

触天怒气高千丈，扑地肥躯跌一堆。

原来是醉死鬼吃醉了睡在地下，钟馗不妨，忽然绊了一跤。当时色中饿鬼得了这个空，竟走脱了。钟馗起来看时，却是一个醉汉。曾有一个《驻云飞》道的好：

闭目摇头，两道顽涎往下流。哇儿吐一口，都是馍馍肉。好一似狗肚盛酥油，难消难受。反复翻肠，不怕尘和垢。量小何须揽大瓠。

且说醉死鬼绊倒钟馗，钟馗爬起来，又要赶色中饿鬼。却被醉死鬼一把拉住，喃喃呐呐骂道：“你是甚么人，敢□□老爷一脚？”钟馗待要杀他，见他又醉了，只得说道：“俺姓钟，你待怎么？”醉死鬼道：“你是大钟，你是小钟？实告，俺大钟也不怕，小钟也不怕。”钟馗道：“快些放手，俺如今要杀人去也！”醉死鬼道：“你要掷骰儿么？俺就买上，任你赶老羊，起枪，夹旦旦，丢罗罗，都不怕你。”钟馗听了，气的暴跳，举起拳来就打。醉死鬼又道：“怎么你不掷骰，要猜拳么？”于是，三呀五呀，吆天喝地，叫个不了。钟馗看了，又是怒又是笑，尽力撒脱，方才回入庵中。连忙将小和尚带过来，问色中饿鬼的下落。小和尚道：“小僧委实不知。小僧原在葫芦山草包营嶽嶽大王手下，一向言

听计从，甚是相得。不料，近日来了一个乜斜鬼，一个迷糊老贾，与他气味相投，性情相合。反嫌我忒奸，叫我做奸鬼，因此我心怀不平。闻的爷爷到此，指望投降了爷爷，领兵去剿除了他，俺便做此山大王。不想前日来时，爷爷正与黑眼鬼相杀，被黑眼鬼钻入爷爷眼中。我恐爷爷没基本事，又欲别图。忽遇色中饿鬼肯收留我，一者想受他产业。二者图他的老婆，所以俺与他做了徒弟。今日他便混帐，俺在此观风，此是实情。至于他的下落，我委实不知。”钟馗道：“你既托身于人，就该始终如一，奈何反面事人，其罪一也。既来投吾，你又迟回观望，其罪二也。及至秃贼收你，你又图他的产业谋他的妇人，其罪三也。非奸而何？害人不浅！”于是一剑诛之。钟馗刚杀了奸鬼，忽听山门外呐喊摇旗，似有千军万马之状。钟馗慌忙使人打听。回报道：“外边一伙醉汉，不计其数，竟将庵门围了，原来醉死鬼调了人来，这却怎处？”咸渊道：“此辈诛之不可胜诛，不诛则又恶言相骂。俺不免善劝他一番，再作定夺。”钟馗道：“你也说的是，卿试走一番，看他如何？”于是咸渊走出门来，高叫醉死鬼答话。这醉死鬼东歪西倒的，走将上来道：“叫老爷怎么？”咸渊道：“看你衣冠不整，廉耻不顾，沉酣于曲孽，放怀于杯中。名教自有乐地，何必如此狂荡也。且夷狄有

酒，大禹饮之而甘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国且要亡，而况于身乎？譬如钢斧伐枯木，吾未见不颠扑者矣！”醉死鬼呵呵大笑道：“你道饮酒不是么？吾闻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禄。当是帝尧千钟，孔子百瓢，一帝一圣又何尝不饮酒耶？至于竹林七贤莫不饮酒，我朝李太白、贺知章等称为饮中八仙。果其饮酒不好，就该众人唾之骂之，为甚至今人犹称之颂之耶？俺如今虽不能称酒仙，也甘心做个酒鬼。正是但得醉中趣，莫为醒者传。门外汉不消多说。”说毕，倒于地下。或高歌，或醉骂，闹个不了。咸渊无法可处，只得对钟馗道：“为今之计，止有一着。须向这边太守讲了，令他出张禁止屠沽的告示，这叫做‘三日无粮不聚兵’，这伙人没了酒吃，他自然散了。”钟馗大喜道：“使的，使的。”于是整冠束带，骑了白泽，竟到府中。知府接至堂上，交拜毕，太守问道：“大人何故而来？”钟馗道：“近因醉死鬼此地最多，俺欲斩他于心不忍。今来敢乞大人一张告示，禁止屠沽，此辈可以不诛自散。”知府道：“禁沽甚好，只是此时腊底，又非祈雨之时，怎好禁止屠沽？”钟馗道：“这有何妨？古云‘腊雪占三白’，大人何妨祈雪？”知府大喜道：“下官才疏智浅，不能想到此处。大人请回，下官如今就出告示。”钟馗回到庵中，知府果然禁了屠沽。不数日，

果然众人没了酒吃，个个皆醒，各自散了。只有醉死鬼犹然不醒，你道为何？原来他吃酒成了脾胃，没酒三分醉。这日钟馗见止留他一人便欲诛他，咸司马再三劝阻道：“三官还避酒客，何况我等。”只得扶他起来。他方才一步一跌走入“醉乡深处”去了。这醉乡深处，你道如何：

从无贵贱，并没尊卑。事大如天，到此尽教瓦解。愁深似海，来此也要冰消。旌旗不动酒旗摇，何须征战。酒马常差兵马歇，若个操戈。平原督陞应是榨前吏部，青州从事无过落井知章。中山王少不得独尊李白，酒泉郡没奈何还要刘伶。不识不知，恍若唐虞世界。如痴如梦，尽是混沌乾坤。路不远而自来，只要三杯到肚。城不关而自入，也须几盏穿肠。

当时醉死鬼到了“醉乡深处。”只见李青莲^④、崔宗之、毕吏部，还有山涛、向秀、阮籍、阮咸、刘伶、稽康、王戎等，或弹琴于松阴之下，或敲棋于竹林之中，或抱膝长吟，或闲观宇宙，或临流以羡鱼，或倚山而玩鹤，正在潇洒之际。这醉死鬼到来，众仙道：“汝是何人，到此何干？”醉死鬼道：“小人颇能吃酒，不想触犯钟馗，今要斩我，所以逃循而来。”众仙道：“这人既能吃酒，便不俗了。”遂谓醉鬼道：“你何不与他讲我们高旷，他自然另眼看觑。”醉死鬼道：“不讲还好，讲

了他反禁起屠沽来了，弄的我粮草俱绝，反有恶言不逊，动不动拿了宝剑只要杀人。我想怎么敌的他过？”众仙听了大怒道：“这等可恶！我们何不与他辩论一番，也教他晓的酒中滋味不比寻常。”大家齐声道：“是。”即时离了“醉乡深处”，竟到悟空庵来。钟馗见了问道：“列位先生为何到此？”李青莲道：“闻尊神甚贬我等，今特来辩之。”钟馗道：“小神正欲领教，众先生请道其详。”李青莲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以说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正为此耳。我等花朝月夕必饮酒者，正欲尽眼前之欢乐而消胸中之傀儡也。尊神俗物，焉能知酒中之趣哉？”钟馗道：“先生爱饮尚矣，诚高旷矣，但当日禄山之乱，先生何不以酒退之而反为永□王所缚也？向使无子仪、光弼，先生已作楚囚死矣。上无补于国事，下无救于身家，亦恶在其高旷耶？”李青莲羞惭而退。毕吏部上前辩道：“尔谓青莲先生饮酒无益，当日《清平调》三章，何尝不自酒中来也？尊神不饮，请问诗稿能如李青莲否？”钟馗道：“尔非榨前盗酒儿耶？夫以朝廷命官，潦倒酒侧，为口腹之欲行狗盗之事，尚敢扬眉吐气向人辩论乎？”羞的毕吏部满面通红，不敢出声。崔宗之、贺知章奋然道：“毕公盗酒，正是文人韵事，尔反以为狗

盗，何也？”钟馗大笑道：“圣人云：细行不谨，终累大德。若以盗酒为韵事，则鸡鸣狗盗皆称为韵事乎？”崔贺二人无言可辩。只见山涛等齐声道：“尔道饮酒败德，古今帝王就该禁止，为甚冠婚丧祭总不废酒，何也？”钟馗道：“冠婚丧祭，酒非滥觞，故礼饮不过三杯。岂如尔等终日酣饮，败坏礼俗耶？山公大节不亏，犹有可恕。至于公等，或居丧而饮酒，或插血而饮酒，或丧身而饮酒，甚至李核必钻锱铢必计，而犹托身高旷惑人视听。向非祖士雅、陶士行诸公安能救晋室之败乎？由此观之，真名教之罪人也。”众仙辩不倒钟馗，都回去了。这醉死鬼那里还敢挣扎，也要跟了回去。众仙埋怨道：“我等原是酒仙，几乎被你累成酒鬼。速速别去，免使我们动手。”可怜这酒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仰前合后，独自一个往前行走。走勾多时，却到草包营地方了。此处乃榷酒大王所管，太守不能禁止，所以有酒店卖酒。这醉死鬼数日不饮，正是难过之际，一旦闻着酒香，香的两股顽涎直流出来，连忙进去摘了一副坐头，叫酒保把酒来筛。初时只顾饮酒，也不看馆中有人没人。此时三杯到肚，打点住五脏神，方才将眼一轮。只见那头坐着一个风流和尚，那和尚不住睛看他。醉死鬼沉吟道：“他看我怎的？不要管他，我且吃酒。”谁想他惯了的脾

胃，一壶酒后就抓起糟来，恨道：“好钟馗，天杀的，竟将俺□了半月。俺今日吃了酒，再和他大闹一场。他就是金刚，俺也剥他一块泥皮。”说毕，呵呵大笑道：“不要怨他，不是他禁酒，俺今日怎的到这里饮这美酒？”继而又恨道：“如此好酒，钟馗劝俺休吃，难道俺吃了你家的么？这样可恶！你若知道了这滋味，只怕想断你的肠子哩！”高一言，低一言，说了一会。口里哼哼吱吱的又唱起来。你道唱的是甚么，他唱道：

酒，酒呀！我爱你，入诗肠能添锦绣；我爱你，壮雄心气冲斗牛；我爱你，解愁烦扫清云雾。摇头轻富贵，冷眼笑王侯。这样的清香，这样的清香，钟馗焉敢鄙薄酒？

这和尚听了他钟馗长，钟馗短，不觉走来问道：“老兄只管怨这钟馗怎么？”醉死鬼朦胧醉眼向和尚看了一会，说道：“师父，你不知道。前日，俺醉了在街上，当了家里，正睡的好，他竟将我□^⑤了一脚。我把他绊了一跤，他说甚么要杀人。因此，俺调了些兄弟们围住悟空庵，与他讲理。他不省事，反说我吃酒的不好。我气愤不过，就与他请了一班酒神仙们，与他辩论。不料他执迷不悟，始终不信神佛，倒教神仙们连俺也不要了。所以俺在这里自饮自唱。你问我怎么？想是要与俺赌几壶么？”和尚听了道：“足下原来

是我恩人，我说说话有因。”醉死鬼道：“俺止晓的吃酒，并不知施甚么恩，怎见得就是你的恩人？”和尚道：“老兄那日原来醉了，不知详细。当时钟馗提了宝剑赶我，看看赶上，不是足下绊他一跤，我今已作无头鬼矣！老兄救我性命，岂不是恩人？”醉死鬼焦燥道：“他为甚要杀你？”和尚欲说难说，只顾支吾。醉死鬼益发焦燥道：“要说就说！你我萍水相逢，也是有缘，何必隐讳？”和尚道：“小僧生来带了一点色心，见了妇人，就如性命一般，因此人皆叫我是色中饿鬼。那日正在一个私窠子家混帐，不知他怎么知道，竟来杀俺。亏的我又混小官去了，回来时妇人已是杀死，他还等我。因此我先逃走，他随后赶来，不是遇着吾兄，我这个葫芦此时已轮作条矣。”醉死鬼听了道：“该杀，该杀。出家人经不念，苦不修，只要嫖娼，倘然惹上歹疮，性命不保。再不然生下一男半女，儿子便做了乌龟，女子便做粉头，这就是你出家人积下的阴鹭^⑥。”和尚笑道：“那里一时就能生育？”醉死鬼道：“你说不能生育么？你看那些婊子们襁的娃娃，难道是自家的不成？快些改了，不可如此！”和尚笑道：“老兄真正醉话，人生秉性怎么改的？你说我好色，你为甚么好酒？你能改的好酒，我也能改好色了。”醉死鬼点头道：“不错，不错。真个也难改。从今后咱两个平

处开罢，将你的色也分与我些，将我的酒也分与你些，大家亦发做个全混帐人罢，不要半落不合的，惹的世人笑话。”和尚道：“讲的最好。”从今两人酒色齐行起来。却不知，酒色最是齐行不得的，一齐行就要伤命。不多几日，就教钟馗杀了。此是后话，且不必题。

再表钟馗辨倒了酒仙，诓退醉死鬼，回到庵中，与咸渊商议道：“如今色中饿鬼，不知下落，我们何不先去灭了榭謔大王，省的耽阁工夫？”咸渊道：“主公说的不差。”于是收拾行李，一把火将悟空庵烧的干干净净，率领阴兵而走。此时腊尽春回，正是新年佳节，怎见的：

家家抬春盛，处处挂长钱。白发老汉无语点头思旧岁，黄口小儿齐声拍手贺新年。新帽新靴，皆说道新正纳福。春盘春菜，都饮着春酒介眉。嗑瓜子，踢□子，儿童们在街前作乐。戴花翠，勒首帕，婆娘家从闺阁粧娇。正是：

山河不改还从古，时序从头又见新。

犹有七言诗一首为证：

便觉青阳改岁华，东风尖侧逗窗纱。

寒消腊底难留雪，暖到梅稍已放花。

玉书乍颁时共泰，辛盘初荐酒宜赊。

年来况是妖气净，春遍人间几万家。

当时钟馗正走，见路傍酒旗招摇，钟馗道：“今日新正佳节，不免权饮三杯，取椒花献颂之意，何如？”咸富二神齐声道：“好。”进入馆来。也是时当凑巧，却好遇着色中饿鬼与醉死鬼在这里一递一碗吃酒。钟馗不觉大怒道：“俺只道你逃出天外去了，原来还在此处。”提起剑来，措手不及，将色中饿鬼斩于剑下。醉死鬼见杀了和尚，吃了一惊，又欲逃走。富将军一把捉定，咸渊却欲劝时，一刀也诛了。这叫做：

除去花僧，闺中自少相思妇；

诛了酒鬼，道旁不见躺街人。

不知榼榼大王如何降他，且听下回分解。

校注：

① 诨家：早期白话中对妻子的称呼。

② 饶(náo)：一种乐器。

③ □dū。

④ 李青莲：即李白，李白号为“青莲居士”，故有此名。

⑤ □(chǎ)：踏，踪。

⑥ 阴鹭(zhì)：阴德。

第十回 妖气净榿榿归地狱 功行满钟老上天堂

世上人皆趋巧，老实些儿才好。老实若过头，便是现世活宝。活宝，活宝，独有正南偏恼。设计将他害了。起看妖气尽扫。扫尽恰亏谁？还是唐家钟老。钟老，钟老，这个功劳不小。

右调如梦令

且说这榿榿大王生来性情蒙懂，举止从容，虽然尊严若神，却似木雕泥塑。一日，在灰葫芦山上闲坐，急见迷糊老贾报道：“大王，祸事到了。如今有个钟馗大神前来征讨，大王不可不备。”只见榿榿大王白翻了两只眼，竟如听不着的，并不回答。这迷糊老贾又复说一遍，榿榿大王道：“你说甚么？是叫我备酒请钟馗么？”迷糊老贾道：“不是。如今钟馗杀大王来了，大王不可不备。”榿榿大王睁了眼，将脸挣的通红，说道：“俺比你不知道！”榿榿了一会，猛叫乜斜鬼道：“过来！”乜斜鬼也不理他。又等顿饭时候，又大叫道：“过来！”迷糊老贾问道：“大王叫谁过来？”榿榿大王道：“我叫你打听钟馗。”迷糊老贾得令去了，乜斜鬼方走过来。榿榿大王道：“好奇怪，怎么又有了个乜斜鬼了？”乜斜鬼道：“唯我一个，那里还有

第二个像我脊骨的？”榭謔大王定省了一会，说道：“错了。”乜斜鬼道：“甚么错了？”榭謔大王道：“使他打听钟馗，错使了你了。”乜斜鬼道：“我在这里，怎么说错使了我了？”榭謔大王看了两眼，点了点头道：“又错了。”乜斜鬼道：“又错了甚么？”榭謔大王道：“使你打听钟馗，错说了他了。”这乜斜鬼方才领了令出来。于是下了灰葫芦山，出了草包营。往前缓步而行。走色多时，只听的笙箫聒耳，十分可听。乜斜鬼道：“不要管他，我且在此看他一看。”走进前来，却是一所大庄院，庭堂台榭盖的十分整齐。大门外一伙乐工在那里不住的吹打，二门外又是许多鼓手都奏的是雅乐。及至庭院内锣鼓喧天，一班男戏，一班女戏，一递一出的唱。两边书房中，左一厢是和尚念佛，又一厢是道人看经。席前边斟酒的都是姐儿，下菜的都是大叔。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昼，里边却也人山人海，十分热闹。乜斜鬼慢慢的挨到席前，只见那个主人坐在上面。穿着无数衣服，皮袄上又套了皮袄，暖耳内又衬着暖耳，还恐穿不了，把些衣服都在两边架上搭着。至于饮的酒金花惠泉，无般不备。吃的肉鸡鱼鹅鸭，无物不有。把这乜斜鬼谑的咬指，以为必是公侯之家，不然怎得这等奢华。因悄悄的问人道：“这位老爷是甚么人家，今日做甚事，这般热闹？”众人

道：“是个白丁。”乜斜鬼愕然^①道：“白丁怎的这般体统？”众人道：“你那里晓得，这人今日是他的生日，所以念受生经。你看他这等奢华，他家的财帛却也有限，全凭挖施，所以人都称他挖施鬼。今日这般受用，只怕后日还没午饭吃哩！”乜斜鬼道：“原来一味捣喧，没有实落。”他竟整整看了一夜，也忘了打听钟馗了。次日，依着旧路又走回来。榭謔大王道：“你来了么，钟馗果是如何？”乜斜鬼道：“一味捣喧，没有实落。”榭謔大王大喜道：“如此便不足畏矣。”乜斜鬼道：“你说我说谁捣喧？”榭謔大王道：“不是钟馗捣喧，难道是孤家捣喧不成？”乜斜鬼道：“你两个都不捣喧，只有挖施鬼肯捣喧。”榭謔大王道：“怎么讲着钟馗，又扯起挖施鬼来？”乜斜鬼啐了一口道：“我就忘了打听了。”榭謔大王听了气的半日不说话。乜斜鬼也站了半日。榭謔大王道：“饥了。”乜斜鬼亦道：“饥了敢吃饭。”于是走到厨下，先托上一盘呆瓜来，继后又是一碗死猪，又是一碗淹鸡脖子，临了一碗老牛肉，一碗死鸡儿熬白菜，随着一盘馍馍，这榭謔大王正吃的受用，只见迷糊老贾来了，说道：“大王快上膳，准备厮杀，钟馗已到草包营了。”榭謔大王吃完饭，揩了嘴，从容问道：“钟馗利害如何？”迷糊老贾道：“大王听禀

手执青铜古剑，头带软翅纱巾。缝山到处斩妖精，一个不教余剩。

率领阴兵数百，还随司马先锋。须臾□碎草包营，不怕大王嶽謔。”

嶽謔大王听了，谗的两眼大睁说道：“乜斜鬼那里去了？叫他出战。”迷糊老贾道：“乜斜鬼不知去向。”嶽謔大王叹道：“当时奸鬼与伶俐鬼我只嫌他们不老实。不想，今日都走了，我却怎处？”挣了一会，少不的穿戴盔甲，走将出来。这边富将军出马问道：“你就是嶽謔大王么？”不想这嶽謔大王他却有一件绝妙的本领，任你唾他骂他打他杀他，他总是瞪了一双白眼，不再出声。当时富曲问之再三，并不回答，不觉勃然大怒，举刀便砍。他只是不动，富曲大奇，只得勒马回来报与钟馗。钟馗道：“这又奇了。”于是提了宝剑，见了这嶽謔鬼也不答话，劈头就砍，他也只是不动。钟馗道：“看此人不可以力胜，须要想法子奈何他。”地溜鬼道：“不如小鬼去，将他头上栽一尾大炮，将他挣死，何如？”钟馗道：“你去试来。”这地溜鬼轻轻拿了一尾大炮，栽在嶽謔大王头上，将药点头，只听的一声炮响，就如山崩地塌之状。谁知这嶽謔大王不独没曾挣死，越发成了一个謔头，更觉端重了许多。咸渊道：“这样大王，杀他也污了俺的名目。

只须将他身后掘一深坑，我们移兵别处，留下地溜鬼看着。他见我们去了，他自回去。哄的他跌在坑中，活埋了就是了帐，何必劳心费力与他争强赌胜耶？”一席话说的钟馗大喜，真个依着计策，背后掘了一个深坑，上用浮土虚遮掩。这嶽嶽大王还睁着两眼发嶽，那里知道身后消息？钟馗安顿已毕，留下地溜鬼打听，拨转阴兵，望后而来。远远望见一所庄院，甚是阔大。钟馗道：“俺不免且到那里驻马。”于是走进庄来，这庄内你道是谁家的？原来就是那挖施鬼的住所。当日挖施鬼庆毕了生辰，果如人之所言，次日便没了银钱。其时和尚、道士、鼓手、乐人都来要钱，没的拆处。少不的将暖耳皮袄并衣服之类，当的当了，卖的卖了，折算的折算了。止丢下几件器薄纱片，没人要他。今日钟馗到门，没奈何穿了出来迎接。钟馗进门一看，这挖施鬼怎生打扮：

头戴纱巾，身穿纱服。戴纱巾，冷飕飕自然缩肩。身穿纱服，战兢兢勉强摇摆。轻消遍体，猛看来不是穷酸。鸡栗满身，细端详浑如病鬼。□^②袍不耻，未必有子路高风。春服既成，全不是曾点气像。弯其腰而抱其服，病于夏畦。流其涕而绉其眉，难受冬日。

钟馗看了忍不住问道：“如今虽然立春，天气尚寒，足下为何穿起纱来？”挖施鬼没的回答只的说道：

“我家有这样东西，怎么不穿？”钟馗又道：“既如此又何必打战？”挖施鬼道：“这样寒天怎么不打战？”钟馗听了不觉呵呵大笑。挖施鬼见钟馗笑他，他突然大怒起来。却是为何？原来挖施鬼并无房舍，这所大庄因为庆贺生辰才赁下一月天气，以便筵宴宾客，唱戏摆酒。早上房主撵他，已是着气。又有和尚、道士、鼓手、乐人吵闹了一番，将几件虻蚤^③皮也变卖了。他是好体面的，此时穿了纱服见人，已是赧颜，谁料钟馗当面抢白并无含蓄，他竟老羞变成怒了。登时发暴起来道：“你是甚么人，敢上门欺人？”一头竟撞将去，钟馗往过一闪，不想用的力猛，撞到墙上，一时将脑浆并流，就呜呼哀哉了。钟馗正在惊疑之际，只听得阴兵禀道：“外边捉的奸细到此。”钟馗教绑他进来，只见几个阴兵簇拥着那乜斜鬼进来当庭跪下。钟馗道：“你是何人，到此何干？”乜斜鬼道：“我是灰葫芦山草包营下来的。我主人榭謔大王，昨日着我打听钟馗，我昨日在这里看唱就忘了。今日忽然想起来，他便吃饭去了，我所以乘空而来。但不知这钟馗是黑是白，在东在西，老爷们若见过，可示我知道。不然俺回去，我家大王又说我不中用了。”众阴兵听了皆笑。乜斜鬼道：“不是取笑，我说的倒是实话。”众阴兵骂道：“瞎眼贼，现放着钟老爷，你还要何处打听？”乜斜鬼

见说是钟馗，爬起来就跑，富将军大喝一声，砍倒在地，再也不乜斜了。这正是：

生前大号既乜斜，死后尊称难脊骨，
料想阴间不用他，罚到山中变呆鹿。

且不言钟馗众神，再表嶽謔大王见钟馗去了，他竟忘了回去，只管站着。等的这地溜鬼心里火发，无计支他回去，只得假充了迷糊老贾，起来禀道：“大王想是饿了，请大王进膳。”嶽謔大王道：“那钟馗再来么？”地溜鬼道：“不来了。”嶽謔大王点了点头，调过身，大跳一步说道：“不好，不好。孤家跌下去了。”话犹未毕，只听得一声响亮，跌入深坑。把这地溜鬼喜欢的打跌，飞跑报与钟馗。钟馗众人忙来观看，只见嶽謔大王大睁着眼在里边坐着。这地溜鬼逞他梭溜，拿了一杆枪，往下便刺。谁想嶽謔大王他也有时不謔，将枪柄提定，尽力一拉，竟将地溜鬼一个筋斗拉将下来。众阴兵正欲救时，嶽謔大王已是将他坐于身下压死了。钟馗看了大怒：速令阴兵即时掩土。可怜这嶽謔大王一生嶽謔，至此了帐。正是：

三寸气在全无用，不待身亡万事休。

钟馗埋了嶽謔大王，正欲回营，急见一人东瞻西望，似有寻人之状。众阴兵上前捉来。钟馗问道：“你是何人，敢在此觑看？”那人道：“我乃嶽謔大王

手下小卒，迷糊老贾的便是。因我家大王与钟馗交战，不知去向，特来追寻。”钟馗听了大怒。举剑就斩。咸渊急忙拦住，劝道：“小神看此人举动颇为老实，且又无罪，何必斩他。不如将他罚在空明山清溪洞中闲住数年，倘稍变气质，庶几上合造物好生之意，下亦可以曲全此人。主公以为何如？”钟馗听了大喜道：“司马之言是也。”于是发放迷糊老贾去了不提。且说钟馗回至营中，向咸富二神道：“俺记得出阴府时，阎王与俺鬼簿，见临了是嶽諧大王。何不将簿一查，看我们诛了多少鬼魅？”咸渊道：“有理。”于是拿过簿来，逐名细查，一个个或诛或抚，并无遗剩。钟馗大喜道：“这等看来，俺的功行已满，还不班师更待何时？”真个是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声，浩浩荡荡，再往阴曹地府而去，正是：

斩尽妖魔剑气寒，功成归去万人欢，
阎君若问诛邪事，不比轮回^①一样看。

不觉过了奈何桥，进了枉死城。把门判官认的钟馗，急忙通报。此时十殿阎君正都会议些公事，听得钟馗到来，连忙下殿相迎。钟馗见阎君出来，下了白泽，藏了宝剑，整顿衣冠，上前行礼。阎君笑道：“屈指一年，便已诛尽，尊神何成功之速也！”钟馗恭道身：“托赖大王余威，是以到处平夷，不烦劳苦，大都咸富

二神翼赞之力，小神何功之有？”须臾，让至殿上，交拜毕。此时咸富二神，阎君相待也不同往日了。阎君固向咸富二神说道：“向在阴间属我等所管，今日功成行满，上帝不日当有封诰^⑤，岂以旧制相拘耶？”于是大摆筵宴，钟馗上坐，咸富二神两傍，阎君等主席相陪，饮过数巡，阎君道：“尊神诛邪功劳，请道其详，好待小神等仰奏天庭，以讨封爵。”钟馗遂将前向事，某鬼如何诛杀，某鬼如何安抚，一一说了。“但其间还有几个不在鬼簿上，俺见情理可恶，一并诛之。”阎君问道：“那几个不在鬼簿上？”钟馗道：“如死大汉、不习人，还有色中饿鬼所馭那些妇人，俱非鬼簿有名者。”阎君道：“尊神有所不知。那死大汉他本是吕布一转，因他虽然勇猛，却少刚骨，所以罚他转了死大汉。尊神诛之，正所报杀丁建阳之罪也。至于那不习人，他是张六郎后身，因前世生的美貌，人皆爱他，故有许多淫欲之罪，今日使他转了不习人。所以今日之所憎者，皆昔日之所爱者也。尊神也诛的不错。”钟馗又道：“那些妇人也有因么？”阎君道：“怎么无因？那都是吕太后、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并贾充女、虢夫人之类，因他淫欲无度，所以罚他转了此辈。只道受些饥寒，少改邪淫，不料犹然无耻。尊神诛之亦不足以尽其辜，俺刀罚他变做母猪、母狗、母羊、母驴去

也。”钟馗道：“尊神差矣，此辈不过好淫，殿下加以重罚。俺观古今以来，如王莽、曹操等辈，我朝杨国忠、安禄山、卢杞之类，尊神何以处他？”阎君道：“王莽、曹操已在阿鼻中数百余年。至于杨国忠，俺已罚他转牛数次，安禄山俺已罚他变猪几遭，生前受无限劳苦，临死还要偿他一刀，剜骨剥皮，其罪莫大。你道阴府无公道么？”咸富二神听得处了杨国忠、安禄山如此凄惨，齐合声道：“善哉，善哉。我二人之恨消已矣。”钟馗又问道：“这卢杞怎样了？”阎君道：“卢杞昨日拿到，还未审理。”钟馗道：“何不牵来俺问他一问？”阎君传下旨来，不多时，只见十数个狰狞恶鬼绳缚索绑而至。钟馗见了大怒道：“卢杞，你还认的吾么？”卢杞抬头一看，见是钟馗，唬的战战兢兢，俯伏地下道：“向日是天子嫌君貌丑，岂是小鬼之过。”钟馗听了益发大怒，拔出剑来就要斩他。阎君笑道：“尊神若斩卢杞，卢杞反得便宜矣。看我自有处治。”急将卢杞下入油锅。须臾，皮骨皆脱。钟馗大喜道：“也是阴兵跟俺一场，何不将此肉赏他以酬一年之劳？”阎君遂令阴兵分散吃了。众皆踊跃而去。阎君道：“诸恶已除，尊神当斋戒沐浴，三日后随俺参见上帝可也。”当下众神散席，各秉虔诚，专候朝天不题。

且说玉皇上帝一日设朝。原来天上的朝仪与人

间更是不同。怎见的：

黄龙绕柱，彩凤飞檐。左金童手捧香盒。右玉女盘托明珠。盈耳笙箫，丹墀下一派仙乐。满眸瑞气，宝殿上万道祥光。九耀星官，顶着冠，束着带，雍雍雅度。二十八宿，戴着盔，穿着甲，凛凛威风。南天门下，四元帅东西列坐。玉虚殿内，十美女左右排班。李老君骑青牛远来朝觐^⑥，吕纯阳跨白鹤忙道山呼。还有那巨灵神，身若泰山，端秉金戈来值殿。更有个老寿星，头如柳斗，斜倚竹杖看朝仪。

当日玉皇高坐，众天神朝拜已毕。玉帝道：“目今乾坤明朗，下界清平，人间想有真主么？”众天神未及回奏，只见太白李金星俯伏奏道：“南天门外十殿阎君候见，有事要奏。”玉帝传旨：“着他进来。”十殿阎君到了殿下，参拜已毕，齐声口奏道：“臣等职司阴界，凡有罪恶无不秉公裁夺。但南瞻州大唐国有等似鬼非鬼，似人非人者，各随所性，又由习染，故往往有犯罪之实，而无犯罪之名。所以王法不得而加，报应不得而显，以致乾坤昏暗，世界不清，端由此等之过。臣等正在忧烦，幸有钟馗，其人者秉刚正之气，具斩鬼之才。只因生来貌丑，以致唐王进逐。不料他自刎而死。唐天子令他遍行天下，以斩妖邪。臣等又助阴兵数百，咸富二神。咸渊有运筹之能，富曲擅诛邪之

勇。今已到处平夷，魑魅藏形魍魉胆破，率皆钟馗与咸富二神之力。臣闻有大功者必蒙厚赏。今日天地清宁，其功非不大也。伏乞陛下封荫赐爵以昭劝善。臣等不敢自私，专候我皇裁夺，臣等不胜悚惕待命之至。”玉帝听毕，大喜，忙宣钟馗等上殿。玉帝见钟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咸渊儒雅风流，富曲狼腰虎体，天颜十分喜悦。传旨：“十王请回，朕当赐爵。”于是十殿阎君拜谢，自回阴间去了。钟馗等俯伏殿上，不敢抬头。须臾见太白李金星手捧丹诏，当殿宣读：

“玉帝诏^⑦曰：朕维两仪既判，三才始分。天得一而成阳，地得一而成阴。人秉天地，气属五行。不料风土既异，习染性成。或浮夸而鲜实，或虚诈而欠诚。或心怀慳吝不知子孙之悖，或任情奢侈不惜天地之珍。或嗜酒而亡命，或爱色以殒身。视此种种不善，以致天地沉昏。王法绳之而无据，因果报之而难凭。咨尔钟馗秉清刚之德，存正大之心。诛除恶鬼，厥绩匪轻，可封为翊正除邪雷霆驱魔帝君。咸渊有孔孟之操，建孙吴之功，可封为天枢文德翼圣真君。富曲擅信布^⑧之勇，兼逢羿之能，可封为天枢武德赞圣真君。于戏，妖气既净，仰太阳之普照。正气满寰，皆钟子之宏功。业既高于今古，爵宜完乎天人。钦哉。”

钟馗等谢恩已毕，玉帝退朝。咸富二神谢别钟

馗，俱到天枢垣赶中赴任去了。钟馗出了南天门，骑了白泽，前打龙旗二面，到他庙中享受香火。这庙自从诛了捭搯鬼，众百姓齐心感戴，因此盖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外边五间大门，里边七间大殿，甚是宽敞。不但钟馗受享无穷，连那白泽、蝙蝠也都有些血食享用。且是灵感异常，求风得风，求雨得雨，百姓们莫不欢悦。县尹呈详上司，上司动了本章，奏知德宗皇帝。德宗皇帝见了大喜，急宣柳公权题匾。一面尽以石青填地，真金帖字，外用黄绫包袱包了，委了礼部尚书杜黄裳，内使鱼朝恩前来挂匾。其时，轰动了乡村，闹动了店镇。若大若小，若男若女都来看匾。到了门首，只听的一片笙箫，十分热闹。须臾解开包裹，挂在殿上。士大夫争来观看，果然写的齐整，盆样大的五个大字，说道：“那有这件事。”

诗曰：

花覆帘笼午梦长，醒来提笔纪荒唐。
 诛邪有术言为剑，灭鬼无能笔代枪。
 富曲逞奇俱是幻，咸渊定策总非常。
 止因画上钟馗好，一一描来仔细详。

校注：

①愕(è)然：吃惊，发愣。

②□(yùn)：新旧混合的丝棉絮。

③ 虻(gè)蚤:跳蚤。

④ 轮回:佛教指有生命的东西永远象车轮一样在天堂、地狱、人间等六个范围内循环转化,即所谓六道轮回。

⑤ 诰(gào):帝王对臣子的命令。

⑥ 覲(jìn):朝见君主。

⑦ 诏(zhào):皇帝颁发的命令。

⑧ 信布:指韩信和吕布。

⑨ 羿:上古人名,善于射箭,神话传说中天上有十个太阳,羿射掉了九个,留下现在的一个。

野史氏曰:魑魅魍魉,□火煌煌,盈宇宙皆是也。是书一出,如甘露菩提,遍洒寰中,鬼火自灭。试问五刑三尺,剑树刀山,如我钟馗老子一剑否?如我烟霞散人一笔否?